



井枯 之時

入門後的祈禱

沙多瑪斯·格林
微林
譯著

井枯之時

——
入門後的祈禱

1 多瑪斯·格林 著 譯
沙 微 譯

光啓出版社 發行

When The Well Runs Dry

by Thomas H. Green, S. J.
translated by Xavier Yu, S. J.

Copyright: ©1979 by Ave Maria Press, Notre Dame, Indiana 46556
Chinese copyright: ©1998 Kuangchi Press, Taipei, Taiwan

目錄

| | |
|----------------|-----|
| 自序 | 1 |
| 導言 馴服與被馴服 | 4 |
| 第一部分 從相識到相愛 | 25 |
| 第一章 井水、溪水和甘霖沛降 | 27 |
| 第二章 水是為了澆花的 | 61 |
| 第三章 井枯之時 | 87 |
| 第二部分 從愛到真正的愛 | 109 |
| 第四章 陶工手中的黏土 | 111 |
| 第五章 黑暗在上，雲在下 | 137 |
| 第六章 開始認識那地方 | 161 |
| 結語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 | 189 |

自序

本書可說是集體的產物，因為從我晉鐸以來的十六年間，凡我所輔導過的、在赴主的路程上與我同行的朋友們，在本書的寫作上都有他們的一份貢獻，尤其是以下的幾位。聖若瑟修院的秘書塞康地阿諾·何諾理奧先生（Mr. Segundiano Honorio），他愉快地承擔了艱巨的工作，辨認我潦草的手稿，並加以打字。兩位耶穌會的同會兄弟也協助不少：多默·奧紹內西神父（Fr. Thomas O'Shaughnessy）為我仔細地校閱，刪除許多文體上的生硬重複之處；而另一位比爾·阿保特神父（Fr. Bill Abbot），他使我的聖經引文更忠實、更準確，並且多次建議我引用一些我未曾想到卻很貼切的經文。聖若瑟教區的許多修生，尤其是愛德梅加道（Ed Mercado）和維利·法勃勞斯（Willie Fabros）兩位，他們親自參加工作並校閱原稿，對我在理解和講解「井枯」的奧義上大有裨益。胞妹碧及·詹姆斯（Pidge James）雖身隔重洋，但仍如我在寫《向主開放》（*Opening to*

《God》一書時那樣，給了我最佳和最富建設性的評論。爲了使我能把書中的概念加以闡明和澄清，有兩組朋友自願充當實驗的對象。其中的一組就是在一九七八年第一學期，羅耀拉神學院中，選修我的「使徒祈禱課程」的同學們。另一組則是在同一年聖誕期中，於澳洲的坎培拉，與我一同進行一個月祈禱的吳甦樂會修女們。

我經常和聖母大學的副教務長若望·彌黎雅·瓊斯修女（Sr. John Miriam Jones, SC）分享我對祈禱的看法和經驗。這次又像我在寫《向主開放》時那樣，她抽出時間來爲我作校對。瓊斯修女、尤震·蓋司樂先生（Mr. Eugene Geissler）以及我，我們一向一起工作。蓋司樂先生是「瑪利亞出版社」的編輯，是一位真正的紳士，也是我忠實的朋友。聖母奉獻修女會的阿代爾·乃雅修女（Sr. Adele Nayal, OND）描繪了一個菲律賓的典型地面井，那是我沉思中的井的類型，由此引發了我的思想，去思索《井枯之時》。

如上所述，凡我所「輔導過的人」在本書中都有他們的一份貢獻。但其中有一位，我或許應該特別向她致謝。大約在三年以前，我遇到一位姊妹，她處於神秘的情況下，但聖德尙有待進步。她強烈地要求我在她身上「試驗一下」，我勉強地同意了。這件事可以說是我所做的最好決定之一，或者更好說，是天主爲我所作的決定。聖寵在她身上產生了奇蹟，其速度之快超出了我的預料。直到去年，我才體認到她如此飛速成長的原因。後來她患了嚴重的腎臟病，生命垂危。上主知道她已不久於人世。當我一章一章地

撰寫本書的時候，我強烈地意識到她是如何焦急地想在死前看到它。本書終於完成了，而且她也看到了，並且很喜歡它。她終於可以像西默盎一樣，高唱：「上主！現在可以讓祢的僕人平安去了！」這是吾主給我的最珍貴的禮物之一，同時也可以說是上主愛她的一個標記。她是史臺拉·羅莎爾修女（Sr. Stella Rosal, S. Sp. S.）。我把《井枯之時》獻給她，同時也獻給所有與她一起探索，一起獲得美妙新發現的人。

接著要說的，可想而知，便是我對父母所欠的恩情。我首先是從他們那裏學會愛的真諦，不用說，這真諦正包含在本書的每一章節之中。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聖若瑟節

於菲律賓馬尼拉聖若瑟大修院

導言

馴服與被馴服

大約兩年半前，六月中的一天，暮春的一個美好的日子，在美國紐約州的羅徹斯特，我坐下為初學祈禱者寫些東西。我寫作的目的，不外乎是想為那些我曾經輔導過的，或曾聽過我演講的人，把我所講過的東西記錄下來。他們都認為如果有一些記錄下來的資料，能夠在後來空閒時重新翻閱、溫習，對他們將會很有益處。這時正值我在菲律賓工作七年之後的休假期，我回到羅徹斯特的老家。窗外，我喜愛的那棵松樹長得比房屋還高，隱隱地聳立在那裏。父親已去世三年了，但是他用來餵鳥的器皿還在那裏。這是他放在庭園中的，是他對這一小塊土地慷慨的愛情所留下來的有形紀念。當我十來歲時，我們搬到這裏，那時這棟房屋在我眼裏簡直像座皇宮，因為竟然有四間浴室。現在，多謝天主，我的母親還在這裏忙忙碌碌。偶爾，她同我一起停下來喝杯咖啡或者到

附近的商店買些東西。但大部分時間，我都是坐在室內，醞釀我對祈禱的思想，以便把它們從腦海裏移至筆端和紙張上。想到時隔多年以後，母親仍在身邊，心裏總是感到很溫馨。她老人家是我的第一位讀者，我經常在同她討論以後，澄清了許多我想說的東西，但她總不能成爲一位道地的好評論家，因爲她支持得太多，而批評得太少。

因此，我無法完全肯定，我的思想和經驗能否對更多的讀者有所裨益。我倒是想過，我所寫的東西或許能出版成書，但是原先聽我演講的人僅限於修士、修女，和那些我曾經輔導過並教導過他們作祈禱的平信徒。我的這項工作確確實實是應他們的要求而做的。看來對象畢竟是太有限了，只限於開始度祈禱生活者以及那些想在內修生活上打好基礎的人。在我看來，卓越的經典之作和當代著作很多，比如十字若望（John of the Cross）、大德蘭（Teresa of Avila）、良納德·鮑伊（Leonard Boase）、安道·勃羅姆（Anthony Bloom）以及多默·牟敦（Thomas Merton）等人的著作等，這些作品足以輔導那些在祈禱生活上已經相當認真和成熟的人。但是我也發現這些著作對初學者來說，通常都太沉悶了點，往往帶給他們困惑和洩氣多，而啓發少。

我這三個月的寫作，出版了《向主開放》一書（註1）。許多人告訴我，那本書符合了他們真正的需要。我尤其高興的是，有許多修會的初學院以及平信徒的祈禱小組（正是那些我希望能幫助他們開始度祈禱生活的人），應用這本書後產生了好效果。

然而《向主開放》也引起了不少人的抱怨。那些已經祈禱多年的人說：「你正好在碰觸到我的經驗時，驟然停止。在書的結語，我高興地找到了自己，然而就在那時，你突然結束了。」對此，我當然並不詫異。那本書原是寫給初學祈禱的人，而上主的這些朋友們在祈禱上已經入門了。於是我向他們建議，他們需要去找十字若望或大德蘭或去閱讀《不知之雲》（*The Cloud of Unknowing*）。可是他們回答我說：「我又不是一个神秘生活者！這些作品為靜觀者合適，但我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人。」他們被十字若望的苦行嚇退了，或者被大德蘭的冗長文章困惑了；因此，這些大師們的寶藏難以為他們所發掘，而他們的需要也就無法得到滿足。

為此，作為一位輔導神師，我花愈來愈多的時間，把人們引向上述的寶藏，盡量和他們分享我從中所獲得的啓迪和鼓勵，尤其是一些關鍵性的篇章，例如大德蘭《自傳》（*Autobiography*）第十一章和以下幾章，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Dark Night of the Soul*）第一篇的八至十章。天主把愈來愈多需要這類輔導的人送到我跟前，並且又以他們生活中產生的好效果來證實我這樣做是正確的，這一切似乎都是上主在默默推動的。而且，也並非像我以前所想的，僅僅是把十字若望和大德蘭的書籍遞給他們就算了。對此，我本該早就覺察到，因為我自己也曾多年為這些著作而大傷腦筋，就是我一方面強烈感到上主在把我引向它們，但另一方面又感到徒勞無功，因為有些東西是我不能理解

也無法接受的。然而，「來指教我的人」（宗八31）卻又很少。我像被斐理付洗的那位厄提約丕雅人一樣，除非遇到一位指教我的人，否則不知道怎樣去「理解我所讀的」。迄今為止，天主降福我，使我至少遇到三位耶穌會的神修指導大師。兩位是我在修道院期間的神師：諾里斯·克拉克神父（Fr. Norris Clarke）和湯姆·克拉克神父（Fr. Tom Clarke），另一位是傑姆·瑪克勒神父（Fr. Jim McCann），這最後的一位是在去世之前最後的幾年中指導我的。雖然如此，我還是沒有找到祈禱入門以後，所需要的指引。這絕對不是這些好神父的過失，這是他們和我接受培育的時代的特徵。在當時，祈禱，一般說來，指的是默想。是「我們」在默想，是「我們」去分析福音，將之運用到我們的活環境之中，並定下志向如何更努力事奉耶穌。這樣地進行，開始時還可以，但是走得卻不夠遠；因為在這樣的默想中，「我們」並未讓位於「天主」，並未讓天主愈來愈在我們內工作。

在早年，當祈禱上的這些事發生在我身上時，我幾乎還不會辨識。就算那時我會辨識，我也會認為這些事不可能是真的。總之，那時我感到祈禱愈來愈困難了，甚至逐漸演變到無法祈禱的地步。我那時覺得，困難彷彿是出於我的罪惡，出於我愈來愈清楚地意識到的缺點。在後來的幾年中，當我回憶起這些時日的困苦時，就焦急地想去幫助那些同我當年一樣困惑的探索者。他們是上主遣送來與我同路的人，當然，他們早在我寫

《向主開放》一書之前，已來到我的身邊。但是直到兩年前，我才覺察到，只是把若望或大德蘭的著作，甚至把比較近期的鮑思的著作交到他們手裏是不夠的。就算我面對面地輔導他們，引領他們認識若望和德蘭，也是不夠的。目前，我所輔導的朋友已分佈在世界各處，從南美的波利維亞到非洲的蒲隆地，到澳洲的布里斯班到處都有。就算我們還有彼此見面的一天，要輔導大家到達這一祈禱水準也的確是一件非常微妙和棘手的工作。上主最終要領我們到達祈禱的被動狀態，但這被動的祈禱與我們的本性不相一致，而我們要進入的祈禱領域又是如此不同於一般領域，因此，有些事我們必須再三地學習、領會，直到內在化為止。這便是我為什麼要寫《井枯之時》一書的原因。

此書是為「入門以後的祈禱者」而寫的，尤其是為所有我有幸輔導過的人，為了幫助他們記得我們共同學習過的課程。他們尤其需要學習和記得的是：默想（meditation）或默觀（contemplation）（註2）並非是一種標準的終身祈禱方法，即使是為了那些積極從事福傳工作者也是如此。同時，他們還須記得在默想或默觀之後並非是阿拉伯詩人奧瑪爾·海亞姆（Omar Khayyam）的沙漠中美麗的綠洲和靈魂的歡樂境界，而是一望無際的沙漠，它是由使人淨化的乾枯所組成，也許偶爾有一小片綠洲，這也是用來支撐一下人的精神的。我們將要看到，唯有當我們愛沙漠勝過愛綠洲的時候，我們才能正確地走在天主的道路上。的確，那真是一個「顛倒」的領域！

以上所述，就是《井枯之時》所要討論的一切。開始動手寫書，當然要找一個書名。大德蘭的一張美麗構圖啓發了我，這構圖在本書的第一章裏會加以說明。《向主開放》一書的書名是在寫成以後，我才確定的；而這本新書的書名卻遠在成書之前，便已在我心中成形了。這本書名不但可以掌握我所想寫的一切，而且也讓我對大德蘭有所報謝。事實上，我寫本書的初衷，就是想對大德蘭、十字若望以及其他作者們書中的片段，加以說明，並且用現代的言語加以介紹。這些片段為我的生命有過關鍵性的作用，使我成爲一位祈禱者和神修輔導者。

這就是我開始寫作時的意圖。我希望本書能引領人在祈禱大師們的經典之作中找到我以前所獲得的寶藏。然而，事實與我所預期和希望的並不一樣。筆端下出現的，基本上不是這些經典之作的註疏，取而代之的，卻是我個人祈禱和輔導經驗的描述。也就是天主教在那些被祂領到曠野，在曠野中和祂談心的人心中工作的經驗之描述（參閱歐二16）。大德蘭、十字若望、鮑斯和《不知之雲》的作者，都成了我寶貴的闡釋者和嚮導，但行程還是我自己的，當然也是我許多「主內的朋友」的。我本打算對祈禱的奧義講得更客觀一些，但是，至少由我的經驗來說，祈禱似乎是一個真正的奧蹟。馬賽爾（Gabriel Marcel）也認爲，我們無法對祈禱加以客觀的描述，因爲它完全是個別性的，並且涉及整個的「自我」。因此，我也只能以自己的主觀方式來描述了。

這種著重親身體驗的方法尚有一個益處，就是使我更了解以上各位大師的特色和獨到之處。他們對天主的經驗自有其普遍性，大師們憑此普遍性經驗才可以對各種年齡、各種文化的天主朋友，說出意味深長的話。而他們的經驗之所以具有普遍性，也正因為在我們大家身上工作的是同一位天主。但是要把這種普遍的經驗實現和表達出來，卻必須透過他們每人獨特和各自的方法；而當我們每人對他們回應的時候，又有自己的特殊方式。因此，大德蘭現在是，將來也永遠是我祈禱生活的「母親」。她的高雅、純樸，她深入淺出地講解深邃真理的才能，這一切都把我吸引到她的「懷裏」。當然，她本人也經常承認，她的文章有時太冗長、太散漫了一些。但是，一個像她這樣熱愛天主的人，在對天主談話或在談起天主時，總是免不了有點情不自禁的，以上的缺點反而惹人喜愛。

對照之下，十字若望的著作卻是較嚴謹周密的。他是一位偉大的詩人，也是當時士林派的第一流神學家。他對天主的熱誠完全同大德蘭一樣強烈，但表達時卻更抒情、更奔放。他沒有大德蘭的輕快格調和自我解嘲的情趣，但他能使我們對自己的處境以及我們與天主相處的景況，有清楚和樸實的認識。他是一位指導人靈的大師。在我所遇到的導師中，他最具有洞察和分辨的能力。他描寫、說明了天主如何在人的祈禱生活中工作，並寫出一些重要的篇章。在我看來，這些篇章已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雖然他的

神學講解和聖經詮釋爲我的益處並不大，但是像《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八至第十章，爲我而言可說是談論祈禱的文字中最重要最特出的篇章了（註3）。其價值之高，無論在他寫作的時代還是在今日，都是無出其右的。對怯懦者來說，十字若望是一塊難消化的肉；對新教友來說，他易於引起誤解。但是一旦靈魂成熟了，對他發生了興趣，若再去嘗其他食物，就會感到淡而無味了。

然而，尚有幾位當代的作家，他們也堪當加入十字若望的行列；一位是多默·牟敦，另一位是安道·勃羅姆。而對我最有幫助的是耶穌會士良納德·鮑思的《信德的祈禱》（*Prayer of Faith*），這本書簡直就是十字若望《心靈的黑夜》的現代版，這一現代化的特點正是該書傑出價值之所在。此外，鮑思神父還給入門後的祈禱者帶來一種與眾不同而非常有價值的展望。他與十字若望和大德蘭的不同之處，是他的作品主要是爲那些積極度傳教生活的人而寫的。鮑思神父在書中清楚闡釋：十字若望和大德蘭所描寫的一切，並非只是爲那些退隱的「靜觀者」而已。他對「時刻祈禱」（*praying always*）有其獨到的見解，對「信德祈禱」（這是鮑思神父對「黑夜」的稱呼）的使徒性目標也作了精闢的討論。這一切都碰觸到當代信友的內心。同時，他也像大德蘭和十字若望一樣，凡是在書中所描述的，他都實實在在地活出來。

除了以上三位作者做了我祈禱行程中的伙伴以外，在最近的幾年中，我還發現了

《不知之雲》這一本書。這不是一本大書，卻發人深省。《不知之雲》的作者佚名，只知道是十四世紀的一位英國人，可能是會士，但肯定是一位神修導師。該書對我的重要價值，是它和十字若望和大德蘭一樣，描述的是對上主的經驗，但作者的經驗卻由一個完全不同風格的三稜鏡中反映出來。此書形成於英國文化中，與十字若望和大德蘭的西班牙背景完全不同。《雲》的著作風格是不加渲染、簡樸、務實，令人愛不釋手。從某種角度而言，它具有沃德豪斯（P. G. Wodehouse）的精神（註4）。

十字若望始終是我向上的道路中最喜愛和最信賴的嚮導，而鮑思神父又提供給我現代化和福傳的方向。《雲》和大德蘭給我的是輕鬆的筆調和一般常識，這正好作為調味必用的食鹽，用了它將使十字若望那難以消化的肉品變得更加可口。這種調和，正如我以前所說的，是很主觀、很個人化的。然而天主既然透過這些偉大的祈禱家，讓我對祂有獨到的體驗，也讓我體驗到祂在我的祈禱中所做的一切；所以我想，若我把自己对這些祈禱大師們的回應、觀感記錄成冊，對讀者們或許有所裨益。對以上這幾位祈禱大師，我想大概不會有人和我有完全相同的回應，我希望最好不要有人這樣。我之所以要把自己的經驗同你們分享，也就是為了幫助你們去發掘自己的看法，去找到那些對你們自己有價值的事物，去從祈禱大師們的教導中得到自己的結論。任何優良的導師，他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幫助學生們做到這一點。十字若望也曾對我們這樣強調過（註5）。另

一方面，學生們的綜合、結論，和導師們的也應有所不同，因為，在其中除了導師們的教導以外，還該包括自己獨特的經驗。

讀者們，如果本書能引導你們把自己入門後的祈禱經驗綜合起來，它的目標也就算達到了。當然，除了本書所提及的幾位以外，尚有許多其他的祈禱大師。如果一本書是以調查神修派別為目的的話，當然本書是有所缺失的。但是本書的目標不在此，而是在於使每個人體會到天主如何吸引他去愛祂。從本書所援引的各神修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事實：是同一位天主在進行愛的工作，所以祂的道路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各種不同文化、不同氣質對此有不同的表達方式。一旦了解了這一點，那麼我們首要的任務就不是廣泛地閱讀有關祈禱的材料，而是更深入地活出祈禱生活。的確，我應該冒著使我的書銷不出去的危险，而說：不必閱讀了，開始生活吧！「師傅」太多，只會消耗我們的精力，延緩我們的成長。十字若望說：「有關靈魂的事，為了安全起見，你最好不要依戀和嚮往任何事物。如果找到適當的嚮導，那你就對他有真正和完全的信賴和希望。若不這樣，那也就不要有任何嚮導。只要找到一位適合你的嚮導就夠了，其他都是多餘的，甚至是有害的」（註6）。當十字若望寫這段文字的時候，他指的是神師；那時書籍比較少，識字的人也不多。在目前這個充滿各式各樣的神修書籍和文章的時代，聖人上述的意見同樣適用。看得太多、太雜亂，猶如神師太多一樣，對神修的

成長「既多餘，又有害」。豐富的神修著作對我們來說，當然是好事，但它們只是提供我們選擇的可能性。我們還是應該聰明地去選擇那些能幫助我們認識天主的書籍。在祈禱生活的初期，多涉獵、品嚐，當然不錯；但一旦發現了一些對我們有營養的作品，就應該犧牲廣泛的閱讀，而往深處體會。否則我們的神修生活会消化不良，甚至會因營養不良而死亡！

有一件令人驚訝的事，就是我們往往在教導別人的時候，所學到的東西，比在學習的時候更多；這是因為教師在傳授知識和概念的時候，必須對所探討的問題作進一步和深一層的認識。在寫《向主開放》和《井枯之時》這兩本書時，我有幸經驗到此。就在我試圖向別人解釋上主如何在祈禱者身上工作的時候，我更清楚也更深刻地了解上主的工作方式。我發現，任何堅實的內修生活，都包含三個成長階段。這三階段在時間和強度上是不同的，而且，這些階段在每人具體的經驗中，可以有很大的差異。情況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獨特的性格，而慈愛的上主就在每人獨特的性格中與我們相遇。也可以說，我們每一個人都在祈禱中，遇到同一位天主。我們的經驗之所以能有基本的相同模式，就是因為我們遇到的是同一位上主。天主的本性是不變的、忠信的和真實的。由於祂本身的一致性，我們才有可能道出人靈成長的共同模式。因此，儘管我們與天主的相遇是單獨的，但神修指導和神修大師們的著作還是有其意義的。

那麼，我所發現的內在成長的三個基本階段是什麼呢？這與人和人之間愛情關係的增長有相似之處。爲了便於理解，我就用人間的愛來比擬吧！第一個階段是認識上主。沒有相識，自然就不能相愛。初次見面不能產生真正的愛情。一個男孩在「擠滿人的屋子」裏，遠遠望見了一個女孩，他頓時感到爲她所吸引。這時，最蠢的事就是衝到她身邊，把她「佔爲己有」。如果這樣做，當他醒寤過來以後，他會發現自己娶了一個陌生人爲妻。從這種衝動所造成的決定中，要獲得圓滿的婚姻，其機會是很少的。這種吸引力在開始時是盲目的，若要它產生真正的愛情，必須先經過一段彼此認識的緩慢過程。「衝到她身邊」以後，要問她的名字。當然，若怯於響應這起初的衝動，也許會造成永遠的損失。但是，把最初的衝動與真正的愛情混淆，更會導致終生的遺憾。同天主交往也是如此，真正的愛必建基在真正的認識上，真正的愛是透過對祂和對我們自己的認識而逐漸形成的。當然，作爲天主，祂可以完全規避這人間愛情的自然規律。但是，根據我的經驗，祂並不會這樣做過。即以塔爾索的掃祿而論，他的皈依是如此地富有戲劇性，但是他還需要到阿拉伯的曠野中去，以漫長的時間去發掘這位在他往大馬士革去的路上征服他的愛人究竟是誰。

內在成長的第一階段是認識天主和認識自己，這是《向主開放》的主題。這一階段包括：學習如何默想或默觀，運用相關方法使心靈寧靜、淨化，以便能自由地去愛。一

且我們開始度一個認真的祈禱生活，這一階段會延續幾年。如果我們早就在家庭和學校裏打好認識天主的穩固基礎，那麼這階段便會大大地縮短。不管怎樣，它總有結束的時候。我們不希望把整個的一生都用在認識天主這一階段上，正如相愛的人也不會花費一生時間去互相了解一樣（註7）。

一個忠實的祈禱者遲早會進到祈禱的第二階段。我把這種情況稱爲「從相識到相愛」。這就是本書第一部分的主題。祈禱者同他的上主就像一對戀人一樣，兩者關係的核心逐漸由頭腦轉移到心靈，在祈禱中，抒情成份會愈來愈濃，而思考成份也就愈來愈淡。這一成長階段，我們曾在《向主開放》的第六章和結語中暗示過，而在本書第一章中，將以大德蘭所提出的著名的花園比喻來加以闡明。在花園的比喻中，鮮花象徵德行，而花朵所賴以生長的水就是祈禱，更確切地說，是祈禱的熱忱（聖依納爵稱之爲「神慰」）。

這時，情感帶著其神秘性及含糊性進入了祈禱的核心，於是，祈禱出現了許多問題；其原因不僅是由於情感本身具有矛盾性，而且也是由於在祈禱中，我們所愛的對象是不能用一般的方法去看、去聽或去接觸的。天主超越一切、無限神聖，完全不是人的感性所能掌握的。也許在開始時，爲某些人，尤其是想像力豐富的人，還沒有多大問題；因爲可以用多種方法來描繪天主，例如用外在的木、石和歌聲，或用內在的想像

力。但是肯定有這麼一天要來，那時我們想像的井水終要乾枯，我們會看到天主決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樣，甚至我們會把對天主失去想像力當作失落了天主本身。於是誘惑來了，它想讓我們認為祈禱的努力是徒勞無益的，它想使我們放棄祈禱。

在本書第一部分的第二和第三章中，我將探討大德蘭如何把靈魂比作天主的花園，而把感性的祈禱比作那讓花園中的花朵成長、開放的水。大德蘭是一位非常注重實際的女性，她經常強調，祈禱中的美妙情感，也就是今日許多人所尋求的「對天主的體驗」，只不過是水，是方法。水的目的是培育德行——園中的花朵。良好的祈禱生活，其標記不是有許多神慰，而是看德行是否成長。這一點，對今日的傳教士和信友們的生活尤其重要。本書第二章要討論的重點也在於此。在此我想具體、仔細闡明的，無非是若望一書中關於祈禱的權威性言論：「那說『我認識祂』，而不遵守祂命令的，是撒謊的人……誰說自己在光中，而惱恨自己的弟兄，他至今仍是在黑暗中……假使有人說：『我愛天主』，但他卻惱恨自己的弟兄，便是撒謊的；因為那不愛自己所看見的弟兄的，就不能愛自己所看不見的天主」（若壹二4，9；若壹四20）。

水，是用來澆花的，這是大德蘭比喻中的第一和最重要的含意。第二含意是：即使我們對水（神慰）和花（德行）這二者區分得很清楚，即使我們盡一切所能引水澆灌花朵，但是我們「可能」發現在我們的祈禱中沒有水，沒有熱情，沒有神慰。與其說「可

能」發現，不如說「一定」發現。本書的書名採用《井枯之時》，而沒有用《假如井枯》，也就是爲此理由。各神修大師用不同的名稱、不同的比喻來稱呼這種情況，大德蘭稱之爲枯井，十字若望稱之爲黑夜，鮑思稱之爲信德的祈禱，還有人稱之爲不知之雲。儘管稱呼不同，但是他們都一致肯定這種情況必然會來臨；那時我們的理智、想像力和情感都將枯竭，並且還孤立無援，那時我們似乎是離開了天主。實際上，這種枯井經驗的目的在於啓發我們，不要把我們所愛的天主與我們所使用的到達天主的所有人爲方法，同等看待。學會了作這種區分，才不致於失去天主，而是真正地尋找到祂。

天主不在暴風之中，不在地震中，也不在烈火中；厄里亞在輕微的風聲中體驗到祂（列上十九9—12）。祂是與人相遇的上主，至於在什麼時候，在什麼方式中能體驗到天主，必須由祂來決定。我用大德蘭比喻中的神慰之井的首次枯竭，來說明天主在我們的祈禱中，有祂自己的最高權利。本書第三章所討論的就是這個主題。本章的標題《井枯之時》，也和書名相同。神枯是間歇性的，既有天主親近和神慰的時候，也有天主似乎遠離的時候。重要的一點是：不要自以爲能掌握水（熱情、神慰），天主教導我們應該讓祂「當家作主」（註8）。

第三章是「從相識到相愛」的一部分，從頭腦走向心靈。神慰之井時乾時盈，這是教導我們要讓上主來控制水流。由我們看來，良好的時光以及結果實的時間似乎應該是

神慰的水在暢流的時候。當神慰之水流次數愈少，愈是不在我們的控制之內，我們對它愈是重視和熱望。但是如果乾旱成了正常的情況，井水真正地乾枯了，不是偶然乾枯而是永久枯竭，那又怎麼辦呢？這意謂著，天主似乎永久離開了我們，而這事正發生在我們深深地愛戀著祂的時候！在認識井之前，我們對它所供應的水還沒有那麼關心。而現在我們學會了對水感到渴，若在此時將水源切斷，那真是太殘忍了。上主對待那些熱愛祂並渴望祂的人，為何要用這樣的方式呢？但是天主畢竟還是這樣做了。大德蘭對天主說，既然祂如此對待祂的朋友，難怪祂的朋友如此少。天主的許多其他朋友，我有幸輔導過他們，對此也有相似的抱怨。天主對待他們，為什麼要這樣「殘忍」呢？

在本書的第二部分中，我試著解答這個問題，並且設法鼓勵天主的這些朋友們，使他們了解天主相當愛他們，所以要他們分擔一些祂在加爾瓦略山上所感到的渴。這一部分我為之取名為「從愛到真正的愛」。這標題的意思是說，我們在第一部分中所談的感性之愛可能不是真正的愛。更準確地說，它不過是我們在神枯中，在黑夜中所發現的真正的愛的一個蒼白的影子。從頭腦轉移到心靈是好事。但是現在我們必須體驗到，「心靈」是一個含糊不清的詞彙，它包括我們的情感，也包括我們的意志。

情感具有很強烈的感官和想像成份，它們本身是好的，也是整個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它們基本上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它們抓住一切使自己喜悅和滿足的事物。它們本

身無所謂善惡，與道德毫無關係。就是說，對所有呈現在它們面前，能滿足它們的事物，它們不作任何道德上的判斷。它們僅是趨向一切吸引它們並讓它們快樂的事物。具有強烈感情成份的愛，基本上尋求的是自我，關心的是本身的樂趣。是這種愛使人很快墜入情網，也很快結束婚姻。在婚姻生活中，情感的井水肯定會乾枯，蜜月期以後，接踵而來的，是由普通的、平凡的歲月所組成的人生。重度蜜月也許是激勵和加深婚姻生活的好辦法，但重要的是，雙方還是要回到家裏，並且珍惜每天平平凡凡的生活。

第四和第五章的重點在於說明我們和同天主的關係也是這樣。我認為神修成長的真正標誌，就是人愈來愈喜愛和天主一起度日常生活。我們會逐漸懂得，似乎無事發生的時候，事實上最重要的事情發生了。把黏土捏成漂亮的東西，是在無聲無息、不知不覺中進行的（參閱本書第四章）。我們現在已成了神聖陶工手中的泥土，這時的「工作」，便是學會「優雅地無所作爲」（參閱本書第五章），也許這是我們最難學而且最需要學的事了。

如果讓我在自己的所有著作中挑選最喜愛的片段的話，我的選擇是《井》的第六章。因為在這一章裏，我讓位於十字若望、大德蘭和鮑思神父，而把自己一筆勾銷。作爲一位輔導者，當我與成熟的祈禱者分享我從大師們那裏所能採集到的最佳成果時，我認爲自己尚有兩個問題沒有答覆。第一，這黑夜和枯井的經驗真正要領我們到哪裏？第

二，根據梵二大公會議和以後各宗教會議的看法，二十世紀末期是一個強調把「爲信作證」和「促進社會正義」聯繫起來的時代。在這樣的年代，本書所說的黑夜經驗與獻身於基督的使徒工作者，又有什麼關聯？

第一個問題，我將在第六章中回答。我將以「漂浮」這比喻來答覆這個我心愛的問題。第六章基本上就是這個比喻的延伸和發揮。它想告訴我們的是：天主的工作就是教導我們漂浮在海上，海洋便是天主自己。我們是真正的漂浮者，而不是游泳者；正是這些漂浮者爲了天主的國而完成大業。在這一章裏，第二個問題也變得清楚了。唯有在漂浮中，一個人才能真正地爲信仰作證並以充滿聖神的方式促進社會正義。要成爲一個在天主的海洋中良好的漂浮者，我本人還差很遠，但是我想我目前已能看到應走的道路。我認爲我現在能理解，爲什麼那些跟隨甘地、哈瑪紹、加爾各答的德蕾莎修女、馬丁·路德·金、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保祿六世的人，才是真正接觸到二十世紀良知的人。在本書的結語中，我試圖解釋「神貧的人是有福的」這句話的真正意義，我相信以上這些偉人個個都發現了這話的真諦。

我希望我所尋獲的東西，至少在幾位讀者心中引起共鳴。像這一類的書，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心去讀的。正如聰明的狐狸對小王子說：「一個人唯有用自己的心才能正確地看到，因爲肉眼看不到事物的本質。」如果你們在本書中，能找到一些「不可見的本

質」，那麼，我真的非常高興。聰明的老狐狸還說了幾句其他的話，我把它們牢記在心。那就是：「凡你所培植的，你都要永遠負責。你要對你的玫瑰花負起責任……」（註9）。這一責任，我有幸與上主共同負起（祂是最高智慧）；當然，玫瑰花也必須對小王子永遠負起責任。

註釋

註1：Thomas H. Green, *Opening to God*, Ave Maria Press, Notre Dame, Indiana, 1977; St. Paul Press, Manila, Philippines, 1977.

註2：Contemplation在《向主開放》一書中，指的是依納爵所說的積極的、獲致的祈禱方式，在《開》的第六章中曾加以解說。而在聖衣會（十字若望和大德蘭）的傳統中，Contemplation指的是被動的、灌注的祈禱方式。這是《井枯之時》一書的中心思想。本書將前者譯為「默觀」，後者譯為「靜觀」，以示區分。

註3：在本書第四章中將對此加以討論。

註4：除非是像我這樣一個喜歡沃德豪斯的人，否則他會感到這樣的比較不很恰當。有

人曾把沃德豪斯貶低為英國文學中「會表演的跳蚤」。但是有許多人（其中也包括我）認為，刺破別人誇大的氣球，並幫助他不要太看重自己，這是一個重要的成就。大德蘭似乎應該喜歡《雲》，大概也會喜歡沃德豪斯。她有一個相當明智的見解，就是要非常尊重天主，而不要看重我們自己。

註 5：見《愛情的烈焰》（*Living Flame of Love*）第三闕，# 25 — 58（乙種本，# 29 — 67）。《愛情的烈焰》，趙雅博譯，天主教耀漢小兄弟會出版，民國八十一年。

註 6：一五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寫給若納·德·彼德拉查太太（*Dona Juana De Pedraza*）的信。參閱 *Counsels of Light and Love*, London: Burns and Oates, 1977, p. 90。

註 7：天主是無限的，是無窮無盡的美善，我們終其一生也無法發現祂究竟是誰。聖文德和方濟會士看重人的意志和愛情，而聖多瑪斯和道明會士則強調理性和認識的重要性。我認為成熟的祈禱者所具有的經驗，其核心並不是認識，而是愛。認識要逐步降為愛情的婢女，理智要逐步成為心靈的婢女。我們已開始清楚地意識到祈禱基本上不是認識天主，而是愛慕天主。在《向主開放》一書中，我們已這樣強調了。至於聖若望福音第十七章第三節所說的「認識」，事實上等於是永生，這基本上是巴斯噶（Pascal）所說的心靈的認識。

註8：十字若望在《登上嘉默羅山》（*The Ascent of Mount Carmel*）一書，第三部分的第三十五至四十五章中，曾討論此。在這些篇章中，他談到塑像、美麗的聖堂、宗教儀式和鼓舞人心的講道等。這些都是熱心的方法，能幫助初學祈禱者體驗天主。但是，根據十字若望的意見，到了一定時候，若還依戀這些方法，那反會成爲我們與天主之間深入來往的一個障礙。它們能在多長的時間內幫助我們到達天主，我們就利用它們多長時間。一旦天主要把自己更進一步地啓示給我們時，我們就要捨棄它們了。《登上嘉默羅山》，趙雅博譯，天主教耀漢小兄弟會出版，民國八十年。

註9：參閱《小王子》（坊間有許多中譯本）。Antoine de Saint Exupéry, *The Little Prince*, New York: Harbrace Paperbound, 1971, p.p.87—88。

第一
部分

從 相 識 到 相 愛

第一章

井水、溪水和甘霖沛降

我一向生活在水源充沛而水質又良好的地方。在馬尼拉這裏，尤其是在擴充城市設施，而鋪設新的更大的水管時，總會有停水一、二天的情況。菲律賓可說比美國人更喜歡乾淨，因此停水也成了他們特別難受的經驗。通常，我們總以為「有水」是理所當然的，所以一旦「停水」，我們所有不舒服的感覺便出現了。尤其是我，一發現沒有水，立刻就會感到口渴、悶熱、流汗。我們這裏的人都說，寧可沒電，也不願停水。

在耶穌生活的環境中，水珍貴多了。不但水不多，而且許多水是會危害人的，例如死水、臭水是許多可怕疾病的滋生地。對基督和祂的百姓來說，好的水，流溢的水，即耶穌所謂的「活水」，其價值是何等的大。難怪耶穌經常用水來象徵生命和救恩了。在祂之前，依撒意亞、耶肋米亞先知和聖詠的作者們早就把水當作一個重要的象徵（註1）。雅威是活水之源，祂領導特選的子民去喝生命之水，並且引領他們憩息在「幽靜的溪水」旁。

這個被圍困在沙漠中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對水的嚮往，同樣出現在聖若望的〈默示錄〉中。在〈默〉的結尾，水以一個美麗的象徵方式出現在聖若望的神視中：「已完成了！我是『阿耳法』和『敖默加』，元始和終末。我要把生命的水白白賜給口渴的人喝」（默二十一6）。這是慈愛的天主的允諾，聖若望在最後的神視中看到了這允諾永久的實現：「天使又指示給我一條生命之水的河流，光亮有如水晶，從天主和羔羊的寶

座那裏湧出，流在城的街道中央；沿河兩岸，有生命樹，一年結十二次菓子，每月結菓一次，樹的菓子可治好萬民」（默二十二1-2）。

〈默示錄〉是一部神秘的著作。它是受迫害者的文學，是為鼓勵受敵人威脅的教會而寫，所以是以「暗碼」寫成的（註2）。當我們明瞭舊約中「活水」的重要含意，以及聖若望福音耶穌的言論中水所佔的地位，便會清楚的看出〈默示錄〉中生命的河流的意義。

耶穌對尼苛德摩說：「人除非由水和聖神而生，不能進天主的國」（若三5）。耶穌和撒瑪黎雅婦人的相遇，在若望筆下堪稱一絕。婦人心中所想的「活水」是由地上湧流出來的，而耶穌同她談的卻是人心中的活水，祂說：「誰若喝了我賜與他的水，他將永遠不渴；並且我賜給他的水，將在他內成為湧到永生的水泉。」婦人對此並未理解，還是向耶穌討水，說：「先生，請給我這水吧！免得我再渴，也免得我再來這裏汲水」（若四14-15）。

婦人的困惑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上主對她說的完全是一件新鮮和陌生的事。聖若望和初期的教會對水做了更多的思索，他們默想下列事件：在加納水變成了酒（若二）；水治癒了盲人（若九）；在最後晚餐中，耶穌用水為門徒們洗腳（若十三）。於是，水的象徵意義在耶穌的教導中，愈來愈佔重要的地位。最後，「有一個兵士用槍刺透了祂

的肋膀，立時流出了血和水」（若十九34）。「水」從耶穌的肋膀流出來，作為加爾瓦略山悲劇的結局，這似乎是理所當然的。耶穌的死給我們帶來生命，在祂內的永遠的生命流溢到教會中，流溢到每一位信仰祂的人身上，在他們內成為「湧到永生的水泉。」

耶穌的「水的象徵」，繼續存留在教會之內，尤其是在聖洗聖事禮儀中。象徵，是以一個有形可見的標記，指出無形不可見的實體。「活水的象徵」與「降生象徵」(symbol of the Incarnation) 互相輝映。降生象徵是天主那無形不可見的實體在耶穌身上成為有形可見的，成為和我們一樣的血肉之軀。耶穌是「象徵」，是最崇高的「聖事」，祂把那居於不可接近的光明中的聖父顯示給我們。斐理代表所有想達到那一位他們無法看見的天主的基督徒，說出自己的願望和挫敗，他說：「主！把父顯示給我們，我們就心滿意足了。」耶穌回答他說：「斐理，這麼長久的時候，我和你們在一起而你還不認識我嗎？誰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若十四8-9）。對保祿來說，耶穌就是「不可見的天主的肖像」（哥一15），在耶穌身上具備了聖父所有的智慧和知識。聖保祿認為，一旦耶穌降臨，並居住在我們中間，下面這一項真理就加倍真實，就是：「天主那看不見的美善，即祂永遠的大能和祂為神的本性，都可憑祂所造的萬物，辨認洞察出來」（羅一20）。這項真理使基督宗教與其他宗教截然不同。其他宗教認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虛幻的，而靈修便是從具體的經驗中超脫。然而對我們來說，只要睜開眼

睛看看，就會體會到連水這樣普通的東西也能彰顯出天主。

水，和其他的大象徵一樣，極富象徵意義。它能給我們無窮無盡的啓示，甚至還有更多新的啓示有待發掘（註3）。難怪大德蘭以水的比喻來描述她內心成長各「階段」中的經驗。她所用的水的形象，也許已成爲天主教神修史中最出名的比喻。身爲一位心靈的輔導者，我發現，即使是今日，要爲祈禱者解說天主如何以神秘方法領導那些「入門後的祈禱者」，最好還是用它來解釋。目前我們已進入本書的中心。在這一部分，我願把自己所學到的有關天主所用的神秘方法與主的朋友們共享。

然而，在進入大德蘭的比喻之前，我想最好還是針對那些討論祈禱的書以及成長的階段，說幾句話。對天主的行動進行如此的分析，對許多善良的靈魂來說，並不是有趣的。他們會對我說：「我不並需要自我反省、分析，好知道自己在哪一『階段』。我只需要祈禱，注目著上主，就心滿意足了。我不想去考慮自己是在哪一層『樓台』裏。這一切似乎太以自己爲中心，也太瑣碎了。」按我的經驗，這種說法是有理由的。度內修生活有一點很重要，就是要冒險去找天主，而終止談論自己。在祈禱和內省之間有一條很細微的界線，我想每一個祈禱的人，都會在不知不覺中時刻跨過這條界線，而陷入無益的自我分析、自我對話之中。這當然不能稱爲祈禱。當我們把內心成長階段當作探討的主題時，不正是冒著陷入這種以自我爲中心的危險之中嗎？那麼，我們要如何證明

這種討論是正確的呢？

我認為答案就在當代最好的一本論祈禱的書——鮑思神父的《信德的祈禱》——之中。鮑思神父把討論祈禱的書，比作地圖（註4）。地圖是幫我們找到目的地的工具。一個人如果一心一意只想分析自己祈禱的等級，這就像一個人迷上了地圖，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地圖上，而忘記了行程和目的地一般，這當然是不對的。

地圖有它自身的價值。查閱地圖，為的是要知道自己是否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假如我要驅車從洛杉磯到舊金山，僅靠研究地圖是一步也到不了的。若在旅途中，我發現自己置身芝加哥，那就最好查閱一下地圖，看我是否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如果我不這樣做，反而認為地圖是人為的，毫無用處，那麼我可能會漫無目標地在路上徘徊，而始終到達不了目的地。我們不需要把地圖貼在汽車的擋風玻璃上，在旅途中邊開車邊觀看，這樣會撞車的。把地圖放在座位旁，需要時拿起來查閱一下，這倒是一個好主意（註5）。

大德蘭的汲水比喻，可以當作一幅地圖，指引人到天主那裏去。地圖是由熟悉路徑的人繪製的。路標、容易混淆的交叉點、少人走而又靠得住的捷徑……都一一標明在上面。地圖，不能取代旅行，而是提供導引，它導引那些離開舒適的安樂椅而踏上未知的旅途的人（註6）。在我們奧秘的內在旅程中，一位好的嚮導不但為我們有幫助，而且

實際上也是非常重要的。那麼，就讓我們看看大德蘭從她的親身經驗中為我們所規劃的行程圖吧！

她設法向初學祈禱的人解釋一個人如何認真地投身於祈禱生活。她說：「我們要了解什麼是我們應做的事，也要考核考核這些工作是不是得不償失……究竟應該花費多少功夫」（註7）。她說：「初學祈禱的人，正如一個人想闢一座花園，讓天主從中取樂，但這時園中的土地還是荒蕪的，長滿了雜草。至尊天主要拔除野草，栽上良好的花木。要知道，當一個靈魂決定要祈禱，並開始踏上此路時，天主已作了初步工作。現在，在天主的幫助之下，我們以好園丁的身分用心澆灌，使園中的奇花異草欣然滋長。這樣它們才不致枯萎，反而開花放蕊，香氣馥郁，暢快主心。這樣，祂便會時常光臨，怡然地在園內逗留，憩息在我們的德行中。」

以上就是大德蘭在她的《自傳》第十一章至第二十二章所描寫的祈禱生活的比喻。這比喻很簡單，初學祈禱的人，有如一箇佃農，他的任務是照管一座屬於天主並由天主栽種的花園。佃農的首要工作——這正是德蘭的比喻的中心——是澆灌花園，使花木能滋長繁榮。不久我們即將看見，汲水澆灌花園的方法有四種，大德蘭將之用來比擬祈禱生活的四個階段。首先，我們要注意，由於大德蘭的比喻太簡單了，以至於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論點幾乎被我們忽略過去了。

對初學祈禱的人來說，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選擇土地闢建花園的人不是祈禱者而是天主自己。耶穌也曾強調過這一點，祂說：「不是你們揀選了我，而是我揀選了你們，並派你們去結果實，去結常存的果實。」（若十五16）。在談論生命之糧的時候，祂曾三次說明，唯有被聖父「吸引」的人才能相信。祂說：「凡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人，誰也不能到我這裏來。到我這裏的，我在末日要叫他復活。」（若六44，37，65）。這些話為基督徒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在我們具體的生活環境中要相信這些話，是何等困難！我們很容易相信，是出於我們自己的選擇，我們才來到天主身邊；是出於我們自己的決定，我們才認真地祈禱、做避靜、追隨聖召，甚至實踐基督徒的生活。從某種意義來說，這也是對的。天主從不強迫我們到祂身邊，祂總是邀請我們，等待我們自由地回答。但是不要忘了，祂永遠是發動者、主動者。如果不是上主先吸引我、邀請我，賜給我聖寵使我自由地響應祂的邀請，我就不可能祈禱，也不可能成爲一個有信仰的基督徒。「至尊天主主要拔除野草，栽上良好的花木。」就連渴望天主，也都是天主臨在我們內的一個明顯標記。除非天主吸引我們，否則我們連和祂相遇的願望也不可能產生。

在大德蘭的比喻中，還有一個關鍵性要點，那就是，水是用來澆灌花木的。水，就是祈禱，是在祈禱中我們對上主的體驗，也就是我們所謂的「神慰」。而花園中的好花

木，則代表德行。大德蘭是一位善於靜觀的人，她最喜愛的是獻身於祈禱的生活；雖然如此，她還認為祈禱的目的並不在它本身。猶如園中的水是用來澆花的，同樣，祈禱是用來修德的。我們不會只爲了喜歡汲水而汲水，而是汲水爲了澆灌花園，使花木生長繁榮。同樣，我們在祈禱中尋求對天主的體驗，也不僅是爲了它本身而已，而是爲了使我們的德行得以存活和成長。

這些德行是什麼呢？是信德、望德、愛德、謙遜、忘我、對別人的需要敏於回應（即聖若望在他的福音和第一封書信中經常提到的愛德）、渴望天主受光榮，以及渴望基督的神國得以擴展等等。這些都是大德蘭經常在她的著作中提及的主要德行。只要上述的德行在我們身上成長，那麼，不管祈禱是多麼「枯乾」，我們的祈禱生活還是真誠的、有益的（註8）。

事實上，是上主先把德行種植在我們身上，然後我們的德行才得以成長，才「吸引」天主。因此，不論是開始度祈禱生活，或是在已開始的祈禱生活中堅持下去，一切都得依靠天主的聖寵；然而，天主也給我們空間，讓我們自由地回答祂。愛，是一種對話。除非雙方都開口說話，否則對話不能成立。聖依納爵·羅耀拉在《神操》中進一步指出，藉行動來交流，勝於藉言語來交流。他說，表示愛情，行動勝於言語；真正的愛情包括「互相」交換禮物（註9）。當我們愛天主時，我們既是給予者，也是接受者。

我們的禮物——愛德的行爲，也就是我們在生活中所培育的德行。因此，大德蘭說：「在天主的幫助之下，我們以好園丁的身分用心澆灌，使園中的奇花異草欣然滋長……這樣，祂便會時常光臨，怡然地在園內逗留，憩息在我們的德行中。」

上主是園丁，我們是他的助手或者是「佃農」。花木是德行，而水是祈禱（更確切地說，水是在祈禱中對天主的經驗，亦即我們所謂的「神慰」）（註10）。我們的任務是澆灌天主的花園。大德蘭運用這些來表達其比喻的核心：「現在就讓我們思索一下，究竟要用什麼方法來澆灌這座花園？我們該做些什麼工作？這些工作是否得不償失？須耗費多少時間？我認爲灌溉園子的方法有四種：第一，從井中取水，這爲我們是很費力的。第二，以轆轤（或稱捲揚器、絞盤）汲取井水，然後以帶有水桶的水車澆灌，有時我用這種方法汲水，這種方法費力少而供水多。第三是引來河水或溪流，這種方法當然較好，因爲土地被澆得更勻透，而且也不需要屢次灌溉，園丁可以省去好多工作。最後一種方法則是甘霖沛降，這是天主自己在工作，我們絲毫不必費力；這是最好的灌溉方法，遠超過我們所說的任何方法」（註11）。

因此，灌溉花園的方法有四種：一、用手從井中汲取；二、用「轆轤」（在今日我們用的是「抽水機」），這種利用機械裝置的方法幫了我們不少忙，使我們得水多而出力少；三、引河水灌溉，這樣，水是現成的，只要將水導引到花的根部就行；四、甘霖

沛降，這是雨水澆灌花木，用不到我們費一點力。在《自傳》第十一章中，大德蘭接著又解釋，如何將這四種方法應用到祈禱上。她的目的是雙重的：一方面，她想為那些在祈禱路途的人提供一幅地圖；另一方面，基本上她寫的是《自傳》，所以目的是要讓她的神師能對她在祈禱中不尋常的經驗有所辨別（註12）。後者與我們無關，我們有興趣的是前者。在此，大德蘭描述的是，一個真誠追尋天主的人，天主在他的祈禱生活中，通常如何進行其工作。從我的經驗來說，這一描述真是淋漓盡致。接下來，我要借助大德蘭的詮釋，來探討這四種汲水的方法，並指出如何將它們應用到每位祈禱者的神修道路上。

澆灌花園的第一種方法，是用手從井中提水。這是很艱辛的勞力工作，而所獲得的水卻很少。有一次，我在安蒂克作退省，記得當時注意到一位園丁正在屋子附近的一口井邊打水。這口井大約有四十英尺深，吊桶不大。他把吊桶投到井底，裝滿水，小心翼翼地提上來，生怕將水潑掉。就在這時，我深為大德蘭的比喻所感動。她所舉的比喻真是太貼切了。每一小桶水從井裏搖搖晃晃地被提上來，不可能滿水；拾到園子那邊，只能澆幾棵花木。花木被烈日曬得焦乾，而水，花了好幾分鐘才提上來，拾過來，一澆就沒有了。還記得我當時在想，園丁的工作多麼令人厭煩，一直不斷地重複同樣辛勞的工作，而效果卻是那麼少。

這就是大德蘭所願意表達的圖像。它和我們開始祈禱時的情況相仿，我們在《向主開放》第六章「初學祈禱者所用的方法」中，稱之為默想、默觀。汲水和提水的艱苦工作，就好像我們努力用理解力和想像力去認識天主。少量的水，是指我們費了好大的力量才偶爾同上主有所「接觸」。在《向主開放》一書中，我們看到傳統上教導那些開始學祈禱的人，在祈禱最後，獻出一段時間來進行對話，和天主談談有關我們在祈禱中所思考過和瞻仰過的事情。我們整個的思考和想像僅在這一段時間內結出一些熱情的果子，也就是結出一些與上主接觸和體驗上主臨在的果子。初學祈禱者往往耗費許多力量而獲得這麼一點點的「水」。我們不禁要想，耗費這麼多時間是否值得？

在大德蘭看來，這是值得的。我們花費的辛勞，雖然還看不見效果，卻有它特殊的目的。她說：「開始專務祈禱的人，可以說是那些費力從井內汲水的人。他們爲了收斂自己那分心走意的感官，費去不少心力。這確實是一件艱巨的工作」（註13）。問題在於我們的生活過得太散漫、太膚淺了，關心的事情不少，卻從未深入任何一件事情。真正想要學習祈禱，首要的問題就是對祈禱要認真，對天主要認真。小孩子們注意力集中的時間很短，因此小學初級班的老師每三十秒鐘就要改變主題。我們都是成年人了，注意力集中的時間要長得多。但是我們仍像曼德那樣，喜歡「爲了許多事而忙忙碌碌」，要我們專注於一件必須的事，倒很困難。我們腦海裏紛雜的情況，正像一個中學生坐在

電視機前做功課，而室內又有許多人走進走出。任何人都會覺得這種情況不太對勁，這也就是為什麼像超覺靜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這一類的修持方法在今日蔚為風氣的原因。這些方法是艱苦的，但是它們能產生寧靜，使人心神集中。為此，實踐者的努力是值得的。

大德蘭把專注看作是真正的祈禱所必備的條件。她接著說：「開始專務祈禱的人要漸漸地養成習慣，不去注意他們所見所聞，特別是在祈禱的過程中，更要練習做到這一點。」在《向主開放》的第四章中，我在「趨於寧靜」這標題下，探討了達到寧靜的方法。我認為，這是祈禱生活起初的也是最基本的一步。但是，即使是在用手從井中打水，的默想初期階段，基督徒的祈禱也不僅是達到寧靜和注意力集中而已。即使在這一階段，在祈禱中還有更多的事發生，而祈禱之所以是辛苦的，還有其他理由。大德蘭指出兩點：「初學祈禱者單獨地、寂靜地回想他們過去的生活；的確，無論是開始修德者或是精修者，都應該時常回想過去……首先，那些開始祈禱的人，都會有悲痛的感覺，因為他們不確定自己是否真的後悔了過去的罪過（他們大可相信自己後悔了，因為他們已決定真心地事奉天主）。然後，他們努力地默想耶穌的生活，而這也讓他們理智感到困倦。」

可見，除了努力使自己達到寧靜以外，還有另兩個理由使初學祈禱者感到吃力。這

二個理由便是：好的祈禱是建基於坦誠的自我認識之上，而坦誠地面對自己，對我們來說，是件痛苦的事；另外，還要努力認識基督，特別是我們不能像遇見另一個人那樣地去和基督相遇（看見祂、聽見祂、接觸到祂）。由於以上這兩個原因，因此大部分的人都喜歡過一個散漫的、心不在焉的生活。他們也許會說：「我倒是想有一些空閒時間，靜靜地思考一下。」但是，當他們真有了這樣的時間，他們又不知如何利用了。即使像我這樣一個祈禱多年的人，也可能有這種情況發生。我嚮往安靜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但是，一旦真的有空，要真誠地、深深地面對自己和天主，卻又難上加難。空閒的時間很容易使人傾向懶散，對過去和將來大作白日夢。我的情況是如此，那麼那些開始學習祈禱的人又如何呢？他們還未體認到天主，還不知井中是否有水，還不知道花費力氣是否值得，豈不更心猿意馬，滿腦雜念嗎？

大德蘭的看法是對的。除非一個人對自己和耶穌基督有堅固和真誠的認識，否則決不會有堅實的內修生活。你當然不會去愛那些你還不認識的事物。我們必須先在耶穌基督身上認識天主，然後才愛天主。要適當地愛自己（這為任何真正的神修都是基本的），必須先真正的瞭解自己。以上兩點，是第一種汲水方法所要求的勞力工作。天主把花園交託給我們，而我們作為佃農的主要任務也就是這些。

在《向主開放》中，我已經為那些開始學祈禱的人描述了祈禱的方法——默想和默

觀。在默想之中，天主吸引我們去愛祂，我們要運用理解和推論的能力，去加深我們對那位吸引我們去愛祂的天主的認識。在默觀中，我們尋求的是同樣的認識，但是運用的卻是我們的想像力。我們運用想像力重新體驗上主生命中的事件。而且我們每一個人具體的生命史也成爲耶穌生命事件的一部分。大德蘭說：上述兩種方法爲初學祈禱者都是必要的。默想和默觀究竟要運用何者？這得視我們的性格、當時的聖寵，以及我們所選用的聖經章節而定。無論運用的是默想和默觀，主要的泉源都是福音；因爲對基督徒來說，在耶穌身上，天主把自己啓示給了我們：「斐理，這麼長久的時候，我和你們在一起，而你還不認識我嗎？誰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若十四9）。但問題又來了。我們不能像斐理一樣，看見耶穌的血肉之軀，我們都是耶穌對多默所說的那些沒有看見而相信的有福之人。那麼，我們要怎樣透過耶穌去認識聖父呢？聖若望在他的福音的第一結語中告訴我們，寫聖經的目的就是要使我們在神聖的言語中「看見」耶穌，並且認識聖父。他說：「這些所記錄的，是爲叫你們信耶穌是默西亞，天主子，並使你們信的人，賴祂的名獲得生命」（若二十一）。默想和默觀使我們徹悟福音中標記（*signes*）的意義，並使這些標記爲我們的生命也成爲真實的。默想和默觀領我們達到信德，而信德因著耶穌之名領我們達到永生。

因此，默想和默觀可說是基督徒祈禱生活的開端。它們領我們達到活潑的信德，使

我們對天主有所體驗。用大德蘭的比喻來說，在井邊的一切工作，並不爲了工作本身，而是爲了能汲取到水——這水就是我們所尋求的對天主的體驗。這水將在我們內成爲湧到永生的水泉（若四14）。爲此，討論祈禱的書籍，傳統上都強調對禱（colloquy）的重要性，在對禱中，我們由衷地把我們在沉思中所看到的提出來同天主交談……初學祈禱者，也要這樣做。即使井正在挖掘，我們也不要忘記，掘井爲的是汲水。我們不是爲挖井而挖井，而是爲了飲用生命之水而掘井。辛苦掘井所得的報酬，可能只是涓涓細流。但是，流水雖細，還是很重要的。它是地下噴湧泉源的一種預兆、一種允諾。這允諾吸引我們在希望中往前邁進。

由此產生的危險，是我們急於尋求成果而易於喪失耐心。一次良好的退省、一席鼓舞人心的宣講，或者一個好朋友的善表都可能激起我們的熱情。有了熱情而沒有後續動作，熱情便會很快地消失。熱情可激起許多行善的計劃，許多人一生中充滿了這些計劃，可是從未實現過一件。這種作風可稱之有頭無尾，甚至只不過是曇花一現。天主的工作不是一瞬即逝的，它是森林之火，悶燒在樹根之間，幾天、甚至幾個星期也不爲人所覺察。

如果我們耐心地堅持，我們的希望得以實現的日子終會來臨。那時，「體驗到天主」的水會暢流無阻，相較之下，默想的辛苦又算得了什麼。這就是大德蘭所說的第二

種方法：以轆轤汲取井水，然後以帶有水桶的水車澆灌。她詮釋道：「有時我用這種方法汲水，這種方法費力少而供水多」（註14）。轆轤對今日的一般讀者而言，無太大意義，今日我們用的是抽水機。用抽水機汲水當然要容易得多，因為機械為我們出了不少力。壓幾下抽水機的手柄，水就源源流出。

這抽水機的比喻如何應用到祈禱上呢？我們用這第二種方法汲取祈禱之水時，還是來到了默想和默觀的井邊。我們仍舊用我們的官能、我們的推論和想像，來尋求對天主的體驗；但是在我們運用官能時，費力少而汲水多。我自己曾和一批開始學習祈禱者，一起經驗到這一點。有一次，我帶領一些初學祈禱者作退省，我建議他們以若望福音第六章耶穌談論生命之糧的章節為默想題材。幾個小時以後，他們回來問我說，接著應該做什麼。「我默想完了第六章，又默想過第七章和第八章。接著要默想什麼？」「你有什么心得嗎？」「是的，我從中獲得了許多有益的思想。現在我準備換個默想題材了。」一、二年之後，還是這一批初學祈禱者來作退省，我還是建議他們默想若望福音第六章。這一次，他們的體驗竟然完全不同。第二天，他們對我說：「第六章的內容是如此豐富，如此有益，我竟無法把它默想完。整個的一天，我都用在第一部分上面。你建議我默想的聖經章節，其內涵真是太豐富了！」

在這一年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原來，水開始暢流了。我們在推論和想像上稍作

努力，所產生的神慰竟是如此之大。天主提供了一架抽水機，使我們的努力產生了極大的效果。也許這是我們第一次了解和天主在愛中相遇的祈禱，是何等有意義，何等喜樂！

一九五〇年，我開始耶穌會的初學生活。對這一段時日，我記憶猶新。當時，真是聖召特別多的輝煌歲月。我們共約一百二十五位初學生，擠滿了兩大間自習室。每人一張書桌，除了書桌以外，還有一把木製的跪凳。在當時，跪著祈禱是「嚴格規定的」。如果有人不跪，而是站著或坐著，那就很可能會被初學導師召去，導師會委婉地問他是否生病了。有多少個早晨，我跪在那裏，努力想做好默想，但膝蓋的疼痛使我心煩意亂；我心裏想祈禱到底是什麼，我是否真能發現祈禱的意義。我辛辛苦苦地默想，而這辛苦僅換來一點點熱情。更糟的是，我周圍的人，他們似乎都發現了內心喜樂的泉源。最糟糕的是，一位初學生（現在是一位卓越的神父，也是我的好友）好像經常把他內心深處的領悟和感受記錄在神修日記內。他表面上的成功，更使我感到自己的失敗是多麼可悲。對他和其餘的人，我感到有些憤恨。為什麼他們所獲得的，我就永遠得不到呢？

幾年以後，我得知，他們大部分的人都沒獲得什麼。他們當時所想的也和我所想的不一樣，甚至他們還認為我似乎是唯一一位發現祈禱秘密的人。多年來，我經常重述這故事，聽者根據自己的經驗對我所敘述的事，也都有同感。他們也都知道，這故事自有其

幸福的結局，就是：如果我們能在這奇妙的境遇中堅持下去，終究有一天會來到，那時我們必將親自發現我們所談論的這一切。也許是在突然之間，神慰之水開始湧流了。天主提供給我們一個無形的抽水機，來增加我們微薄的能力。於是我們也會明白我們周圍的人先我們而發現的秘密。一切都會變得生氣勃勃，聖經中的每一行字，世上的每一受造物，都對我們述說慈愛的天主和天主的慈愛。這是我們內修生活的春天。這情況有時發生在退省之中，一位修士可能會對我說：「你建議我用來祈禱的那段聖經真是恰當，它就是針對我而說的，使我深受感動。」我知道，一旦抽水機啟動，任何一段聖經或任何一件事，都能把天主啓示給人。

這是內修生活的第一次真正的突破。我們開始懂得爲什麼要說祈禱是「愛」而不是「想」了。大德蘭稱這種祈禱爲安息的祈禱 (Prayer of Quiet)。她對此作了以下的說明：「現在我們要敘述敘述，園主所指定的第二種汲水方法：利用轆轤及水桶。園丁利用此裝置所汲得的水不但較前者多，而且不太勞累，也用不著無休無止地工作下去，他可以休息一會。現在我要把這種方式，運用到所謂安息的祈禱上，並加以描述。」

「在此，靈魂已經開始收心，他已經瀕臨超性的領域了；不過他即使竭盡所能，還是不能靠自己的努力而達到超性領域。的確，有的時候，他似乎仍然運用理智在工作；他爲轆轤的運轉以及水桶是否滿了水而疲憊不堪。但在這種情況下，水位比較高了，因

此，所費的力氣比起從井裏汲水畢竟少多了。我是說，水離靈魂更近了，因為聖寵將自己更清楚地啓示給靈魂了」（註15）。

上面的話使我們了解，為何大德蘭稱這種新的祈禱方法為安息的祈禱。祈禱的人「所汲得的水不但較前者多，而且不大勞累，也用不著無休無止地工作下去，他可以休息一會」。這時，就好像好友相聚令人感到高興一樣，人的心裏對天主的臨在，也自然產生一種喜樂。當好友相聚時，彼此並不會考慮要如何交談，也不會去分析彼此間的關係。好友在一起，彼此不會「想」對方；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都沒有關係，反正「在一起」就是幸福。那時，或是談話或是靜默，一切都是自發的、輕鬆的；沒有困難，也沒有矯揉造作。我經常用以下的事情做比方：假如你有一位好朋友，他住在遠方。一天這朋友突然來看你，當他踏進你家門口，招呼你的時候，你對他說：「請別和我說話，我正忙著想你。」這時，你的朋友必然會回答說：「我不在的時候，你可以想我。我既然在這裏，你就該同我在一起，和我說話。」這就是默想、默觀，和真正祈禱之間的區別。默想和默觀是對上主和祂在我生命中的地位進行思考，而真正的祈禱則是同上主在一起。可以說，當我們開始利用第二種汲水的方法時，我們已開始學習如何真正地祈禱了。所有艱辛的「設法認識」，已經開始在喜樂中結出「與祂同在」的果實了。

當然，正如人間的友情一樣，這種轉化通常要有一個漸進的過程。我們要和另一個

人怡然自在的相處，其過程是緩慢的，是在不知不覺中進行的。有時候彼此感到很融洽，有時候又感到很侷促，兩種情況交織在一起。爲此，我們可以明白爲何大德蘭的比喻是如此的恰當，也可以瞭解爲何她要說：「有的時候，他似乎仍然運用理智在工作；他爲轆轤的運轉以及水桶是否滿了水而疲憊不堪。」當這種情況發生時，表示我們又回到默想和默觀的井邊，我們還是在探討天主是誰。但是，現在我們已經會用更多的時間去品嘗井水了。井水似乎常升到井面上來了。猶如我方才所說的，處在這種新的關係之中，我們首先會感到一些不自在。因爲我們已習慣於要做些事，靜止在那裏反而感到不自在了。

然而，當我們處在安息祈禱的寂靜狀態時，我們又會懷疑自己是否真正在祈禱。經常有人問我說：「我不能肯定發生了什麼事情。我的祈禱很平靜，但大部分時間，卻感到一片空白。」如果我問他們：「你感到紛擾不安嗎？」他們回答說：「不，不。我祈禱時感到很滿足，很幸福。但是，似乎我該做些什麼事吧！有時候，我懷疑自己變得懶惰了。當時，我甚至不敢肯定自己是否在睡覺。我怕我的祈禱不但沒有讚美天主，反而冒犯了天主。」我通常要問的是這一點：這些疑惑是發生在祈禱當時，還是在以後對祈禱反省時發生的。回答往往是：「以後。祈禱時我感到非常滿足和平安。」要確定是否真正的祈禱，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記號。如果一切正常，表示天主臨在；而疑慮僅是在

反省和分析時發生，那麼對這些疑慮我們就可不必多加注意。當然，由於人性的脆弱，我們很可能上當或自欺。但是這一件事倒是不難處理的。我提出兩點建議：第一，要對一位好的神師坦然開放，並準備透過他而聽從天主的聲音，如果神師認為你在正確的道路上，那麼就相信他的判斷，放心地前進。第二，真誠地對天主說：「上主，祢照顧我遠勝於我自己照顧自己。祢知道我愚頑。祢不會開我的玩笑。因此，如果我自己欺騙了我自己，請祢使我醒寤。在祢沒有指示我以前，我將信賴祢和神師，繼續平安地走寧靜之道。」

大德蘭試圖對祈禱中所發生的這些事作以下的解釋：「這是我們內在官能的凝聚，使我們更能享受氣味芬芳的快樂。但是這些官能並沒有喪失，也沒有入眠；只有意志不知怎麼地竟忙著自作俘虜。它讓自己成爲天主的俘虜，如同那甘願成爲愛人俘虜的人一樣。主耶穌啊！願祢的愛情在此時幫助我們，將我們的愛情緊緊的束縛起來，使我除了祢以外，不能再貪愛其他的事物」（註16）。在這段文字中，大德蘭的言語有些晦澀。這是由於她想描述自己經驗中不容易說得明白的地方。不過，她的基本思想還是相當清晰的。

她所指的官能是意志、理解力和記憶力（或想像力）。一般說來，它們既活躍而又散漫。在祈禱初期，當我們用理解力去學習默想或用想像力去學習默觀時，要讓它們專

注在我們祈禱的主題上，是非常費力的。以後，雖然還是有些吃力，但逐漸地我們有辦法讓它們專注了。現在，我們靠著天主聖寵的抽水機，開始用第二種方法汲水了，官能已容易集中，也就是容易「凝聚」起來。這時依靠天主的成份多，而靠自己努力的成份就少了。於是，意志被天主的愛所「俘虜」，也自然而然地被天主完全佔有。

那麼，其他的官能，也就是理解力和想像力又將如何呢？當我們開始來到井邊時，它們不是都吃力地工作過嗎？大德蘭說，只有意志被俘虜，其他官能「並沒有喪失，也沒有入眠」（註17）。它們以某種方式活動著，並投入我們的祈禱之中。這裏，首先被天主「俘虜」的僅是意志。大德蘭描寫想像力和理解力的活動，說：「其他兩種官能也來幫助意志，使意志可以享受這麼大的祝福。不過我們須知，意志雖然與天主結合為一，可是它仍然因這兩種官能而感到麻煩與囉唆。當這些事發生時，意志不該予以顧慮，它只要留在和平與安息中就好了。如果意志不顧一切設法使理解力和想像力收斂，那麼它將與它們一齊受累」（註18）。

大德蘭對理解力和想像力這時如何來「幫助」意志，語焉不詳。但是請你回憶一下，我們對某人的思念是如何激動我們的心靈。這裏且不討論新的理解力或頓悟等問題，只是討論「回憶」。一九七三年，我父親死的時候，家裏送給每位弔唁的親友一張簡單的紀念卡。上面寫著：

請以喜樂之情懷念

喬治·格林

一九〇六年三月廿日生，一九七三年六月七日歿

「以喜樂之情懷念」，這短短的幾個字包括了我對父親之愛的全部意義。多年以來，我每天懷念他：懷念他的文雅、樂觀、堅強的信德、他的聲調、脾氣和成見。他不顧我母親反對，束了腰帶還要用吊褲帶，生怕自己突然增加重量時發生意想不到的事！他確信民主黨（尤其民主黨政客）不能升天堂……這些都在我的腦海裏。即使今天，我偶爾還會對父親的人格和品德，有新的發現。通常而論，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回憶，便會為心靈帶來喜樂。

對於上主也是如此。當耶穌將死的時候，祂希望我們記得祂對我們的愛，希望我們記得祂。每次舉行聖體聖事的時候，就是「爲了紀念我」而這樣做。我認爲，基督徒的定義，可以說是：一個真正懷念上主的人。有這麼一首美麗的歌：「我所要求於你的，就是請你永遠記得我愛你。」當我們的祈禱變得更安寧，當我們開始用第二種方法從井中汲水時，我們的理解力和想像力便成爲紀念吾主和祂對我們愛的官能。紀念，能推動意志去愛上主，就像我對父親的懷念能感動我的心靈一樣，這就是「以喜樂之情懷

念」。我認爲，這就足以說明大德蘭所說「其他兩種官能也來幫助意志」的意義所在。抽水機的工作主要是指記憶的工作，它引發了「喜樂之水」的湧流。

然而大德蘭說，理解力和想像力這二個官能可能打擾意志的愛情工作。她費了許多時間討論這種干擾：「當這些事發生時，意志不該予以顧慮，它只要留在和平與安息中就好了。如果意志不顧一切設法使理解力和想像力收斂，那麼它將與它們一齊受累」。大德蘭把這時的理解力和想像力比作鴿子：「這兩種官能，好似兩隻鴿子，牠們不喜歡主人白白給牠們的食物，而願到別處去尋找」（註19）。大德蘭的意思是說，理解力和想像力原先忙著尋找那些足以感動心靈的領悟及意象，現在似乎作「壁上觀」了，她們離開了祈禱的工作，即使參加，也不過是參加極小的一部分。它們本身都是非常活躍的官能，不斷地工作，甚至在我們熟睡時也不停止；現在天主已不太求助於它們來感動我們的心了，在這種情況下，它們難免要感到紛擾不安了。

我找到另一個比喻，幫助我們去瞭解大德蘭談論鴿子的用意（註20）。設想你和我正在嚴肅地談話，也許就是在談論祈禱。正當我們談得興致很濃時，你的小侄子和小侄女也在身旁。他們對我們所談論的祈禱內容興趣不大，於是感到焦躁不安，便吵嚷起來以引起我們的注意。他們也許會呼喊你的名字，推你、拉你，叫你注意他們。如果你還是不理他們，他們最後便會擅自跑到外面去。這時，他們不是搗蛋破壞，就是躲在角落

裏玩耍。我要說的意思就是：在安息的祈禱中，天主直接對我們的意志工作，而理解力和想像力就好像那小侄子和小侄女般，它們好像都被排斥於愛的工作之外，而這工作是大人們（天主和意志）所進行的，於是它們也像小孩子一樣吵嚷著希望引人注意。這種情況我們稱之為不故意的分心。它們不是我們找來的，也不是我們故意保存的，它們彷彿是「不速之客」，但有時，卻很頑固，驅之不去。那麼，我們該怎樣對待它們呢？

答案也許出乎你的意料，但卻是最好的答案。那就是：不要理它們。我們的官能就像小孩一樣，不可能理解或參與大人們的談話，它們只尋求那些對它們有意義的事物。倘若我們不斷地想控制它們，使它們保持安靜，倘若意志不斷地要壓制理解力和想像力，那麼意志的所有力量就會完全消耗在鬥爭之中，意志與天主愛的接觸也就失去了。通常說來，最好是不理會想像和思想的此起彼落，除非它們的吵聲太大，使大人們的談話不能進行；在這樣的情況下，懲戒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我們不理會它們，它們將漸漸地安靜下來，這時，才是大人們——意志和天主——深深地在愛中相遇的良好時機。

這整個的過程是非常奧秘的。但是我想，用大人和兒童來比擬，多少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事情的經過，而且，尤為重要的是使我們懂得如何去應付。在我們祈禱生活開始的時候，當我們利用官能去思念天主時，問題在於「專注」，就是把我們的思想對準祈禱的主題，不要轉移到其他事上。在這個時候，我們要盡力訓練自己的思想和想像。等到

我們的祈禱由認識過渡到相愛時，焦點轉移了，現在是意志在愛了。這時，動作已不集中在思想和想像上，它們只是幫助意志去進行愛的工作。它們做的只是回憶，間或也欣賞著意志在愛天主時所充滿的熱心思想和意象。但它們往往又感到不滿足，因為它們已不再是注意的焦點了。這就好像孩子們去參加宴會，人們的注意力已從他們及有關兒童的事物上，轉移到與大人有關的事物上面一樣，它們也會像兒童一樣吵著要別人來注意自己。如果我們耗費時間去控制它們，那麼正好把注意力轉向它們，使它們懂得，以後遇到不被大人們注意的情況時，可以採取什麼方法。如果整個的家庭生活都集中在孩子的要求上，是要把孩子慣壞的。

起初，我們或許會奇怪，在祈禱生活的這一階段，大德蘭怎麼勸告我們說，乾脆不去理會分心。現在終於明白了。當理解力和想像力干擾意志愛的工作時，大德蘭說：「當這些事發生時，意志不該予以顧慮。它只要留在和平與安息中就好了。如果意志不顧一切設法使理解力和想像力收斂，那麼它將與它們一齊受累」（註21）。

幸而，這汲水的第二種方法並不是最佳方法。雖然抽水機大大地減少了用手從井中汲水的辛勞，但是，它畢竟還包含著一些勞動，諸如理解力和想像力的問題以及分心的問題等，這些我們在上文已作了討論。這裏還有更好的方法，這就是大德蘭稱之為第三和第四種汲水的方法。這兩種方法完全出於天主的恩惠，我們人對此完全無能為力。在

正常的情況下，要等到我們獻身於祈禱生活多年之後，它們才會出現（註22）。在此，我要簡要地討論一下這二種方法，爲的是讓我們更認清天主引導那些切望完全自我奉獻的靈魂所走的道路。

爲澆灌天主的花園，汲取祈禱之水的第三種方法，「是引來河水或溪流，這種方法當然較好，因爲土地被澆得更勻透；而且也不需要屢次灌溉，園丁可以省去好多工作」。第四種方法「是甘霖沛降，這是天主自己在工作，我們絲毫不必費力；這是最好的灌溉方法，遠超過我們所說的任何方法」。大德蘭所舉的比喻，生動活潑。她所想表達的基本過程一目瞭然：我們的內修生活一階段、一階段地進行，愈到後來，天主的行動愈多，而我們的行動則愈少。開始時，要汲取熱情的水，必須用手從井中提取，勞動的強度大，而水的獲得卻少。後來上主提供了抽水機（安息的祈禱），雖然我們還得用官能做些工作（主要是回憶），但這時勞動量已大爲減少，而水的產量已明顯提高了。有一天，只要天主願意，我們會發覺一條溪流流進了花園。水已經來到，我們卻不費力。雖然我們似乎不需要做回憶的工作，但天主來到我們身邊，我們不必費力去找祂。我們清晨起來，提著水桶來到井邊。啊，你瞧！上主的水已經來到我們腳前。

那麼，現在我們要做什麼呢？大德蘭說，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將水「導引」到花木的根部（註23）。祈禱的水本身不是目的，它是用來澆灌「花木」，培育德行的。在

大德蘭的比喻裏，如果溪水流到旁邊，而沒有流到花木的根部，這是毫無用處的。在這一階段，溪水的流入，我們固然沒有費力，但身為佃農我們還有一個灌溉的首要任務。天主聖愛之水流入我們的心中時，我們沒有費力，但我們還應該通力和祂合作，使溪流成爲天主花園中澆灌德行的生命之水。

溪水流過花園，是指天主完全取代了祈禱者的工作，這種經驗對那些尙未有此體驗的人來說，是無法解釋清楚的。至於第四種汲水的方法，那就更無法解釋了。這第四種方法其實不能稱之爲「汲水」，因爲是天主在沛降甘霖。這時候，我們真正是什麼也不用做，連引水灌溉花木都不必做了。唯一可做的就是坐在樹下，讓雨水落下。我早已說過，對沒有體驗過的人而言，這是不可言傳的。我讀過大德蘭《自傳》的第十六至二十二章，其中所講論的就是這兩種方法。我讀了不知有多少遍，似乎每遍的領悟都不同。有幾次我認爲自己永不會真正地完全領悟它們！

儘管天主的工程是奧秘的，但基本上它還是清楚的：隨著我們的成長，天主所做的工作愈來愈多，而我們做的卻愈來愈少。正如大德蘭所說：「現在，天主真正願意幫助園丁，我們甚至可以說，祂願意取而代之呢。祂現在幾乎是代替園丁做一切事」（註24）。這些話的意思是說，我們的祈禱愈來愈成爲是我們把時間獻給天主，由祂來塑造我們，改變我們。隨著我們的成長，祈禱的藝術真正成爲把自己當作陶工手中的黏土。

這說起來很容易，卻是我們所學習的事情中最難的一件。我們作九日敬禮，我們爲了天國而努力工作，我們繼續作默想，我們親手掌控自己的命運等等，這些都比這事容易多了。爲什麼我們之中只有那麼少的人，在今世能完全體驗到天主對我們的愛，這便是一個真正的原因。本書的第二部分將對此做進一步的討論。

對於那些乘風破浪勇往直前的幸運者來說，一個神奇的新世界正展現在眼前。這世界比哥倫布和麥哲倫偶然發現的新大陸更奧秘、更陌生，而且在開始時也更嚇人。那些「足不出戶」的人，聽到他人提起這新世界，他們聽聽也就算了。唯有極少數的人，他們在天主聖寵和自己慷慨之心的催迫下，投身茫茫大海，只有他們才真正了解探險家的話是真是假。

註釋

註1：參閱〈聖詠〉第一首，第二十三首；〈依撒意亞先知書〉三十二章第二節，四十三章第十九至二十節；〈耶肋米亞先知書〉二章第十三節，十七章第十三節。

註2：比如，在聖若望筆下，「十二」這一數字佔著很重要的地位。以色列共有十二支

派，象徵所有的天主教子民。十四萬四千（144=12X12，意謂絕對的完全），更象徵永遠的天國所包括的全部人民。

註3：舉例來說，現代作家林柏（Anne Morrow Lindbergh）的《海中來的禮物》（*Gift from the Sea*,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55），以及魏克（David Walker）的《天主是海》（*God Is a Sea*, Sydney: Alba House, 1977）。第二本書的作者是澳洲的一位神父，也是一位內修指導專家；書中探索了基督宗教神修傳統上的許多偉大比喻，本書贏得許多讀者。

註4：在《向主開放》中，我把討論祈禱的書比作烹調書。我的觀點是，這些書並不需要從頭看到尾，而僅是行動指南。要烹調時，我們就翻閱烹飪書，讀上幾頁此時此地用得著的東西，就行了。《向主開放》出版後，我的一位已婚的表妹寫信給我說，她很喜歡這本書，並用它來作宗教教材。她唯一的異議是：「我必須承認，我把此書從頭看到尾，我看烹飪書也是從頭看到尾的！」許多婦女也對我這麼說。可見一個單身漢對婦女如何看待烹飪書，知之甚少。在《井枯之時》一書中，討論祈禱之書被比喻為地圖。我發現，烹飪書在婦女身上所發生之事，也發生在我身上了。我就是這樣一個怪人，喜歡地圖，即使不到任何地方去，也會沉浸在地圖裏面。所以，不論用烹飪書或地圖來作比喻，都有不盡恰當處。

註5：良納德·鮑思神父的《信德的祈禱》（*Prayer of Faith*, Wimbledon, England, 1950）第七章，曾扼要地提出地圖的比喻，經我作了以上的發揮。該書後來又重新出版，在形式上作了調整，以適應大眾的需求。在新版中，地圖的比喻被省略了，僅在第七十頁隱含地提了一下。我希望鮑思神父的原著能重印，依我看來，該書確是當代討論神修的經典之作。

註6：閱讀有關祈禱的書，決不能取代祈禱的行動，這一點在目前應該特別強調。若以爲由於閱讀的書多，就能熱心祈禱，神火炎炎，這是危險的想法。幾年以前，我必須作出一個決定：如何好好運用時間去做使徒工作。有好幾個地方邀請我每月去爲修女們和其他小組作有關祈禱方面的演講，同時請我做神師的人數也不斷增加。我爲了這事而祈禱，最後我感到天主的意思是我要我最好把重點放在個別輔導上。儘管這樣做，我所接觸到的人會相對地減少一些。我把這決定告訴一位知己的朋友，這位道明會修女回信說：「我認爲您的決定是正確的。目前大家都想聽有關祈禱之事，但是已經到了停止談論祈禱而開始祈禱的時候了。」只靠鼓舞人心的演講和書籍是不能叫人祈禱的。

註7：大德蘭《自傳》（*Autobiography*, tr. by E. Allison Peers, Doubleday, Image Books, 1960）第十一章。中譯本，請參考：趙雅博譯，《聖女耶穌大德蘭自傳》（臺

北：慈幼出版社，民國四十五年）。

註8：由於在上主的花園中有一棵花木代表我們對自己的罪惡不斷覺察，因此要認出自已在祈禱方面的成長就不容易。當我們成長時，我們反而可能感到自己滑向遠離天主的那一方面去了。這不是因為我們真的退步了，而是由於我們愈來愈認識到自己的真面目。我們愈靠近天主的光明，便愈感到自己的黑暗。對這種既痛苦卻又寶貴的內心成長情況，在第五章中，我們會加以討論。現在，我們僅指出，良好的神修指導對此很重要。如果神師說我們的路線正確，並且正在成長，那麼，即使自己看不到成長，也要信任神師的判斷。

註9：《神操》230—231。

註10：大德蘭《自傳》十一章。大德蘭說：「這裏我所說的水，指的是眼淚。如果沒有眼淚，則指內在的柔情和熱誠的感覺。」在下文討論井枯之時，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註11：大德蘭《自傳》十一章。

註12：請看大德蘭《自傳》，自序。

註13：大德蘭《自傳》十一章。

註14：大德蘭《自傳》十一章。

註15：大德蘭《自傳》十四章。

註16：大德蘭《自傳》十四章。

註17：其他官能「並沒有喪失，也沒有入眠」。將這句話和第三、第四種汲水方法中所稱的「睡眠」（《自傳》十六章）或者所謂的「死亡」（十八章）相對照，意思就更清楚了。

註18：大德蘭《自傳》十四章。

註19：大德蘭《自傳》十四章。

註20：我用這比喻，首先受到鮑思神父的孩子遊戲比喻的啟發。參閱《信德的祈禱》第九章。

註21：大德蘭《自傳》十四章。

註22：大德蘭談起第三種方法時說：「我覺得，大約有五、六年的時間了，天主時常很充沛的賜給我這樣的祈禱」（《自傳》十六章）。她寫這些的時候是一五六五年，當時她五十歲。這時距一五三六年她進聖衣會已有二十九年了。

註23：大德蘭《自傳》十六章。大德蘭強調在內修生活的每一階段中，祈禱所扮演的「工具性」角色。在本書第二章中我們將作更詳盡的討論。

註24：大德蘭《自傳》十六章。

第二章

水是為了澆花的

對神修生活上的麥哲倫和哥倫布來說，探險已經開始，陌生和未知的海洋正開展在他們面前。他們對「家人」還有什麼繫戀嗎？當他們聚在船上祈禱時，會不會感謝天主「使他們不像其他人」那麼世俗化，那麼膽怯，那麼留戀其他事務，而不能投向無際的大海？他們能否擺脫捆綁、卸下包袱，集中精力而勇往直前？

基督宗教對上述問題的答覆並不是那麼公式化的。有時候，有些在宗教上具有優越感的人，會對普通民眾作出這樣嚴厲的法利塞式判斷：這些人太世俗化了，無法尋獲天主，他們只配受到輕視。即使在早期的教會中，許多遁隱於沙漠中獨修的人似乎也有這樣的態度。當代在隱修院中度著靜觀生活的某些隱修士，也有這樣的思想（註1）。直到最近十年，這種「遁世的神修」才有所改變。由於教會深深受到社會思潮的影響，遁世的思想顯然已不為人們所接受。

那麼，福音的真理是怎樣的呢？正如我以前所說的，它很難用一句簡單、明確的句子來涵蓋。但是，耶穌畢竟說了一些很強硬的話，聽上去好像是要反對世界似的。路加福音被公認為一部「關心社會的福音」，我讀了其中相當著名的一段以後，深受感動。他們正走的時候，在路上有一個人對耶穌說：

「祢不論往哪裏去，我要跟隨祢。」耶穌對他說：「狐狸有穴，天上的飛鳥有

巢，但是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又對另一個人說：「你跟隨我吧！」那人卻說：「主！請許我先去埋葬我的父親。」耶穌對他說：「任憑死人去埋葬自己的死人吧！至於你，你要去宣揚天主的國。」又有一个人說：「主！我要跟隨你；但是請許我先告別我的家人。」耶穌對他說：「手扶著犁而往後看的，不適於天主的國。」（路九 57—62）

有人以為這段聖經章節的前面部分旨在宣揚物質的貧窮，表明耶穌同群眾一樣，窮得連自己的家都沒有。我認為這是錯誤的詮釋（註2）。那麼，下面的幾行又如何呢？是否真的叫人不要去埋葬死人？或者真的要人離棄家庭到此地步，甚至連再會也不說一聲？這樣的神修聽起來不但是出世、遁世，簡直可說是反對世界了。這段經文所提出的不尋常要求，在福音中卻是無獨有偶的。當耶穌對富家子弟提出放棄家產的要求，而此人由於家產豐厚而憂悶地離去時，耶穌的話不也相當嚴厲嗎？耶穌對他說：「駱駝穿過針孔，比富人進天國還容易」（瑪十九 24）。門徒們聽了非常驚異說：「這樣，誰還能得救呢？」耶穌毫不妥協地回答：「在人這是不可能的；但在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

在耶穌對門徒所說的話語中，似乎有一種明確的、不尋常的意味：要做基督徒，不

是一件無意識的事情，基督宗教也不是一個群眾現象。這在若望福音第六章中，也表示得很清楚。當時，耶穌向群眾們提出信德的要求，群眾第一次背離了祂（若六41）。同時，祂的許多門徒也拒絕祂所說的關於聖體聖事的啓示，便對祂說：「這話生硬，誰能聽得下去呢？」（若六60）。可是祂還是堅持下去，於是門徒中有許多人「退去了，不再同祂往來」（若六66）。即使耶穌的要求使那些真正追隨祂的人離去，耶穌還是沒打退堂鼓。祂僅是轉身問十二位宗徒說：「難到你們也要離開我嗎？」對福音的要求，人可以自由接受，也可以自由「離開」。但是任何人不能把這要求變得更爲大眾化、更合理化、更合胃口，卻又繼續跟隨耶穌基督。伯鐸對耶穌的回答，反映出所有追隨耶穌的人在做選擇時，所產生的痛苦：「主，唯祢有永生的話，我們去投奔誰呢？」（六68）伯鐸和那些離開的人一樣，也感到耶穌的話難以接受。他堅持同耶穌一起，並非是認爲祂的話合理，而是因爲在耶穌身上找到了天主。難怪耶穌在這之前說：「凡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的人，誰也不能到我這裏來」（六44）。

這一切都來自信德，即〈希伯來書〉作者所說的：「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擔保，是未見之事的確證」（十一1）。伯鐸所說：「主，我們去投奔誰呢？」這句話中的合理成份，就在於信德的「合理性」。如果耶穌真是我們唯一的希望，那麼放棄祂，才是真正的愚蠢，才是絕對的不合理。但是，信德的要求對我們人類的理智和情感來說，是不

合乎口味也不容易消化的。潘霍華 (Bonhoeffer) —— 一位尋求基督信仰的大師，曾說出了這麼一句美妙的話：「天主一旦號召一個人，就是命令他去死。」這句話成了我內修生活的警句。它精彩地抓住福音召喚的核心：「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因為誰若願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喪失性命；但誰若為我的原故，喪失自己的性命，必要獲得性命」（瑪十六 24—25）。耶穌說這些話，是因為伯鐸對祂第一次預言受難起了強烈的反應。伯鐸曾說：「主，千萬不可！這事絕不會臨到祢身上！」耶穌答覆伯鐸說：「你所體會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天主號召人去死，從人的角度來說，不論對耶穌還是對祂的門徒，都是不合理的。

因此，以我的看法，基督徒是特選的精英。他們不是由種族、智力或經濟地位中所選出來的少數人，而是被選出來為了真正、完全地投身於十字架和死亡。這不是一種群眾現象，或一種平庸的宗派。一旦這十字架和死亡路線被人照著去生活或宣講時，耶穌基督的好消息就顯露出來了。伯鐸必須艱苦地上好這一課（「撒彈，退到我後面去！」），我們又未嘗不是如此。

除了十字架和死亡外，基督還提出一個基本的要求，就是彼此相愛。我們要愛弱者、跛者、貧者、富者，甚至要愛仇人。聖保祿在〈致格林多人前書〉第十三章中大唱「愛德頌」，這是他心目中基督徒團體的最高德行，與其他德行緊密相連（在这一切以

上，尤該有愛德，因為愛德是全德的聯繫）。在若望福音和書信中，「彼此相愛」的誠命更是達到了最高峰。在最後晚餐中，耶穌強調說：「如果你們之間彼此相親相愛，世人因此就可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若十三35；十五12）。這是耶穌的「新誠命」，是祂在即將死亡、即將和門徒離別的時刻一再強調的。彼此相愛，也是〈若望一書〉的主題，下面這段聖經章節把若望的教導發揮到了極點：「假使有人說：我愛天主，但他卻惱恨自己的弟兄，便是撒謊的。因為那不愛自己所看見的弟兄的，就不能愛自己所看不見的天主。我們從祂蒙受了這命令：那愛天主的，也該愛自己的弟兄」（若壹四20—21）。

耶穌的山中聖訓更把彼此相愛推廣到朋友和基督徒的團體之外：「你們一向聽說過：『你應愛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卻對你們說：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當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好使你們成爲你們在天之父的子女，因為祂使太陽上升，光照惡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你們若只愛那愛你們的人，你們還有什麼賞報呢？稅吏不是也這樣作嗎？你們若只問候你們的弟兄，你們作了什麼特別的呢？外邦人不是也這樣作嗎？所以你們必須被造就爲成全的，如同你們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樣」（瑪五43—48）。這真是令人難以接受的教義。我在寫這幾行的時候，感到很奇怪，聖史瑪竇怎麼沒有告訴我們說，他的門徒中有許多人也退去，「不再同祂往來了」。要接

「受聖體聖事和十字架固然困難，但是要接受並相信這條愛的誡命，甚至去愛自己的仇人，也不見得容易。這思想的確崇高和美麗，但是上主當真要我們這樣去生活嗎？」

當然！山中聖訓的最後一句：「你們應當是成全的，如同你們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樣。」我不敢肯定是否所有的聖經學者都認為這是耶穌的原義，但是從中我們可以得到耶穌所啓示的一項神修上的重要真理。耶穌並不命令我們「把自己變得成全」（*Make yourself perfect*），而是「使自己被變得成全」（*Be made perfect*）。耶穌命令我們愛別人，甚至愛仇人，這實際上不是我們在工作，而是祂在我們身上工作。這就不同了！這正如耶穌在富家少年走後所說的話：「爲人這是不可能的，但爲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參閱格前四7；格後十二9—10）。福音的神修，猶如一根由三股線紡成的繩子。第一股，是對特選者要求的信德；第二股，是對大眾要求的愛別人。這第三股線就是望德，它的含義是，我們自己所不能完成的事希望天主在我們內做到。正如聖保祿所說的：「祂能照祂在我們身上所發揮的德能，成就一切，遠超我們所求所想的」（弗三20）。

聖保祿是一位充滿望德和信賴之情的偉大宗徒。他的作品中最美妙的片段，可說是〈致羅馬人書〉第八章對望德的歌頌了。在此，他敘述人如何從第七章中所說的絕望的處境（兩條規律在人的心中戰鬥，將人撕裂），被引向凱旋：「今後爲那些在基督耶穌

內的人，已無罪可定」（八1）。人被領到一個被救贖了的境況中，耶穌的神就在我們內（八9）；人被領到天主那裏去（八14），聖神親自和我們的心神一起作證說我們是天主的子女（八16）；而當我們不知如何祈禱時，聖神還在我們心中「以無可言喻的歎息，代我們轉求」（八26）。面對以上這一切，難怪聖保祿驚呼說，我們還能說什麼呢？「若是天主偕同我們，誰能反對我們呢？」（八31）。以我們自己的力量，我們是不能按福音的要求去度「信」和「愛」的生活的。但對天主來說，一切都是可能的，祂賜給我們的聖神，就是祂無限忠實的保證。「如果我們不忠信，祂仍然是忠信的，因為祂不能否認自己」（註3）。因此，當我們響應福音的號召，去度信和愛的生活時，其唯一可靠的基礎，不是我們自己身上的任何德行，而是天主的忠信。

開始本章的時候，我們會談起要像哥倫布和麥哲倫一樣投入未知的海洋。我們的行程，就是祈禱生活。偉大的天主，就是我們要駛向的「神秘東方」。投身航行，是否就意謂著要把我們曾經生活過的世界拋在後面？或者，要對這個世界失去興趣？聖經給我們的答覆是：有條件的「不」。就是說，任何一種神修如果忽視了對兄弟姊妹的愛、關懷（甚至是對仇人的愛），都不能是真正基督宗教的神修。我說過，答覆是有條件的「不」；因為信德的要求的確使我們和這個世界的價值觀和思想疏遠。正像耶穌在最後晚餐中所說的一樣，我們「在世界上，但不屬於世界」（若十七11，14—16）。我們要

像耶穌一樣，雖然沒有脫離這個世界，但是再也不屬於世界了。在我們現世的生活中心，我們是活在一種張力中的；我們愈向天主靠近，這種張力就愈大。而且，如上文所說的，唯有當我們生活在望德之中時，這種張力才是創造性，而不是破壞性的。所謂望德，就是把希望寄託在天主的信實上。

也許你要問，現在提出我們與世界的關係，這是爲了什麼？爲什麼要在這方面費那麼多時間？因爲當一個人開始經驗到安息的祈禱（即大德蘭所說第二種汲水方法）時，這種經驗與上述的張力經驗非常相似。一個月以前，至少有十位相當有活力的使徒工作者（包括神父、修女和修士），向我提出問題。他們嘗到了天主的水，於是問題來了，他們不知道是否自己被召將整個生命都奉獻在祈禱上。根據我指導人靈的經驗，我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幾乎所有有成熟祈禱經驗的人，都免不了會提出這個問題：天主的吸引力是如此強烈，也許我被召叫在一個靜觀的團體中，奉獻我整個生命？

我以前也曾面對過同樣的問題。在接受耶穌會的培育期間，天主逐步地成了我生命的中心。當我開始踏入初學院時，充其量，我不過是上主的一個差強人意的朋友。良好的教育和家庭環境，讓我對宗教有基本的意識，也培養了相當程度的熱忱。但是天主只不過是我喜愛的對象之一而已，我有父母、親戚、朋友……，我無意讓天主來掌握我整個的心靈。是的，天主應該是我所愛的第一位，但是在我心中，卻有許多這樣的第一

位。在接受初學培育的初期，我感覺上主向我提出更高的要求。我想在被天主抓住以前，趁早離開初學院。但是離開以前，我先要證明自己的確沒有聖召；也要證明，如果我沒有被上主抓住，那不是我的意思，而是上主自己的意思。幸虧，我有一位初學導師，他懂得如何處理這種情況。這位神師是我所敬畏的（即使是今日，遇到他，我還是不自禁地把雙腿放平，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那時，他對我的情況之處理完全正確，我這一輩子永遠感激他。我把自己沒有聖召的理由告訴了他，他對此詳細地思考了一天，然後把我叫去：「我清楚地感到你有聖召。如果你現在要離開初學院，你有絕對的自由。但是至少你要老老實實地承認：你離開，不是因為你沒有聖召，而是因為你不肯慷慨地接受它。」我不能這樣承認，這是對我的傲氣的一個沉重打擊。（可笑的是，就是由於這份傲氣，我今日才能仍舊是一位耶穌會士！）在以後的幾個月中，我還是想對他和對自己證明我沒有聖召，但是有些事發生了。在我真正地願意之前，我和上主已經墮入愛的關係中了；有一天我覺醒了，我覺察到自己真正願意留下來了。我被上主逮住了，而且因被逮住而很高興。在以後的這些年來，儘管有些一般性的起伏波動，也有不忠信之處，但基本上，我不斷地以上主為我生命的中心。

後來，有一天，日期我已記不清楚了，我的腦海裏升起一個問題：是不是天主召喚我去度靜觀生活？體驗過上主的愛後，這會不會是必然的結果呢？從那一年起，上主的

許多其他朋友，也向我提出相同的問題。是否僅在我們拋棄了世界，全身投入退隱的生活以後，才能深深的從天主之井汲取清泉？

我個人從一個意想不到之處，得到這個問題的解答。大約十年前，我結束了研究所的課程，來到羅徹斯特我家附近的杰尼西聖母隱修院做退省。這退省是我夢寐以求的，天主離我很近，這裏的環境和隱士們的生活習慣都為我提供了理想的祈禱氣氛。但是，非常奇怪，我那時有一個清晰的感覺，這感覺甚至延續到第二天，就是我清楚地知道上主並不召叫我度隱修的生活。我知道隱修院裏的靜觀生活，是教會整體生活中的一個合法的甚至是必要的組成部分，但是天主並不要我去度這生活。

為什麼？在當時我並不是瞭解得很清楚。但在以後的幾年中，我弄清了兩件非常重要的事。首先，天主召叫我們度靜觀生活和天主召叫我們在靜觀的團體中生活，這兩件事是截然不同的。天主召叫我們度靜觀生活，就是要領我們進入祈禱的境界，從此我們的工作愈來愈少，而天主的工作愈來愈多；也就是要我們體驗到天主，這種經驗主要不是靠我們在默想的井邊辛苦工作得來的，而更是天主奧秘恩寵的白白賞賜。幾乎所有認真尋找天主的，都能獲得這一恩典（註4）。可以說，這些人被召叫「在世界中」度靜觀的生活。只有少數的人被召叫在靜觀的團體中生活。這對教會來說彷彿是一件聖事、一個標記或一種提醒，提醒教會說，所有的信徒都被召在祈禱中認識天主。「永生就

是：認識祢，唯一的真天主，和祢所派遣來的耶穌基督」（若十七3）。永生就是「認識天主」。天主召喚我們靜觀，召喚我們利用大德蘭的第二種方法汲水，就是說，天主在目前，在我們死亡之前，就邀請我們開始度永遠的生活。這邀請是「瑪麗聖召」的核心和意義之所在，也就是吾主對那些在「靜觀的」團體中生活的人的召叫。但是，由於祂的仁慈，祂也把同樣的邀請賞給了許多「曼德」，他們所面對的是集瑪麗和曼德於一身的更富挑戰性的任務。他們要爲了上主，而「操心忙碌許多事」，但同時又要專注於瑪麗所尋到的「唯一需要的事情」（路十38—42）。

因此，在教會內，不但有「瑪麗」和「曼德」，也有「曼德—瑪麗」。在上主的家裏，除非曼德在自己的名字上加一個附名瑪麗，否則她真正快樂的機會就很少。現在我們要進入本章的中心思想：水是用來澆花的，這是我在隱修院退省後的幾年內領悟到的。在祈禱中經驗到天主，這經驗本身不是目的而只不過是澆灌之水，用了它德行得以堅強，花蕾得以開放。當伯鐸在山上看到上主顯聖容時，他是不可能建造三個帳棚，永遠留在那裏，而把其餘的宗徒們全部忘掉的。在耶穌復活的那天早晨，德蓮在園裏遇到吾主，她也不可能永遠纏著祂。她必須回到城裏，回到她的生活中與門徒們分享她的經驗（谷九2—13；若二十一1—18）。

對我們來說，也是這樣。我們在祈禱中對天主的經驗不論多麼美麗，多麼動人，如

果它沒有讓我們在生活中結出好的果實，這經驗就是可疑的。大德蘭在討論四種汲水的方法時，曾多次提出這觀點。大德蘭本人既然改革了隱修院，她的話當然更有特殊的意義。我們也許會想，隱修生活就是把人整個的時間都用於祈禱上。大德蘭卻不這樣想。她強調，即使為靜觀者，水還是用來澆花的。事實上，她對那種過於把注意力放在祈禱本身的祈禱生活，是有所懷疑的。她對院長修女們提出一個建議，如果有一位修女經驗到神視和其他不尋常的現象，那麼就給這位修女增加點在廚房裏的工作。大德蘭說，這是為了處理神視問題！

在大德蘭的著作中，我喜愛的片段之一就是《七寶樓臺》（*Interior Castle*）的第四層。該書完成於她的《自傳》之後大約十四年。大德蘭把靈魂比作一座有許多層層向內的房間的內心的城堡（七寶樓臺）。內修生活是向內的，從大多數人所居住的最外層，直到最裏面我們存有的中心，即天主所在的最內的第七層。根據大德蘭本人的看法，第四層相當於汲水的第二種方法，即我們開始與天主超性地相遇的階段（註5）。在有關的章節中，她說：「如果你要在這條路上有長足的進步，並想升入你所嚮往的內層，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多想，而要多愛。你要做一切能喚起你愛情的事。」在從汲水的第一種方法過渡到第二種方法之時，我們已經看到了上文所說的這一點，這時祈禱已不是想，而是愛，默想要讓位於「同在」。大德蘭對此還有更多的想法，她繼續說：「也許我們

不知道愛是什麼，因此，要多多學習是非常自然的事。愛並不在於感到幸福，而是在於我們堅決地願意在一切事上使天主喜歡，並且盡一切可能不要得罪天主，同時祈求祂不斷地增加祂聖子的光榮和教會的發展。這些才是愛情的標記」（註6）。換句話說，真正祈禱的果實不在於祈禱本身的神慰如何，而在於我們的生活。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大德蘭的話和本章的最初幾頁所提及的聖經教導是完全一致的。真正的祈禱生活，其標記在於信、望、愛的增長。信德，不僅是口頭上的，更是對十字架、對聖體聖事、對耶穌看待世界的整體方式的接受。望德，是建基於我們對天主的經驗之上，它使我們即使面對人間的失敗和災難，還能相信上主在我們身上和在世界上的勝利。而愛德，更使我們以天主的眼光去看待所有的人 and 事，甚至我們的「仇人」。總之，這些都是上主園中的花朵，而水是用來澆灌它們的。如果這些德行之花朵繁茂盛開，那麼，即使一點水也沒有，我們的祈禱生活還是正常的。

但是，這些德行會不會純粹是自然的呢？會不會只不過是人性的修養所造成的好結果呢（正如儒家及斯多噶派所主張的）？我認為，有許多我們稱之為德行的，的確可以完全用本性來解釋。事實上，在宗教團體中，我們也經常把這些本性的優點和聖德混淆在一起。身為神師，我發現自己對人的看法經常有別於一般人對人的外在看法。事實上，當人把自己的內心生活披露給我時，我往往從根本上改變了自己對他們的看法。有

些人天性愉快、溫順、精神飽滿，而且樂於助人。而另一些人則生來多愁、倔強（多半是由於聰明有限或環境所造成的）、無精打彩、猶豫不決等等。一般說來，我們很容易把前者當作有聖德的人，而把後者看作是神修上平庸的人。

以上兩種看法都很容易使人上當。我們不妨細想一下，一位由於脾氣或環境所造成的有德之士，並不一定是聖人，大德蘭和聖經所稱的德行，並非屬於這類型。沒有一個人天生會認為十字架是合理的，是可羨慕的。「信德」使人擁抱十字架，這並非出於喜愛受虐待；相反地，是出於願意與所愛者完全成爲一體，即使要面對人性極大的痛苦。沒有一個人會自然而然地在無援和失敗之中仍懷有希望（註7），面對人性的無助和失敗，而仍然懷有希望，這才是基督徒的「望德」。基督徒的望德與盲目的樂觀是完全不同的。最後，沒有一個人會自然而然地「愛」他的仇人。耶穌說，愛仇是區分基督徒與善良的非基督徒的標準。有些人天生具親和力，和這種人相處當然比較容易，但是，他們似乎較不深入，他們不會對任何事物或任何人有強烈的關注。如果他們喜歡每一個人，很可能他們不會愛任何人。

幸虧，耶穌並沒有要我們去「喜歡」所有的人，甚至連仇人也去喜歡。若非聖寵奇蹟，我們是無法喜歡所有的人。而這樣的奇蹟，在我的經驗之中，是非常少的。「喜歡」是札根在我們的本能和情感之上的，一般而論，它是我們身上被聖寵影響的最後一

部分。耶穌所命令於我們的，是要我們去「愛」那些即使我們不喜歡的人，這裏所說的愛就是真誠地希望他們受益。這一點，從人的本性來說，也是做不到的，它是真正愛上主所產生的果實。在一個好教友的生活中，儘管喜歡和不喜歡仍然存在，但這種愛卻可以顯示出來。

所以，我的觀點是，真正和堅實的神修，它的特徵與脾氣好或修養好是不同的。可以說，這些神修特點、這些德行（比如說熱愛十字架），是超越本性的，不能僅以人性培育來解釋。現在，我們回到上文所提的第二組人身上；他們缺少本性的德行，但並不一定就是缺少神修。讓我舉個典型的例子。幾年以前，一位個性很強的修女要求我當她的神師。藉著分享，我漸漸地瞭解為何她如此盛氣凌人。在這同時，她也真誠地願意把自己完全奉獻給上主。（開始時，我認為她甚至對天主也想操控呢！）天主透過我所給她的一些有益的暗示，使她知道這樣的態度是不行的。她漸漸地感到自己願意向天主投誠，讓天主當家作主。這當然是一場艱巨的鬥爭。她的院長只知道我是她的神師，當然不知道，也無權知道這位修女和我之間的談話。有一次，這位院長對我說：「您曾說過，良好的神修生活，結出德行的果實。甲修女在修院中，和別人相處得如此困難，那麼，她怎能有真正的祈禱生活呢？這是不是意謂她的祈禱出了什麼毛病？」問題的答案似乎很清楚，我應該回答：「是的。」但是，我卻不敢肯定。身為神師，我認為有些事

應該絕對保密，因此，我覺得這種情況很難處理。通常我總是以反問作為答覆，比如問這位院長：「您由於什麼事情才確實地感到甲修女在團體中和人難以相處？」這樣一問，就把坐在我面前的人想知道和想討論的範圍縮小了。然後，我進一步問：「這一年中，她有沒有進步？」院長回答說：「有些進步，但肯定沒有完全改變。」甲修女可能還是相當驕傲、專橫，對別人要求多而關心少，明顯地缺乏良好的表現。但是，我內心還是想，甲修女的祈禱大概是真誠的，她走在上主正確的道路上。

我為什麼這樣想呢？神師的這種判斷往往是「直覺的」，它同醫生的診斷相似；這判斷大都取決於他身為神師的整體經驗，也取決於他自己在祈禱中對每一個案的明辨。因此，這是很難用推理來證明的。但是，在上述的個案中，我可以舉出一些好的「徵兆」來作為肯定的因素。首先，甲修女對我非常開放、坦誠。當然，她看待事物用的是個人的觀點，但是，院長對團體生活的描述同甲修女自己的描述基本上並無差別。第二，我可以相當坦率地對待甲修女，而她也謙遜地懷著感激之情接受我的直言。而且，從她對我的分享中看出，她在祈禱中和上主的關係似乎也是相當坦然的。第三，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當外界的困難和挫折來到時，她能面對它們並加以接受。當然，有時她也失敗了，並陷入自憐之中，這些都是她需要被淨化和馴服的。最後還有一個標記，也許別人認為微不足道，但我作為神師的，卻高度地重視它。就是每當甲修女和我

交談時，她總是對準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缺點，一點也不規避，她希望我幫助她成長。她不像有些婦女在告解時，總告明其他人的罪過，告丈夫的，告孩子們的。在我看來，最後這一點是非常好的標記，證明她的真誠和堅實的神修基礎。

因此，在本性的德行上感到困難，並不一定就代表沒有真正的神修。只要隱含著信、望、愛三德成長的標記，那怕上主的園中尚有許多可見的荆棘雜草，我還是認為天主聖神正在工作。耶穌親自講過一個比喻，祂說，讓莠子和小麥一齊生長到收割時期，恐怕過早拔除雜草而把小麥的嫩苗也一齊拔掉了（瑪十三24—30）。在我自己身上，我也看到同樣情況。儘管天主使我逐步地接近祂，但是許多缺點和本能多年來還是存留在我身上。這情況有時使我喪失勇氣，甚至讓我懷疑自己的祈禱生活是否真實。事實上，我對許許多多接受我輔導的「甲修女」所說的話——真正的神修並不必然、自動地消除人本性的缺點和性格的瑕疵，也正是我要對自己說的。難怪在保祿身上，我們似乎還看到他不耐煩的樣子，而大德蘭似乎也有些專斷。當然，如果這些人性方面的缺點，一點改進也沒有，那麼他的神修也的確是有問題。但是據大德蘭的說法，作為神修試金石的神修卻是更深入、更以信德為依歸的。看來，我們的本能是最後皈依的部分了。

總之，真正的祈禱生活，不論是在隱院中，還是在世界上，都應該在具體生活中，明顯地表現出來。就好像一個人到井邊去打水，不是為了打水而打水；同樣，祈禱也不

是以自身為目的。水，是用來澆灌花園中的花木；祈禱，是為增進德行。重要的德行是札根於信、望、愛之上，也表現在信、望、愛的行為中。本性的德行也是園中花木的一部分，也應由祈禱之水得到滋潤。但它們往往是上主園中遲開的花朵，它們的根和許多雜草纏繞在一起；最終雜草要被除去，而本性的德行也要開花。園中雖然有許多雜草，但是只要有信、望、愛三德，上主似乎還是樂意居住的。這種情況的確令人奇怪。我經常想，如果我是天主，像這樣一個雜草叢生的花園，我是決不會容忍的。幸好，上主是天主，而不是我，這才是我應該感激不盡的！

漢娜·和納德女士（Hannah Turnard）的著作《躍——生命的歷程》（註8），正好用來解釋我們「用水澆花」的觀點。作者以寓言的方式，描述靈魂奔赴天主的旅程。女主角名叫「多恐」，出身羞辱谷的恐家，她從「恐氏」家族中逃出，跟著牧羊人到達高地，在那裏，「完美的愛趕走了恐懼」。多恐小姐服侍這位牧人首領多年，然而牧人的一大群羊仍然被放牧在羞辱谷裏……儘管她在許多方面都很幸福，但是她還是感到有些事情妨礙她工作，並使她隱隱地感到悲痛和羞愧（註9）。她是一個跛子而她的嘴又彎曲變了形，「這使她的表情和說話的形象大受損害」，想起了這些畸形給她的工作帶來很多很大的妨礙，並且有辱於她為之工作的牧人首領，她心中非常難過。

讀者們從這寓言中，可以清楚地意識到牧人首領基督的善良和聖潔，並且看到我們

被派往世界之後，世界在我們——牧人的追隨者——身上，看到何等可悲的形象，因而詆毀我們的首領。《躍》，敘述多恐小姐在往高地去的路上獲得了健康，這高地指的是天主住在我們內的內在生活。路途遙遠，也很艱辛。但是到了目的地以後，多恐小姐有了一個新的名字（這裏且不透露，以免影響那些準備閱讀此書的人）。這一切都象徵她在旅途中時，牧人在她身上工作所產生的神奇變化。當我第一次閱讀《躍》時，非常感動；看來，作者似乎真正在祈禱中經驗過天主在人身上所用的各種方法。但是，尚有一件事困擾著我。整個故事似乎太向內了，所談的神修似乎只有自己和耶穌。多恐小姐逃出羞辱谷，並在牧人的愛中發現了真正的自我；但是，那些被她遺留在身後的人又怎樣了呢？我們是否逃出山谷就完了？若這樣，那未免和耶穌的福音精神背道而馳了。

這事使我感到很遺憾，因為，除了以上這點外，這本書可說是一本對靈魂的內在路程作了美麗和精確描述的書。後來，當我發現《躍》有本續集時，真是非常高興！續集談到多恐小姐回到了羞辱谷，她是被牧人首領派遣回去的。她必須這樣做，因為牧人在她身上所進行的工作、所引起的變化，她應該與其他人同享。續集叫《馨香山》（*Mountains of Spices*）（註10），書中敘述，多恐小姐如何回到山谷，如何在那裏工作，又如何把基督的光帶到她的恐怖世界的每一個黑暗角落並加以改變。現在故事完整了，完全符合福音精神。多恐小姐唯有把自己所獲得的送給別人，才能保存她所獲得

的；也唯有為她的兄弟們犧牲，猶如牧人為她死一樣，她才能生活。

最近，我又看到漢娜·和納德的另一本不同類型的書，書名《地上的旅人》（*Wayfarer in the Land*）（註11）。書中敘述她如何以基督教傳教士的身分於三十年代中，在巴勒斯坦工作。傳教工作開始是對猶太人進行的，後來隨著時代的推移，漢娜·和納德強烈地感覺到被上主召喚，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城鎮中去宣講。在那個時代，對一位婦女來說這是相當冒險的。有一次，她送一位阿拉伯婦女到納匝肋的一家醫院去，這婦女正值分娩後不久，在路途中去世了。在車中，她的丈夫悲痛欲狂。漢娜·和納德面對這悲慘的情況，真是感到無能為力。她不知如何救產婦的生命，更不知怎樣在婦人臨死以前帶給她基督的福音。在這困境中，上主似乎對她說：「寵兒（漢娜的意義就是『恩寵』），妳不能把她託付給我和我的愛情嗎？妳難到不相信我已經做了，而且還要使所有能幫助她的事嗎？把她託付給我吧！」

漢娜深深地思索所發生的這一切事，她頓悟了。我們可以用她的話來作本章的總結：「這一切經驗，在我身上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象。我感到，即使我們未急切地在人離開這世界之前尋覓他們，其嚴重性也不是如此大。因為在最後一切都會好轉。此外，我更強烈地意識到上主是如此地熱愛、渴望祂所創造的靈魂。祂切願以所有代價尋覓靈魂，並渴望我們在此事上與祂合作。我們既嘗過祂的愛情和聖寵，被祂從黑暗中救出，

並且因認識祂而充滿喜悅和力量，那麼，我們就不能舒舒服服地在旁憩息，而讓祂獨自尋找迷失的人」（註12）。

漢娜·和納德具有和大德蘭同樣的精神。任何人只要認識了天主，便會立刻理解：水是用來澆花的。「喜悅的水」，即對天主的經驗，如果是真實的話，就必會產生愛主、愛人的果實。同時，這整個的工作也是天主的工作。天主是園藝大師，是祂種植花木，是祂供應水，最後也是祂使井水枯乾。井枯之時，我們認為是失敗，但天主卻完全不這麼想。

註釋

註1：我認為，甚至是多默·牟敦，也曾經過這一階段。參閱《默觀生活探秘》（*Seeds of Contemplation*），第六章〈孤獨〉。台北：光啓出版社，民國八十年再版。

註2：我認為這是一種誤解。因為它似乎和整部福音中的耶穌形象不協調。耶穌的觀點似乎是說，祂完全把自己交付給聖父，因而不能在任何地方生根，在任何地方安頓。祂完全是「天主的人」，祂所做的也始終是聖父所喜悅的事。

註3：弟後二13。天主的忠信是我們望德的基礎。這是聖保祿特別喜歡的話題，參閱格前一9；得前五24；得後三3。

註4：十字若望區分出內修生活的兩種黑夜，即感性的黑夜和心神的黑夜。儘管他用的黑夜的名稱有些嚇人，但感性的黑夜事實上是靜觀生活的開始。十字若望說：「感性之夜是普遍的，許多人都會遇到，其中也有開始祈禱者。」他又說：「既然感性淨化之路是如此的普遍，我們可以引證許多聖經的章節……然而，我不想為此花費太多時間，因為即使有人不知如何在聖經中找到，他也會發現這普遍的淨化經驗本身就已經足夠了。」請參閱《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八章，台北：光啓出版社，民國八十一年四版。*Dark Night of the Soul*, New York: Doubleday, Image Books, 1959. 十字若望的詩人和戲劇性言語，可能使許多人不知道他所描寫的經驗實際上同他們自己的經驗是相仿的。根據我當神師的經驗，我可以肯定十字若望所說的：靜觀的開始情況，是所有忠於祈禱的人所「共有的」情況。當然，這純粹是天主的恩賜，因為祂什麼也不欠任何人。似乎祂賞賜的都是那些恒心祈禱的人。問題是，真正認真去認識祂的人實在是太少了。

註5：請參閱《七寶樓臺》，〈第四層〉，第一章。*Interior Castle*, New York: Doubleday, Image Books, 1961. 《七寶樓臺》，趙雅博譯，台北光啓出版社，民國八十年再

版。

註6：參閱《七寶樓臺》，第四層，第一章。大德蘭在《自傳》第十一章中也談論同樣的事情。

註7：聖保祿在〈致羅馬人書〉第七章中對人類的處境懷著相當悲痛的看法。他失望地悲嘆：「我這個人真不幸呀！誰能救我脫離這該死的肉身呢？」（羅七24）而在第八章中，我們看到他終於從這悲慘的境地中，發出希望的凱旋歡呼。的確，基督徒勝利的希望，是從絕望的爪牙下奪取來的。

註8：《躍——生命的歷程》，香港公教真理學會，一九九〇年二版。*Hind's Feet on High Places*, Tyndale House, Wheaton, Illinois, 1975. 本書中鹿足的比喻，來自舊約〈哈巴谷先知書〉第三章第十九節「我主上主是我的力量，祂使我的腳有如鹿腳，引我在高處步行」。參閱聖詠第十八首第三十四節。

註9：《躍——生命的歷程》第一章。

註10：《Mountains of Spices, Tyndale House, Wheaton, Illinois, 1976. 即使在認識天主以後，我們性格上的缺點仍然存在。針對這一問題，漢娜·和納德在序言中提出了她的看法。她透露，多恐小姐就是她本人：「我天性膽怯，是『恐氏家族』的真正奴婢！」她指出：對天主所召選的人來說，一切事情，尤其是我們本身的弱點，都

能帶來好處（參閱羅八28）。她說：「我願再三強調，那些與生俱來的性格弱點，表面上看來似乎是我們基督徒生活中最大的妨礙，但是，當我們把它們交給救主以後，就可以轉化為我們最可愛的優點。」當然，在上文中我們已經看到，這一進程是非常緩慢的，但若這是必經過程，就讓我們同保祿一起，真正地因我們的軟弱而自豪！

註11： *Wayfarer in the Land*, Olive Press, London, 1970.

註12：見《地上的旅人》，英文版第七十九頁。從這段引文看來，書名中的「旅人」，指的不是漢娜·和納德，而是耶穌基督。

第三章

井枯之時

在多恐小姐的登高之旅中，有兩位沉默的伙伴自始至終陪她走到目的地。這兩個伙伴的名字，一個叫悲姑娘，另一個叫苦姑娘。多恐小姐處處躲著她們。這莫非是牧人殘酷的惡作劇？她已經是「多恐」了，對這樣一個膽怯的靈魂，怎麼又給了她兩個如此憂鬱的伙伴呢（註1）？難道牧人真想掃她的興，把她嚇回去嗎？多恐小姐似乎有這樣的想法，為此她苦苦地抱怨牧人。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她漸漸地愛上了她們兩人。到達目的地的時候，她覺察到，除了她們兩人外，沒有人能陪同她安全地到達高地。

多恐小姐所學到的，一切忠於祈禱的人也應該學習。開始時，我們也像她一樣，苦苦地抱怨。耶穌說：「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因為誰若願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喪失性命；但誰若為我的緣故，喪失自己的性命，必獲得性命」（瑪十六24-25）。這幾句話我們不知已讀過多少遍了。而我們也都知道耶穌在死前不久，對斐理和安德所說的這些話：「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裏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結出許多子粒來。愛惜自己性命的，必要喪失性命；在現世憎恨自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入於永生」（若十二24-25）。耶穌說的這些話，我們不是不知道，但就是沒有真正地信從。或者說，理智同意了，但心裏卻沒有接受，至少目前沒有接受。我們也像某些年輕人一樣，頭腦裏清清楚楚地知道，有一天將要死去；但又覺得這一天是如此遙遠，好像永遠不會來到似的。我清楚地記得，當

死亡的思想縈繞著我的時候，正當我不惑之年。父親即將去世，讓我更意識到死亡。雖然那時我並沒什麼病，但我卻體會到自己正步向死亡。我急於想擺脫這死亡的思想，但它卻纏住我不放。大約過了一年，這思想才消失；從此以後我心裏總是坦然。現在我的身體確實不如從前了，這一年內，我倒是應該把死亡放在眼前，接受這一現實，並承認死亡是最真實的，也是人一生中唯一的、重要的事件。人人都要死，然而要接受它、肯定它、承認它是現世生命的終點，卻又是如此困難。在人的一生中，最重要而又最難以辦到的，恐怕也就是這件事了。由此我們能約略理解革責瑪尼山園的真正意義。

一個祈禱的人，會遇到兩種死亡：一種是內在的，另一種是外在的。關於外在的死亡，在第二章中，我們已約略地談論過。這種死亡是逐步地死於外界的事物，死於生活的境遇，而以身體的死亡達到頂點。除此以外，尚有內在的死亡，這死亡就在我們的內在生命中進行，我們基督徒外在的死亡即以此內在死亡為核心。它開始得很早，而且是逐步地發生的。在大德蘭所說的汲水的比喻中，它開始於井枯之時。同身體的死亡一樣，開始時它似乎是一種災難——失去天主。只有慢慢地並在良好的神修引導下，我們才能體會到這種神枯實際上是成長。

在內修生活中，這種內在的死亡很早就開始了。大德蘭在討論第一種汲水的方法，即默想和默觀時，說道：「這就是開始從井裏汲水的意義，而天主也恩賜井中有水！這

事至少不是取決於我們的，我們的任務只是汲水和盡我們的力量去澆灌。天主是最良善的……有時候，祂喜歡讓井乾枯，如果我們像好園丁那樣，做了我們應做的一切，那麼祂會使花朵無水存活，使德行成長」（註2）。那麼，如果我們的默禱一旦「乾枯」了，假如它似乎不再感動我們的心，不再領我們到達神慰之水的時候，我們該怎麼做呢？大德蘭的答覆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她說，我們要注視花朵、注視德行。因為，水畢竟是用來澆花的。我們在上文中已經看到，熱忱並不是祈禱生活的目的，它只不過是一種促使德行成長的方法。如果在我們身上，德行仍舊存活，並且不斷成長，那麼，即使沒有熱情或神慰，即使在神枯之中，我們的祈禱生活還是健康的。

這道理看來似乎簡單明瞭，但是，實踐起來，卻不是那麼容易。通常在祈禱之後，我們總想見到一些成效，我們所尋找的成效就是熱情之水。尤其今天，我們對純粹「思考性」的祈禱已不感興趣，我們尋求的是對天主的經驗，我們想對祂的臨在有明確的感覺。的確，這是對的；默想和默觀還不算祈禱，以正常的情況來說，它們僅是祈禱的必要準備。它們使人對上主有所「認識」，使人的祈禱成爲可能。真正的祈禱是熱愛，而熱愛是從愈來愈深的認識中流溢出來的。

如上所說，真正祈禱的本質是：渴望對天主有所體驗，是從純粹的認識天主到熱愛天主。爲此，本書的第一部分，我們稱之爲「從相識到相愛」。用大德蘭的比喻來說，

將水桶投入井中，又把它提上來（指的是默想和默觀），這些動作本身都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得到熱情的水和對天主的體驗。到了用第二種方法汲水的時候，上主賜給我們一架抽水機，我們用較少的默想工夫，卻汲取到體驗天主的水。這時，我們節省了許多氣力，卻並不感到內疚。相反，我們倒是爲了水源的豐富而高興，並忘記了過去的過度勞苦。我們感到現在才是真正地在學習祈禱。

那麼，如果井枯了，我們又感覺怎樣呢？當水暢流的時候，如果我們不能默想或默觀，心裏是不感到煩惱的。因爲我們只要一領會到所發生的一切情況，便會高興地放鬆下來，讓歡樂的水去暢流。但是，如果水流突然斷了，我們就很可能驚慌起來。「我錯在哪裏？天主爲什麼遠離了我？我什麼地方得罪了祂？」這種乾枯可能是由於我們的疏忽和我們的不忠心引起的。愛情愈深，愈需要真誠的情感和純潔的心靈（人間的愛情也是如此）。爲此，即使是神修造詣很高的人，也需要省察良心和告解（見《向主開放》第五章）。

對於井水乾枯、失去熱情，除了以上的解釋外，還可能有其他的解釋。假如考查良心，我定會發現我這一生有許多不忠誠的地方（將來也一定還會有）。但是，在上個月、在去年，我身上同樣也有這些不忠誠，可是那時，天主卻和我很親近。而且按我的看法，我現在應負的責任和當時並無不同，那麼爲什麼現在天主離我如此遠了呢？這樣

看來，不忠誠並「不是」神枯的原因。你也許會像其他人一樣對我說：「可能我在一些不自覺的地方，得罪了天主。也許天主對我的作為有所不悅，而我卻不知」。這話聽起來似乎有理，但實際上卻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天主是這樣一個愛同我們捉迷藏的天主，那我們就不需要祂了。如果我們對一位朋友說他冒犯了我們，當朋友問，他怎樣冒犯我們時，我們卻說：「你去猜吧！」這樣的行為既殘酷又幼稚，顯示出我們行事輕率。事實上，我們有可能會這樣做，但耶穌啓示給我們的這一位仁愛的天主，是決不會這樣做的。我認為針對我們是否得罪天主這一問題，我們可以簡單地對天主說：「上主，祢照顧我自己更費心。我不相信祢和我捉迷藏。如果我所經驗到的神枯是由於我的缺點造成的，那麼請祢明確地指示我，我要設法加以改正。我不願抱著含糊糊糊的懷疑心，在祢還沒有明確地指出我的缺點之前，我將不胡思亂想，不認定這是我神枯的原因。」這樣的祈禱必定會使慈愛的天主喜歡，並且祂一定會回答我們的。

幸虧，上主的工作是漸進的，祂從來不加給我們超過我們的能力所能承擔的考驗。即使在我們內修生活的早期，也可能出現不因我們的過失所引起的神枯。有時候，神枯的時期還會延長。大德蘭在討論汲水的第一種方法時，就已指出此點。她說：「像這樣在自己長久努力之後，所遭遇的仍是乾枯、乏味、厭倦與極端反感。那麼汲取井水的人，應當怎樣呢？」每一位祈禱的人都會遇到這種情況的，而有許多人，尤其是那些沒

有神師引導的人，在遇到這情況時，竟然放棄了祈禱，這真是一個悲劇。一位接受了正確的引導和適宜的鼓勵的祈禱者，在遇到大德蘭所描述的神枯經驗時，「如果不是念念不忘他是在使天主快樂，是在侍奉花園的主人（他自己也許看不出，但可從神師的話中得知），他也許會完全放棄祈禱的。如果不是擔心自己不再侍奉天主，如果不是在乎每次辛苦汲水而所得的水竟然如此少，那麼他也早就不再祈禱了……而這樣的情況經常會發生，就是他連手臂都抬不起來了，也就是說，他連要發一個善念都不可能……那麼，園丁要做些什麼呢？他該深自高興，也該感到安慰，更該認為能在至尊者的園中工作，乃是最高的恩惠」（註3）。

一位初學祈禱者如果遇到多日的神枯和乏味，必定不會有以上這樣的反應。大德蘭是最實際的，對此完全明白；在此，她是以神師的身分，告訴我們在這令人灰心的境況中應該做些什麼。接著，她又對初遇神枯的人提出建議說：「但願他頌揚天主，因為天主對他非常信任，使他在沒有任何酬報的情形下，竭盡所能完成天主託付給他的一切。但願他幫助吾主背十字架，瞻仰吾主如何背著十字架度過一生。但願他不要因貪圖世俗的王國而中止祈禱。最後，但願他下定決心，即使神枯伴隨他一生，也決不讓基督跌倒在十字架下。」

有一次，一位初學祈禱者由於神枯而滿懷委曲之情；但當他聽到大德蘭的話以後，

對自己的態度大為羞愧。一個人如果要完全領悟大德蘭的勸告，得花許多年的光陰；但即使是一位初學祈禱的人也會覺察，一方面宣稱自己追隨被釘的耶穌，另一方面卻爲了幾天的神枯而灰心，這一定有問題。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而我卻喜歡過安逸和輕鬆的生活，這怎麼行呢？這就是大德蘭所提出的重點：如果我們在祈禱中尋找的真是耶穌基督之父，那麼我們就應該像耶穌那樣去尋找祂。（希伯來書）解釋這層意思說：「當祂還在血肉之身時，以大聲哀號和眼淚，向那能救祂脫離死亡的天主，獻上了祈禱和懇求，就因祂的虔敬而獲得了俯允。祂雖然是天主子，卻由所受的苦難，學習了服從，且在達到完成之後，爲一切服從祂的人，成了永遠救恩的根源」（希五7—9）。耶穌「由所受的苦難，學習了服從」，而我們因服從祂而獲得救恩。除非透過祂，沒有人能來到聖父之前。祂是到達天主的道路，是唯一的道路（若十四6）。

聖保祿宗徒清楚地體認到這一切，他知道這比耶穌領我們在毫無痛苦的道路走向天主，意義更大。我們並不是坐在冷汽車裏的旅遊者，而耶穌也不是一位先把路障除盡，然後領我們跟著祂到達天主所在的風景秀麗的高地的導遊。初學祈禱者也許會想，如果我們是坐在冷汽車中的旅遊者，那又該多好。但是，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們會開始明白，這不可能是愛情的道路。驕生慣養的旅遊者是不會對那些清除道路的開路者產生愛情的，他們對開路者偶爾會有感謝和驚歎的態度，但這並不是愛。因此，我們可以明

白聖保祿宗徒所說：如今我在爲你們受苦，反覺高興，因爲這樣我可在我的肉身上，爲基督的身體——教會，補充基督的苦難所欠缺的」（哥一24）。而大德蘭關於十字架和獻身於祈禱者所說的話，也以保祿的這段話爲基礎。

保祿上述這段話值得我們留意。基督的苦難怎麼可能有欠缺呢？顯而易見，耶穌爲我們，一切都能辦到。祂能夠輕而易舉地不經過死亡而拯救我們，然而，當聖父向祂顯示死亡的道路時，祂完全接受了，並且把它活出來。我的快樂之一，就是當我們望著加爾瓦略山而又回顧我們自己那破碎的愛情時，我們感覺到至少在耶穌身上找到了一個完全全愛天主的人，是祂以那我們希望有的愛情去愛天主。那麼，聖保祿所說的，「補充基督的苦難所欠缺的」，這話有什麼意思呢？唯一的意義就是：耶穌「選擇」了讓祂的救贖苦難有所不足，使我們能在自己身上，在我們的血肉之軀內，藉加爾瓦略山奧蹟的延續，參與我們自己的救贖工程。祂願意我們在救贖自己的工作上做祂的合作者，這便是祂能對我們表示的最大愛情。大德蘭面對這一真理，不禁說道，我們怎能在自己的生活中逃避十字架？「但願他幫助吾主背十字架，瞻仰吾主如何背著十字架度過一生……但願他下定決心，即使神枯伴隨他一生，也決不讓基督跌倒在十字架下」。大德蘭所說的這些絕不是過時的，更不是想像。她和保祿一樣，意識到我們與耶穌認同的深奧的神秘意義。

因此，神枯不祇是一種令人沮喪的感覺不到天主的經驗而已，它主要使我們感覺到與耶穌認同，同祂一起「由所受的苦難，學習服從」。說得具體一點，上主允許我們遇到神枯，就是要我們能夠「由所受的苦難，學習服從」，能夠達到齊克果（Kierkegaard）所說的「為天主受苦」。這也就是若望福音所描述的，耶穌為服從聖父的旨意而甘心受苦（註4）。

我們上面所引證的片段，是大德蘭對初學祈禱者所說的。我有些懷疑，初學者還在學習第一種汲水的方法（默想和默觀），他們真能領會到大德蘭言語中的許多意義嗎？他們的問題更著重於祈禱是什麼，如何集中思想，如何把分散的思想集中於他們正在默想的聖經章節上。我懷疑，對初學祈禱者來說，討論神枯的重要性究竟會有多大意義（註5）。雖說，在他們開始過祈禱生活時，讓他們瞭解，背十字架是跟隨基督的必要條件，也是好的。但是他們可能還是不了解，就像耶穌多次預言自己的苦難，而宗徒們仍不了解一樣。儘管耶穌談了許多，但是到了事情發生時，宗徒們還是沒有準備好要上加爾瓦略山。後來，聖神降臨了，他們才回憶起過去所聽到的一切，而終於明白了。我經常用類似的話對我的修生們說：「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也許你們現在還感覺不到什麼意義，但是請把它們儲存在潛意識裏。時間一到，它們就會有意義了。當你們需要的時候，便會記得從前曾聽見過這一切。」

一般而言，總是要在我們的祈禱從理智轉移到心靈，並且愉快地飲過救恩之水以後，才會真正地發生神枯的問題。當我們的祈禱生活有了首次突破性經驗——由理智轉移到心靈——之後，我們與天主的關係在緊接著的數月或數年間變得非常密切，而且祈禱也成爲我們的一大喜樂。在這段時期中，有高峰也有低潮，有好日子也有壞日子；通常這些好、壞我們可以用自己的忠誠和不忠誠來解釋。如果祈禱乾枯，我們知道那是因爲自己疏忽了祈禱或者祈禱時曾經敷衍了事。然而，只要我們忠實於祈禱，天主就迫不急待地要與我們在愛中再度相會。這一時期可稱爲「尋求愛情」的時期。在此時期，天主設法把我們爭取到祂的身邊。祂正同其他可能吸引我們注意的事物，比如：家庭、職業、自我的獨立（尤其是爲男性）（註6）等相競爭。那時，我們已嘗到祂來臨的喜悅，但是要把自己全心全意地交給祂，卻又猶豫不決。像十九世紀英國審美派詩人方濟·湯普森（Francis Thompson）那樣，我們怕「有了祂，便沒有了其他」。每逢其他吸引我們的事物出現，而我們對之思念時，我們對上主的熱情就很容易冷了下來。一個無憂無慮的單身漢一旦墮入愛情之中，他所面臨的處境就是如此：同她在一起感到很愉快，但是全部投入，代價似乎又太大了。全部投入了，那麼他個人的獨立自主，他同其他男孩夜間出遊，他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自由，不都沒有了嗎？同樣，當一個人開始嘗到天主的水時，也會遇到這樣的困境。愛的意義，就是爲他人而生，我們害怕的就是這

個。一位修士對我說：「如果我找到天主，我就失掉了湯姆。」天主是否滿足於僅是這些「男孩」中的一位呢？

當然，祂不滿足。在這一段「尋求愛情」的時期，無論我們什麼時候去找祂，祂的反應似乎都很熱切。然而，我們的不忠誠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神枯仍不斷地纏繞著我們，並提醒我們自己所度的生活是多麼不和諧。我們對自己遲遲不獻身於主感到愈來愈不滿意。天主賜給我們的神慰，使我們對自己時斷時續的回應產生不滿的情緒。這樣，有一天，也許是在退省時，我們終於要面對自己，也要面對愛情對我們所提出的要求。遲早我們必須作一個選擇，或者把自己全部交給上主，或者完全拒絕。這是痛苦的一刻，但也是聖寵充沛的一刻。當那位富少年來到吾主面前時，他所經歷的也就是這樣充滿真理的一刻。如果我們能度過這一關，如果在天主的聖寵助佑下，我們真能對這愛說一聲「好吧！」，那麼，這會是我們生命的一個決定性的轉捩點。祈禱再也不是我們所做的許多事情中的一件事了，它竟成了我們的呼吸。上主也不再是「男孩」中的一個了，祂已經成了我們生命的中心。我們可能還會失敗，我們在面對愛情的要求時，可能還會受到誘惑而退縮不前，甚至想毀去前約，但是我們知道，我們的心已深深地屬於祂了。

但現在的情況又怎樣了呢？事情真令人吃驚，現在祈禱反而變得更加困難了。我們發覺上主的道路確實不是我們的道路。到目前為止，我們還可以解釋說：如果在祈禱中

發生了神枯，那是因為我們不忠心於天主，因為我們的奉獻是搖擺不定的。過去，每當我們忠心地來到抽水機邊，熱情的水看來總是暢流著。而現在，我們已真正地把自己交付給天主了，不用說，水總是會湧流，天主臨在的經驗將是我們生活中的經常情況。這話在某些時候是對的，因為天主在加強和鞏固我們的奉獻精神。但是，有一天（時間的遲早要根據我們的力量和天主對我們的計劃而定），我們來到抽水機前，發現井水竟然乾枯了！我們感到很難過。既然以前，我們會嘗過神慰之水，因此，我們馬上會把這神枯歸咎於自己的不夠忠誠和不够慷慨。我們焦急地問：我們在哪些地方做錯了？天主為何不喜歡我們了？祂為什麼又靜默了？不在了？如果這時我們又無法在自己的行為上找出原因，那麼我們會更加苦惱。我們會有古聖約伯那樣的感覺，明明感覺自己在某些方面得罪了天主，但是又說不出所以然來。而天主並不指出我們在哪裏得罪了祂，這豈不更是存心讓我們痛苦嗎？

在上文我們已經說過，上主決不會這樣對待我們的。他決不會讓我們自己去猜測如何得罪了祂。事實上這表示我們現在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境界，在此境界中井枯的意義完全不同。大德蘭在討論十字架的時候，已經解說了這意義。但是我們還是會問：為什麼要有十字架？對這問題，不能簡簡單單地回答說，這是「天主的旨意」，因為天主要十字架。我們知道，天主本身是至善和愛情，祂並不喜愛痛苦。因此，當我們要說死亡是

生命的道路，十字架是勝利的道路時，必須要提出一個有根據的理由才行。這理由的根源並不在於天主的良善，而在於我們本性的缺陷。神枯的十字架絕不是天主突發的奇想，而是我們藉以學習愛的唯一方法。就算我們對上主忠誠，但我們的忠誠終究是人性的，並受到罪惡的污染。即使是義人，一天也會犯罪七次。「如果我們說我們沒有罪過，就是欺騙自己，真理也不在我們內」（若壹一8）。那些真正把自己交付給天主的人，他們的過失或許沒有多少惡意，但畢竟是病態的，需要治療和獲得寬恕。在我們把自己的意志完全交付給愛的上主之後，人類的本能，尤其是虛榮和縱情，還是殘留著，尚未清除淨盡。如果我們要像天主愛我們那樣去愛天主，那麼這虛榮和縱情的本能就得燒光煉盡。唯有當我們根除了一切妨礙愛情的事物時，我們才能真正在愛中生活。

那麼，神枯的十字架又怎樣產生治療作用呢？聖依納爵在他著名的「辨別神類」的規則中，為我們闡明了大德蘭所再三強調的十字架道理。他說，天主讓人遭到神枯，原因有三（註7）。第一，是我們的疏忽，關於這一點我們已經在上文中討論過了。另外還有兩種彼此緊密相連的理由，就是：「第二，天主願意考驗我們：看祂不賞豐富的恩寵及神慰時，我們究竟有何價值，在事奉讚美天主上能進步多少。第三，是使我們認清並深深覺悟：獲得及保持虔誠、熱愛、眼淚或其他神慰，並不是我們的能力，全是天主的恩惠和聖寵。」因此，上主允許我們遭到神枯是爲了「考驗我們的價值」，或教導我

們真正的神慰「不是我們能力」所能獲得的，而是「天主的恩惠和聖寵」。

第三個理由已經說明得夠清楚了。嚴格說來，祈禱並沒有什麼技巧可談。體驗到天主，這純粹是恩寵。這恩寵是天主自由賞賜的，什麼時候賞賜，如何賞賜，完全由祂決定。神枯的經驗就是告訴我們，我們自己既不能讓天主臨在，也不能讓祂的神慰產生。我們只能準備好自己，等祂來臨。如果我們從未經驗過神枯，如果我們只要自己願意，就能經驗到天主的神慰，我們反而要懷疑所體會到的是否真正是祂。十字若望有一次指明這點。當時有人問他說：「我們怎樣分辨自己所遇到的真是天主，而不是出於想像呢？」十字若望的答案是這樣：要證明真是天主，最好的證據就是當我們找祂的時候，經常找不到祂，而在我們沒有找祂，或者不願祂出現的時候，祂倒來臨了。身爲一個勉強強進修道院的青年，我倒很高興天主不是那麼常臨在。而在以後的歲月裏，好多次我渴望祂來，但祂似乎不在，這又讓我感到非常苦惱。十字若望說，上主來去自如，讓人感到挫折，但這證明祂就是祂，祂不是我想像中虛構的。如果祂是虛構的，那麼我便能以意志來讓祂臨在，或者用自然的原因來解釋祂的不在（比如說，我前一夜沒有睡好等等）。

聖依納爵說，天主允許神枯是爲了「考驗我們」。顯而易見，考驗兩字在這裏並不具有考試的意義。因爲天主對我們的價值，知道得一清二楚，並不需要藉著考試來測

量。我認爲這裏的「試驗」，意思是說如同用火來冶鍊鋼鐵那樣，使它淨化，使它堅硬。那時，所有雜質在這冶煉中被燒盡了，煉成的鋼要比原來的鐵堅硬得多了。同樣，神枯也淨化我們的愛情，使之除去所有自私和虛榮等污物，而把愛情煉得像鋼一樣堅硬，「像死亡一樣猛烈」（歌八6）。當我們的愛在神枯的窯裏受鍛鍊，變得聖潔時，那時我們便能以天主的智慧和愛情「認清一切，如同我全被認清一樣」（格前十三12）。

以這種眼光去看祈禱中的神枯，才能看到它的價值。但是，問題又來了，當我們正經驗到神枯的時候，我們不禁會問：「主啊，還要多久呢？」本書第二部分「從愛到真正的愛」的答覆是：「還要很久。」看來這真令人灰心喪志，但也不盡然，因爲這時，神枯已成了我們祈禱生活的正常狀態，我們已經理解天主在做什麼以及祂想做什麼了。這時神枯已不再痛苦，因爲我們已不再焦急憂慮、恐懼害怕，也不再懷疑天主的行動。我們自願地把自己投入祂淨化的愛情火焰之中。

從我們真正地全心全意把自己奉獻給上主以後，直到神枯成爲我們祈禱生活的常態之前，通常有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在這段時期內神慰和神枯是交替進行的。井，並不是——一直乾枯的，有時有大量的神慰之水，而有時，則一切都是乾枯的。這時我們所遇到的困難是我們不能控制也不能預測情況，我們已看不出自己的疏忽與神枯之間有什麼直接的關聯了。十字若望所說的情況經常發生，我們要天主來，祂不來；我們不希望祂來

時，祂卻來臨了。比如說，在大節日或那些對我們有意義的紀念日，我們希望祂來親近我們，但祂卻讓我們孤獨等待。過去我們和他深情地相遇的地方和環境，現在已空空如也……然而，在一個普普通通的日子，在一個最不起眼的地方，祂卻又突然地回來了。

祂這是做什麼呢？聖依納爵說，祂是在教導我們：上主是祂，而不是我們。祂在「試驗」、淨化我們的愛情，使我們除去自我操控的企圖。神慰和神枯交替進行的節奏正是祂教導我們的方法，藉此祂要讓我們知道在彼此的來往關係上祂是主人，祂要我們讓祂自由地進出我們的生活。在我自己的退省以及我所領導的許多退省中，我注意到一個類似的模式。當我們由忙亂的生活進入退省時，腦海裏充滿了雜念。這時首要的任務就是定下心來，把繁忙生活中的一切嘈雜全部摒除，把注意力集中到上主身上。視我們身體、心理和心神的準備情況，我們可能很快地便安靜下來，或者需要兩、三天的時間才能達到真正的安靜和專注。（爲此，對一位成熟的基督徒來說，退省至少要八天才夠。否則，我們正要收獲時，退省已經結束了）。一旦安定下來，我們便希望能體驗到上主。但有很多次，並不是如此……至少不是立刻就能體驗到。天主似乎在說：「你認真作退省，並且靜下心來，我很高興。但是你現在應該等我！我們的相遇應該由我作主。對我，你不能像開關水龍頭似的，由你自定時間。」這便是說，祂畢竟是天主。但是，這一等待往往使人灰心。尤其是當我們想到，自己對這次退省寄望很深，而所剩的

時間又很短促時，這種等待之心更是難受。大德蘭對我們說，不要讓這些思想煩擾你，因為我們多年所做的工作，天主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她說：「一旦時間到了，他必會立刻領受所有的報酬；他並不怕會失去工作的成果，因為他奉事的是一位好主人，主的眼睛總不離開他」（註8）。

我不知多少次遇到過這樣的經驗！似乎所有的祈禱時間都花費在等待上面。我對此並不很忍耐，恐怕還有些抱怨上主，而且想問問祂為何不來了。有時候，祈禱的時間顯得得好長，好像結束不了；那時，我可以體會何以大德蘭去搖她十六世紀的沙漏，好讓祈禱的時間過得快些。但是一旦上主來臨了，我終於經驗到祂的臨在；與當前相遇的快活相比，所有的等待就顯得很短，算不了什麼了。那時，我領會到大德蘭所說的：「他必會立刻領受所有的報酬。」於是，我對自己過去的不耐煩和抱怨感到內疚了。可是當神枯再度發生時，我卻又不耐煩並抱怨如常了。就這樣，幾年之間，神枯和神慰交替地進行著。雖然我當時並未明顯地覺察，但神枯的時間逐漸變長而神慰的經驗也每次加深。我終於理解到所有一切的基本意義：上主必須在我的祈禱生活中，甚至在我的整個生命中，成爲真正的領導者。正如大德蘭所說的，我應該學會去尋找那位賞賜神慰的天主，而不是尋求天主所賞賜的神慰。抽水機裏是否有水，該由天主決定。祂在我不知不覺之中，竟然神秘地改變了我的態度。井水枯乾使我灰心喪志，然而正是利用這方法，

天主使我學習到「放手，任其漂浮」。

身為神師，我知道我的經驗並非是絕無僅有的，其他人學得比我更快、更輕鬆。但是所有被天主領導而把自己的默想和神慰託付在上主手中的人，都會體認到祈禱的更深、更真的意義。他們都會遇到同樣的神枯經驗，藉此經驗上主真正成爲他們生活的主宰。人因了原罪，自我中心的意識深深地扎根在心中，要他學會以天主爲生活的中心，根據我的經驗來看，除了神枯的道路以外，沒有其他方法。

那一位修士曾擔心地說：「如果我找到天主，我就失掉了湯姆。」這話是否正確呢？我可以肯定，對那些沒有體驗到被天主吸引的局外人，或感覺到天主的吸引而從來不敢答覆的人而言，這話當然不錯。德國哲學家尼采（F. W. Nietzsche）和法國哲學家沙特（J. P. Sartre）說，服從天主是摧毀人性的事……並說，爲了使人能生活，應該在人類文化和歷史中，讓天主「死去」。我個人決不會同意這種看法的。我認爲只要我們真正給天主一個機會，那麼我們的經驗和生活便可以明確地反駁這二位哲學家的論調。可惜，願意給天主機會的人還是比較少的，即使是度奉獻生活者也是如此。大德蘭、十字若望、小德蘭、聖依納爵等偉大人物，他們決不是心灰意懶、膽怯不前、平淡無奇的人。漢娜·和納德描述她和一位和她一樣具有強烈性格和信念的合作者，在一起祈禱時所獲得的經驗，她的話正好道出以上這幾位聖人的心態。她說：「有時候，我們專心一

意地守候祂前，整整幾個小時在靜默中過去，沒有隻言片語。在這靜靜的與主共融之中，讓思想一片空白，等待著一些出奇不意的意念來到。這種共融要求我們積極、欣然地把思想和意志的每一部分都交付給上主，任祂使用。這裏沒有被動的成份，只有盡其可能的主動合作。開始時，我們感到極端的單調沉悶，似乎不可能再繼續祈禱，也不可能再有生命的共融了，但天主聖神總會來，祂來加速進程，增加力量。於是，在祈禱結束前，我們不但聆聽到上主的聲音，而且身心都感受到極大的振奮和欣慰」（註9）。

當然，把自己「積極、欣然地交付」給天主，最完滿的典型就是吾主耶穌。祂主動、毫不膽怯地把自己完全交給了天主聖父……祂消融在愛天主的熱情之中，完全放棄了自己。祂說：「我由我自己什麼也不能作，父怎樣告訴我，我就怎樣審判。我的審判是正義的，因為我不尋求我的旨意，而只尋求那派遣我來者的旨意。」同時，祂是絕對自由的。祂說：「父愛我，因為我捨掉我的性命，為再取回它來。誰也不能我奪去我的性命，而是我甘心情願捨掉它。我有權捨掉它，我也有權再取回它來。這是我由我父所接受的命令」（若五30；十17—18）。

找到天主，是否失去了湯姆？井枯的經驗會不會產生一個不敢露面的、膽怯的人？如果回答是「不」，其唯一的根據就是上述這些人的經驗，尤其是吾主耶穌自己的經驗，而耶穌和聖人們是真正把自己交付給天主的人。此外，不妨親自到枯井邊走一遭，

看看上主正在做的一切，是何等神奧！

註釋

註1：參閱《躍》第四章。

註2：大德蘭，《自傳》，第十一章。

註3：大德蘭，《自傳》，第十一章。

註4：參閱若望福音第五至第八章所記載的耶穌和猶太人的談話。第八章第二十九節：「派遣我來者與我在一起，祂沒有留下我獨自一個，因為我常作祂所喜悅的事」，這段話可說把耶穌對天父的熱愛，以及祂把自己完全交託給天主，作了一個美妙的總結。

註5：大德蘭的著作並沒有很嚴密的結構。事實上，早在二十世紀文學界的巨擘出現之前，她便已發明了「意識流」的寫作風格。這也正是她吸引人之處，因為我們都感覺到她好像就在房間裏和我們談話似的，而且她的「題外發揮」正包含著許多對我們有益的洞見。但是她的這種寫作風格對靈魂走向天主的路程應有的先後順

序，卻交待得不夠清楚。大德蘭在這裏所說的可能不是針對初學祈禱者，而是針對那些運用第二種汲水方法的人，即用抽水機汲水者所說的。

註6：我有一個妹妹，當年三十四歲。當她讀到這裏時，問我說：「你最近對三十五歲以下的婦女，說過這些嗎？」

註7：《神操》322：「辨別神類」的規則（甲組，第九條）。我認為「神愁」和「神枯」是有區別的（聖依納爵對兩者並不加以區分），因為神愁包括焦慮、心亂、悲傷、「失去信、望、愛德」（甲組，第四條）。當神枯發生時，如果我們知道正在發生的這一切，我們會覺得很平安，但是，如果我們不知道神枯的意義，我們會變得焦慮、敗興、恐懼起來，而跌入神愁之中。

註8：大德蘭，《自傳》，第十一章。

註9：參閱漢娜·和納德，《地上的旅人》，英文版第四十三頁。

第二部分

從愛到真正的愛

第四章

陶工手中的黏土

祈禱生活也許是人類所有經驗中最神秘的經驗了。我們與天主相聚，但卻看不到祂。我們發覺唯有把自己完全交出，才能真正地擁有自己。我們發現唯有完全降服於天主，才能完全自由。我們開始意識到，光明是黑暗，而黑暗卻是光明。我們迷失了，迷失在荒蕪的沙漠中……在不辨方位的情況下，如果我們仍堅持不懈，這時我們會體會到，唯有迷失了，唯有失去了自己，我們才能找回自己。不但我們的祈禱生活，我們的整個生活似乎都變成矛盾的。但這表面上的矛盾，卻蘊含著深邃的真理。黑暗、奉獻、順服和失落等體驗，豈能被限制在每天一小時的「祈禱時間」之內？上主豈願只在每天一小段時間內作我們的上主？於是，我們終於領悟到「我的工作即是我的祈禱」。

先知的工作就是天主的工作，因為先知所說的話是天主的話。聖依納爵談起理想中的耶穌會士，說他們是「同天主結合的工具」(*instrumentum conjunctum cum Deo*)；也就是說，他們是天主得心應手的工具。這話不但適用於一位理想的耶穌會士、一位理想的司鐸或會士，也適用於理想的平信徒，包括所有被天主召喚去引導全家人讚美天主的基督徒。舉例來說，這句話適用於我，同樣也適合於我的哥哥和嫂嫂，而他們現在首要的任務是撫養六個子女。

當我的哥哥、嫂嫂唸到這裏時，很可能會這樣想：「這一切從理論上來說，倒是非常動聽，我們也深信不疑，但是要實踐在生活中卻是不可能的。對修女和司鐸來說，這

真是又好又合適，因為他們有的是時間去認識天主，去走他們神秘的道路。但是我們每天都得應付生活中的困難，每晚都弄得筋疲力盡才上床。」但我的哥哥和嫂嫂有所不知，有些忙忙碌碌的司鐸和修女們，讀到這裏，也同樣要找些託詞說：「在修道院和初學院中強調祈禱，我看還有些意義。但是在忙亂的堂區生活中，這麼做就不夠現實了。這種生活，至少在現在的世界，只屬於度靜觀生活者」。那些可憐的靜觀生活者又會怎樣說，我就知道了。每一位被吸引來度祈禱生活的人都會認為，那些過「靜觀生活」的人是天主之驕子驕女，他們有各種機會去經驗大德蘭所說的四種汲水方法。但是，我也曾做過靜觀者的神師，根據我的經驗，他們中真正能和天主相契的，按比率來說，恐怕不見得比已婚者和在使徒性的修會中的人高。那些可憐的靜觀者只能把這情況歸罪到團體生活或者……

我在這裏提出這些並不是爲了強調祈禱的價值和重要性。我要強調的是，以上所提及的種種藉口都不能成立。內在生活的真正問題不在於我們有沒有時間，或者自己的生活环境如何。即使是一位隱修士，孤寂一人生活在山洞裏，他還是會遇到蝙蝠、毒蛇和蚊子等，他始終可以找理由說他的祈禱生活因此受到了阻礙。蛇蠍、堂區會議以及子女們，都是再真實不過的事情，我決無意加以否認。但不容否認的事實是：在上文所提及的各種生活中，仍然有人面對各種障礙，而終於和天主深深相契。所以，障礙本身並不

能阻止人度堅實的祈禱生活。

真正妨礙我們成長的，是我們沒有真心誠意地「渴望」天主，我們不夠「願意」在自己的生活中發現天主。從某種意義來說，我們倒是「願意」的，不然的話，我們也不會走得這麼遠了，只是我們「願意」得不够。但是，天主的道路中的奧秘、矛盾、不協調、「做門徒的代價」……等等，都使我們停頓下來。說一聲「環境妨礙我前進」，總比說「代價太大」要容易得多，於是就產生了各種自我掩飾的說法。我倒喜歡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中所記載的富家少年，他悲哀地走了，至少他是誠實的，沒有找任何藉口。我經常想，他的誠實最終必會帶給他上主的祝福，必會使他充滿勇氣全心全意地回來追隨耶穌。

在祈禱生活中，為何有這麼多人跌倒在路旁，而無法前進？我們可能會馬上回答說，因為他們無法完全地答覆這位全聖、全善的天主對我們的愛。有些善良的人對我說，當他們面對天主的愛時，心裏交織著欣喜和憂慮兩種情緒。天主的臨在，讓他們喜樂無比，但是憂慮之情接踵而來，因為他們認識自己，認識自己的自私和脆弱，因此他們懷疑自己是否配得上這樣的愛。我認為這樣的憂慮是錯誤的，天主並不要求我們如此回應祂的愛，因為沒有一個人能做到。要求一個人靠自己的力量去愛天主如同天主愛他一樣，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從本書的第一部分中，我們可以肯定，與其說天主要求我們

去做一些事情，還不如說是讓祂在我們身上做些事情。大德蘭所說的四種汲水的方法，其全部的意義就在於此。隨著我們的成長，我們做的愈來愈少，而天主所做的卻愈來愈多；直至甘霖沛降，祂包辦了一切事情。一個祈禱的人所面對的問題和挑戰是，最終什麼也不做，完全順服於天主。真正妨礙我們成長的，不是對天主沒有積極反應，而是太強調自我意志，不肯犧牲自己的決定。蛇蠍、堂區會議等，只不過是人不願放手所找的藉口而已。

當然，我們也得做一些事情，尤其是在祈禱生活開始的時候更是如此。《向主開放》的第二部分敘述許多「必做之事」，比如達到寧靜的方法、積極地淨化心靈、如何默想和默觀等等。恐怕，也就是因為如此，許多人一直停留在內修生活的第一步。他們滿足於永遠這樣下去，而不願去尋求另一種不必忙於思考、定志、理解和抒發感情的祈禱方式。當然，以這樣的方式去祈禱是好的，而且在它還對我們產生效果時，應該把它當作我們祈禱的模式；但是，這模式通常不會對一個人永遠適用的。《向主開放》一書出版之後，有許多人寫信問我說：「續集何時出版？……在書的結語，我高興地找到了自己，然而就在那時，你突然結束了。」《井枯之時》就是為這些人而寫的。感謝天主，他們為數還真不少。對這些人的問題：「我接著該做什麼？」我的答案是：「做得愈來愈少，而讓天主做得愈來愈多。」我希望在《井》的第一部分中，我對此點已交

待得夠清楚了。這就是我先前所說的「放手，任其漂浮」的意義。當我們開始用抽水機汲水時，這事也開始了；從此，我們的努力便成爲最不重要的一部分了。

當我們的祈禱「從相識」到「相愛」，即從理智轉移到心靈時，那時我們的理解和想像力便不太重要了。這些官能都退居爲配角，我稱之爲「記憶」。有許多人對於自己的智能退居到「休閒」的狀態，還可以接受。但也有一些人，尤其是那些較聰明的人，則不這樣想，他們的成長也就因此受阻了。在這階段，我們的意志和情感在祈禱中挑起了主要的擔子。心靈變成了中心，並且活躍了起來。

當熱情的水斷流時，情感乾枯了，意志也彷彿無能爲力了。根據大德蘭的說法，水既然是指熱情和神慰，那麼，這就是井枯之時。我們在第三章已經說過，在祈禱生活的這個階段，這種井枯的情況通常是偶爾發生的，而且持續的時間也較短。上主用這種情況來教導我們，使我們知道祂是我們與祂交往中的主宰，該由祂來決定我們神修生活中的雨季或旱季。那時，我們體驗到自己的感受退居一邊不起作用，我們不得不接受這乾枯，不得不放棄對感受的操控權。在目前這個時代，人們強調的是對天主的體驗，因此我猜測必定有好多人在此時會認爲自己的內修成長受到了阻礙。一般而言，當我們去參加一次祈禱會、一項禮儀或單獨在小聖堂內祈禱時，總想在那時經驗到些什麼；如果竟然一點感受也沒有，那麼我們就會感到上當，而我們對祈禱的熱情也就冷卻了。可見，

我們往往把「祈禱」和「有所感受」畫上等號。

即使是那些和天主交往較深的人，在和我交談時，也會把他們神枯的時候描述成毫無效果的時候，他們將之比喻為兩次真正相遇之間的死亡。當我對他們說，神枯的時候或許就是他們最好的祈禱時刻時，他們都非常驚訝。怎麼可能呢？這是毫無收獲的時刻啊！我之所以這麼說，理由很簡單，因為假如我們在遇到神枯時，還是堅持下來，不斷祈禱，那麼這些時刻的祈禱是最脫離私意，最以「天主為中心」的。我們學到了大德蘭所說的：「尋找那位賞賜神慰的天主，而不是尋求天主所賞賜的神慰。」

在神慰和神枯交替，即熱情時期和神枯時期交織在一起的整個過程中，我們可以學著依靠那些和天主親近的神慰時刻的支撐來度過神枯的難關。這並不容易，但是我們知道這是天主在教導我們讓祂來做相會與否的主宰。於是，我們可以接受神枯，並看清它對淨化我們的愛是多麼有價值。耶肋米亞先知書第十八章一至六節有關陶工和黏土的敘述，為這一經驗做了再美麗不過的描述。每當我所輔導的人來到這一階段，那時他們不但在理解上而且在情感上都覺得很苦悶，我就經常勸他們花幾天或幾個星期時間，用這一小段經文祈禱。果然，有許多人覺得獲益不少，從此，他們以這段聖經章節作為日後祈禱生活的指引。耶肋米亞說：

「上主有話傳給耶肋米亞說：『起來，下到陶工家裏去，在那裏我要讓你聽到我的話。』我便下到陶工家裏，見他正在輪盤上工作。陶工用泥做的器皿，若在他手中壞了，他便再做，或另做成一個器皿，全隨陶工的意思去做。於是，上主的話傳給我說：『以色列家！我豈不能像這陶工一樣對待你們？——上主的斷語——以色列家！看，你們在我手中，就像泥土在陶工手中一樣。』」

以上這段寓言要表達的是雅威如何同祂那背信棄義的以色列民族來往。本文大約寫於公元前六百年，這時以色列的君王是軟弱的約雅金，而國家已淪於外邦人的手中。幾年之後，四百年前由撒烏爾和達味建立起來的王朝將不復存在。以色列不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整個以色列史上最大的民族悲劇——充軍巴比倫——即將開始。在這樣的環境中，雅威對耶肋米亞所說的話，其意義非常明顯：以色列是陶工——雅威——手中的黏土，黏土在上主手中不能成形，於是將被打碎，將按陶工的構想重新被塑造。

我們每個人也和以色列人一樣，是陶工手中的黏土。因此，這寓言對我們今天來說，還是非常有意義的。上主是陶工，陶器是按祂的思想、祂的計劃被塑造成形的。黏土不能塑造自己，它連自己要被塑造成什麼形狀都不知道。是花瓶嗎？是水罐嗎？還是一只燭臺呢？唯有陶工知道。今天的智識分子似乎不太能接受這樣的寓言，他們認為這

樣的天主會對人的絕對自由構成威脅，會限制人的自由和責任，使人永遠像小孩子一樣（註1）。然而，到目前為止，我所要強調的是：不管我們對天主的作法理解與否，陶工和黏土的寓言完全適合於解釋井枯的原因。上主是陶工，我們是黏土；上主是我們所渴望的活水之源，我們應該學習讓祂成爲我們的上主。

這決非是我們內修生活的最後一課。我想，耶肋米亞的寓言或許能爲我們行程的下一階段帶來某些光照和指引，所以我把這陶工和黏土的比喻介紹給讀者。耶肋米亞筆下的雅威既簡明又樸實，但我卻從中發現了非常豐富的內涵。在天主聖寵的引導下，一旦我們接受了祂是陶工、我們是黏土的事實，接受了真正的神慰和熱情完全是天主的恩寵，那麼在我們的祈禱生活中將發生什麼情況呢？我們可以高興地說，我們已達到了目標並且已準備好去擁有天主和被天主擁有。不過，請記住，我們才剛起步而已，我們只不過作好準備去開始認識天主而已。

祈禱生活中的神枯，不僅教導我們要放手，要讓上主做我們的主人；更重要的是，藉著神枯天主變化了我們，而這變化才真正是我們整個祈禱生活的目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如果我們要真正地愛天主，自己必須先神化（分享天主的生命）。真正的愛只能存在於平等的關係中，只有當我們神化了，我們才能「像被天主認識那樣去認識天主，像被天主愛那樣去愛天主」。爲此，耶穌對門徒們說：「你們必須被造就爲成全的，如

同你們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樣」（瑪五48）。這句話的關鍵是「被造就」。我們不能憑自己做到這一點，我們若要神化，若要被造就成像天父那樣成全，只能讓天主居住在我們內，並在我們內進行變化。

所以，上主願意教導我們，願意我們知道祂是二者關係的主人。但祂並不把持著自己的地位不放，並不急於要我們像匍匐在絕對的君王腳前那樣跪伏在祂前。如果真是這樣，那我們仍舊是奴僕，而整個祈禱生活的目的就是要肯定和加強我們的奴僕身分罷了。基督宗教絕非這樣的一種宗教。相反地，我們之所以要把自己的愛交付給天主，為的是使自己也像天主愛我們那樣去愛天主，而唯有天主能在我們身上產生如此的變化。黏土不能使自己成形，甚至也不知道自己會成爲什麼東西，是花瓶呢？還是燭臺？或是被形成「亞當的軀體」，讓生命的氣息吹入其中？唯有陶工知道黏土會被捏成什麼形狀，也唯有他熟練的雙手能實現自己的構想。我們是神聖陶工手中的黏土，將按照我們的長兄耶穌的模樣，被塑造成形（參閱格前十五45）。

聖保祿宗徒在〈羅馬書〉第八章和〈格林多前書〉第十五章，將以上所說的有關我們被「轉化」或「神化」的論題，發揮得淋漓盡致。這是天主在我們身上所進行的偉大工程，它是如此的深邃，如此的神秘；以致聖保祿在結束對它的描述時，不禁發出了贊頌的呼聲：「願光榮歸於天主，祂能照祂在我們身上所發揮的德能，成就一切，遠超我

們所求所想的」（弗三20）。聖若望宗徒談起我們被轉化的這一奧蹟，也用了以下動人的話語：「可愛的諸位，現在我們是天主的子女，但我們將來如何，還沒有顯明；可是我們知道：一旦顯明了，我們必要相似祂，因為我們要看見祂實在怎樣」（若壹三2）。

隨著祈禱生活的成熟，我們愈來愈意識到自己是陶工手中的黏土。黏土對自己如何被轉化成一件美麗的物品，實際上一無所知；但是它可以使自己變得柔軟、順從，對陶工的觸摸具有高度的靈敏。人們經常說，他們怕天主的旨意會摧毀他們，或者怕天主要求他們去承擔什麼太艱巨的重任。然而事實並不如此，只要黏土不硬、不僵，陶工是絕不會用任何東西去把它打碎的。只要黏土保持它的韌性，它就不會碎裂，但是一旦它開始抗拒陶工的觸摸，抗拒成形的過程，那麼它就很可能會被打碎。以色列民族過去的遭遇就是如此，為此，雅威派遣耶肋米亞先知去警告這一民族說，以色列必要被打碎，以便按照陶工的計劃去重建。即使是如此，打碎以色列也並非是要毀滅它，而是要治療它。

我們也是如此。我們因罪惡而變形了，天主的肖像已經變醜，而且醜狀已經僵化在黏土中了。由於我們並不在乎自己的醜狀，於是陶工想重新塑造我們，改變我們的醜態，但這善意反而驚嚇了我們。上文說過，認識天主和認識自我是緊密相連的，當我們

真能認清自己的現狀和我們應該達到的標準時，對變化自己所必需接受的破壞，儘管感到悲痛，但已經不再驚恐了。甚至隨著成長的過程，我們還希望這種破壞來到己身。慈愛的上主已經把祂自己深深地印在我們心上，這時我們正渴望能和祂相似。我們之所以接受十字架，正是因為已經瞥見了十字架領我們所達到的光榮。我們終於懂得聖保祿所說的話：「我渴望求解脫而與基督同在一起：這實在是再好沒有了」（斐一23）。

當然，我們是不會在一夜之間達到這樣深切的渴望的。那些一生忠於祈禱的人，也得經過多年的淨化才能達到這樣的境界。這也進一步說明，為何神枯逐漸成爲我們祈禱的常態，而並非是充滿神慰的祈禱生活中的一個偶然經驗。猶如一個病人要接受挽救其生命的外科手術前，必先經過麻醉；同樣，一個祈禱的人也要經驗神枯、黑暗和思想的癱瘓，這些就是內修生活的麻醉術。由於我們不明白此時此刻正在發生的一切，所以我們感到相當挫折。再加上我們很少能遇到一位真正懂得發生在我們身上的這一切事的神修指導，因此我們感到莫名其妙地失落了天主。殊不知，這個時刻正是我們學習渴望天主的時機。這是一個極度痛苦的過程，真是一個沒完沒了的黑夜。

一位懂得手術的必要性和價值的成年人，在面對嚇人的手術時，還有些害怕；更何況一個一點也不懂這帶給他痛苦的手術能救他的命的孩子，又會怎樣戰慄！他怕，因爲他不懂父母爲何出賣了他，把他送去受苦。要向這孩子解釋說，我們讓他吃苦，正是因

爲我們愛他，這是多麼困難啊！孩子的父母最難以忍受的，不是孩子遭受形體之苦，因爲這畢竟是健康和治癒的必經之路；而是看到孩子被他們所不理解的恐懼糾纏困擾。只有當孩子理解到痛苦爲他是真正有益的，而我們之所以讓他痛苦，是因爲我們愛他；那時，他便會接受一切，而變得勇敢、平安了。

爲了讓我們「轉化」、「神化」，上主必須在我們身上動手術，而當我們來到手術臺前時，一個個都是不懂事的孩子。天主的方法和祂要帶給我們的健康，完全超乎人性的想像。我們每一個人在聖神內的生活都已「病入膏肓」了，有許多人對天主召回他們去度的更聖善的生活竟然連想都沒有想過。一旦我們開始認真地度祈禱生活，我們就踏上了邁向聖善生活的道路。這也就意謂著聖神的「根治手術」已不可避免地等待著我們了。等到「長期神枯」這一根治手術來到，我們就會嚇得像小孩子似的，把真正的拯救工程當成了災難。這也許是在整個走向天主的旅途中最艱苦的時刻了。十字若望稱之爲「感性的黑夜」，並且說，在認真度祈禱生活的人中，有許多人要遇到這種情況的（註2）。

十字若望說，能越過這黑夜，而在新的一天中沐浴在天主的光明裏的人並不多。並不是天主的聖寵給得少了，而是我們的慷慨、勇氣、和對天主開放的程度有限，這一切都限制了天主的聖寵在我們身上的工作。天主從來不勉強我們接受祂，我們願意讓祂在

我們身上做多少，祂就在我們身上做多少。假如我們在愛情上沒有長進，不是由於祂對我們的愛有限，而是由於我們限制自己，不讓祂的愛在我們身上起作用。

以上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我們經常會這樣想：只有聖人才能在祈禱上有所長進，而聖人是與眾不同、特別受天主喜愛的。因此，在讀到上面這幾段文字時，我們很可能會說：「這事太難了！我不是聖人，我只是不過是一個普通人罷了。這種愛情的淨化工作已超過我的能力了。」事實上，我們方才所說的一切，與婚禮中新人的互相許諾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在婚姻儀式中，男女雙方許下，「不論情況好壞」都要終身相愛。我有幸為我過去的幾位學生舉行婚禮，每一次，我都要求他們跟著我誦唸這婚姻誓詞，但我不知道他們是否真正理解他們向對方所作的允諾。當我們年輕浪漫時，向對方說「不論情況好壞」，心裏當然是很真誠的，但我們的意思是說：「我希望並相信以後一切都會很好」，萬一不幸『壞』情況來臨，那麼我將設法依靠天主的聖寵來度過難關。」看來，我們似乎從來不認為壞的情況為增進愛情，也是必需的。事實上，我們所度過的所有艱難歲月絕不是增長愛情的障礙，相反地，它們是非有不可的體驗，經由它們真正的愛情才能實現。

在我父親臨終前，我深深地體會到此。父親死前三個半星期，我被叫回家，來到他的床邊。這段時間，我同母親在醫院裏，看著他一天天地接近死亡。讓我印象最深的

是：我看著母親陪伴父親一天天地走向死亡。他倆已經共同生活了四十二年，多年的共同生活竟使她和他一起經驗死亡。我漸漸地明白，這最後的經驗正是他們彼此相愛的過程中的最基本部分。無疑，這是我母親四十二年前的誓願中的「壞」情況，然而，他倆漫長的、共同生活的「好」歲月所不能完成的部分，今天卻由這「壞」的情況來完成了。這是一條既甘怡又痛苦的道路，其價值顯然易見。為我，這是一個很美的經驗，我終於懂得天主在我一生中作的事情了。我明白，不拘哪一種愛情，不論是對天主的還是對人的，都將在艱苦的歲月中成熟。真正無私的愛情是經得起生活中的種種變遷的，唯有彼此共度艱苦的生活，才能使順利的時光具有真正的、深邃的和豐富的內涵。

真正的好婚姻，其價值猶如同天主在一起的真正的內修生活。馬賽爾、羅絲馬莉·霍頓（Rosemary Haughton）等人，都把人間的爱情視為大多數人通向天主的道路。在人類有血有肉的环境中，我們學習到愛的真正意義；然而我們發現，即使最深的人間愛情，除非扎根在那一位能把完全無私及超越死亡的愛建立在人心中的天主內，否則也是不完美的。這種需要隱藏在每一個人的心中，我這幾頁就是為這些在他們自己心中體驗到這個需要的人而寫的。

在祈禱中我們所遇到的特有問題是：我們不能像見到配偶或朋友那樣見到天主。即使我們確信自己需要天主，確信艱苦時期（在祈禱生活中的神枯）對自己的變化有很大

的價值，但我們怎能「觀看天主的聖容」？我們怎能知道天主在我們生活中做了什麼？怎能知道神枯來自祂？幸好，最偉大的神師中的一位，在我們內心生活的沙漠中，畫出了一道簡明的指導路線。十字若望在《心靈的黑夜》一書中，以簡短的二、三章，對這沙漠經驗（他稱之為「黑夜」）作了不朽的描述，並為我們的行動提供了權威性的指導。對我來說，十字若望的簡明敘述，是所有有關祈禱的文學中最重要篇章了（註3）。他首先解釋在黑夜中真正會發生些什麼（第八章）；然後，他提出三個標記，藉此我們可以辨認我們的神枯是真正的黑夜，而不是出於一些自然的原因（第九章）；最後，他告訴我們，應該如何面對這經驗（第十章）。十字若望所說的這一切，給許多人極大的幫助；現在我將針對以上各點，再作進一步的講解和註釋。

首先，讓我們再回憶一下人在神修生活的這個階段所處的境況。他的祈禱已由理智轉移到心靈，由認識轉移到愛情。接著，經過一段蜜月時期，即熱情的水暢流的階段。後來，他又遇到一段神慰和神枯交替的較長時間，在此階段內，天主教導他，使他懂得神慰是天主自由賞賜的恩惠，不是根據我們的時間表，由我們的努力獲得的。現在他學會了放手，學會了讓上主做主人，此時他經驗到幾乎可說是持續不斷的神枯。天主彷彿完全不在了，儘管他渴望和天主相遇，但卻一點也感覺不到天主的臨在。即使他在理智上相信我們上面所說的真正愛情和艱苦時期的價值，但他的心還是那麼的苦悶；因為他

不能看見天主的聖容，他不會分辨自己到底是被帶到深入愛情的艱苦時期，還是完全被那位永遠超越他的神聖天主拋棄了？

十字若望的第一句話，是最深奧的。在第八章的一開始，他說：「黑夜是靜觀」（註4）。黑暗，不是因為天主遠離了，而是因為祂很近。我經常提出以下的比喻：在夜間，在一座陰暗的小聖堂內，裏面只點著一盞聖體燈，你在裏面祈禱。這時一個人走了進來，突然把電燈全部打開。你的眼睛本來已習慣於黑暗，這樣一來反倒看不見了；看不見的原因不是因為這裏太暗，而是因為光線太亮。同樣，我們心靈的眼目一向習慣於世物的黑暗，我們像蝙蝠一樣，只能在暗處看物，在光明中反而看不見東西。即使我們的祈禱生活也一直是「在黑暗中」的，因為我們在祈禱中運用的仍然是思想、想像和感覺等我們通常用來認識現世事物的方法。我們認為運用這些方法，我們可以認識天主。但，事實上要用我們有限的思想、想像和感覺去捕獲無限的天主卻是不可能的。現在，在祈禱生活的這個時候一切突然變暗了，我們原來的認識工具失效了；因為天主的光明突然在我們身上照耀，我們的眼睛無法忍受這光明了。十字若望所謂的靜觀：對天主的一種直接體驗，即體驗到天主如其所是。靜觀，恰好與默想形成對比。默想是透過我們的思想和感覺所獲得的間接經驗，會扭曲天主的實體；而靜觀則是一種無思想、無言語的體驗。

由於我們無法想像，除了自己的思想以外，尚有其他人的認識和愛慕的方法，因此，這種體驗使我們深深地感到混亂和迷惑。當一個斷奶的孩子在學習吃固體食物時，由於他無法想像除了奶以外尚有別的食物，因此感到困惑不解；同樣，我們也害怕，怕會失去所有的一切。我們是真心地希望認識天主、愛慕天主，也希望能達到祂，同祂接觸；但是當祂離我們很近時我們竟然失明了，我們甚至感到連像過去那樣和祂接觸也不可能了。事實上，祂比任何時候離我們都近。在此，我們對所經驗到的神枯和黑暗，又多了一個解釋的理由，這理由比「讓天主作主」的理由更深一層。我們在第三章中說，神慰和神枯的交替是爲了教導我們放手，自由漂浮，好讓天主「作主」。而現在，神枯和黑暗成爲我們祈禱的較恆常模式，黑暗現在已成了「靜觀」。這是一種全新的祈禱方式，透過這方式，我真正成爲陶工手中的黏土。它之所以黑暗，因爲完全超越我們本性的能力。然而就在這黑暗的祈禱中，我們得以變化，得以神化。我們的心得以擴展，終於能擁抱無限的天主。我們的眼睛也得以淨化，終於能看到眩目的光明——我們的天主。

聖奧斯定在詮釋若望一書上的話：「我們必要相似祂，因爲我們要看見祂實在怎樣」（若壹三2）時，非常生動地闡述在黑暗中所發生的一切。他說：「一位好基督徒的整個生命就是在練習如何培養神聖的渴望。你雖看不見你所渴望的，但是這願望本身使你作好準備，一旦天主來臨時，你便可以看見祂，並且得到完全的滿足。如果你知道

人家要給你很多很多東西。那麼你就要把你的布袋、酒囊等容器盡量張開。爲什麼呢？因爲你知道將被放進去的東西很多，而你的眼睛又告訴你容器的容積不夠。所以你要把它大大地撐開，以增加其容量。現在天主也同樣地對待我們。祂讓我們等待，以增加我們對祂的渴望，而渴望又增加了我們靈魂的容量，使靈魂能接受天主的一切恩賜」（註5）。天主正以直接的、暗中臨在我們靈魂內的方式，來擴大我們有限的心。對我們來說，這就是「等待」，而且是一種痛苦的等待，因爲這時天主無形的手正在撐大我們的心靈。

在第五章中，我會進一步解釋這黑暗中等待的經驗。現在，先讓我們來看看十字若望給我們的「用以辨別這種枯燥是否來自上面提及的淨化」的標記（註6）。問題在於枯燥或黑暗也可歸咎於「身體上的某些不良情緒或不適」。我們都有過生病的經驗，那時我們以爲會有充分的時間去祈禱，卻不知自己竟然昏昏沉沉，連想到天主的念頭都不可能。所以我們怎能說自己所遭遇的長期神枯不是由於我們的疾病或罪惡，而真是天主以黑暗的靜觀在我們身上工作呢？十字若望所提出的三個辨別標記，我覺得不但對我個人的生活，而且對我的神師工作都是非常有助的。

第一標記是：當時「靈魂既無法從有關天主的事上找到愉快或安慰，也無法從任何其他事情上找到。」我們感到祈禱很空虛、枯燥，甚至令人厭惡，於是我們就逃避它，

而去忙於其他的事情，比如忙著處理外界的事務、尋找歡樂等，但這些事同樣使我感到空虛和不滿足。我記得有一位非常熱心祈禱的修女，曾經對我談起她自己的經驗。她說，天主似乎離她很遠，對她漠不關心，於是她便對天主說：「好吧，既然祢不管，那我也不管了！」於是她躲避祈禱，而隨心所欲地去做其他事情，但她還是感到同樣的苦惱。這位修女好像處在一種很惡劣的情況，但是按十字若望的說法，她的經驗倒很像神枯，因為它並非來自她「最近犯的罪或不完備的地方」。如果這神苦歸咎於她自己的疏忽，那麼她會感到自己「傾向於天主以外的事物，因為一旦欲望著迷於其他不完善的事物時，它一定會覺得傾向這些事物」。這就是說，如果神枯應歸咎於我們的不忠實，那麼我們就會感到自己被「低下的塵世事物」所吸引（聖依納爵語），我們就會在它們中愈來愈尋求自己的滿足，而疏忽了祈禱。這樣的情況在開始修道的人中是時常發生的。他們做了一次虔誠的反省，但漸漸地又放任自己，沉迷於日常生活中的娛樂而愈來愈忽略祈禱。然而我剛才所提的那位修女並非如此，她沒有放任自己，因為她離開上主與尋找上主時，都是一樣的苦惱。當我告訴這位修女說，她的經驗是一個好徵兆，而且她的祈禱正在不斷加深，她感到很驚訝，甚至在開始時，還不肯相信呢！

十字若望說，只靠這麼一個標記，還不足以肯定神枯是由於天主暗中臨在我們的靜觀之中。「對天上地下的事物都索然無味，也可能是由於憂鬱的氣質、疾病、不舒服等

原因所引起的，這些原因經常會使靈魂對任何事物都不感興趣」。因此，十字若望提出了第二個辨別的標記：「懷著痛苦和焦慮，常念念不忘於天主。由於在有關天主的事情上找不到樂趣，因此總認為自己沒有好好事奉天主，反而是退步了。」這段話的關鍵字句是「懷著痛苦和焦慮」。我感到自己不接受天主的愛，天主已經離我遠去，可是祂卻像一塊磁鐵似的，仍舊吸引著我。我既不能找到祂，卻又拼命地要去找祂。為什麼十字若望要把這可悲的狀況稱爲一個好的標記呢？正當我們感到一切都完了的時候，又怎會離目標更近了呢？十字若望說，如果黑暗的神枯是從疾病或我們的過失而來，我們就不會「懷著痛苦和焦慮」去尋求天主。如果神枯來自我們的過失，我們就不會焦慮地去找祂；相反地，我們對祂的來臨，避之唯恐不及。再說，如果神枯是因爲我們生病了，那麼我們什麼都感受不到，渴望天主之情當然也麻痺了。所以，我們的痛苦和焦慮便成了一個標記，證明絕非我們本性所嚮往的萬物吸引我們，而是我們所尋求的天主真正地在我們身上工作並吸引我們到祂那裏去。

接著，讓我們看看十字若望所提出的第三個標記。他說：「靈魂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用感官的想像來默想、思考，雖然他還是竭力地想這樣做。現在天主開始把自己通傳給他，不再經過感官……不用沉思的方法……而是用單純的靜觀。這靜觀是靈魂較低層次的內外感官都不能達到的」（註7）。前面，當我們談到自己的有限官能不能了解

無限的天主時，已經稍微提到這些了。而在第三章中我也曾指出，當我們開始用抽水機汲水時，就不能再進行默想或默觀了。但在那個時期，我們的官能至少有時還能用「回憶」來幫助意志。它們的無能為力或多或少還是偶爾的、短暫的。而在這裏，十字若望所談的卻是靈魂「愈來愈不能用官能來沉思……並且使感官的工作完全中止」（註8）。現在，在我們的祈禱中，我們的悟性和想像對認識也好、記憶也好，已完全無能為力了。

我們的智能變得空洞無能，我們的意志也變得痛苦萬分，它無法在天主身上覓得喜樂。然而十字若望卻說，這是一個確切的標記，證明天主真正在我們身上進行一些神妙的事！如果我們以上所描繪的三個標記成爲我們祈禱的特徵，那麼，十字若望說，我們可以放心，因爲我們的經驗真正是祈禱的黑夜，天主正在我們身上施行神聖的變化。我們進入的真是一個神奧無比的領域，在這裏失去就是獲得，黑暗就是光明，人間的一切價值在此都顛倒了。對一個從未有此經驗的人來說，這一切簡直是無法理解的；然而對經驗過淨化的黑暗的人來說，十字若望的標記將碰觸他們存有的深處。除了十字若望所提出的三點之外，我冒昧地提出第四個標記。身爲神師，我曾向許多煩惱擔憂的人解釋十字若望的標記。這些人都經驗過十字若望所描寫的情況，而他們的反應也幾乎是相同的：「如果我真能相信是天主在工作，那麼我對此黑暗就不那麼在意了。我可以接受

它，也可以和它一起生活。但真正使我不安的是，我怕莫名其妙地失去我所愛的上主。」所以，真正使他們不安的，是他們怕失去天主。這種反應實際上是十字若望的第二個標記的回響，我將之視為標記中的標記，這標記可以證明他們所經驗的，確實是天主的黑暗靜觀。有了這標記，我才敢確信真是上主在他們身上工作，而他們也可以在平安中前進。

當人處於這樣一種完全難以理解的祈禱中時，他應該怎麼做呢？首先，應該要有一位良好的神師，並且完全信賴他的判斷。如果神師說我們的祈禱是可靠的，那我們就不要再去管我們的情況如何。我們要從他口中聽到天主的話，不要再焦急地去另找證據。我們到神師那裏去，就是爲了聽天主的話，而我們相信這有如一件聖事般。我們也相信上主愛我們、照顧我們比我們自己照顧自己更爲周到。因此，我們若走在錯誤的路上，祂自會關心照顧我們；我們只要照著神師的話平安地前進，把其他的一切事情都交給上主就是了（註9）。

至於祈禱本身，十字若望說，當我們祈禱時，乾脆不要去推論或默想。「因爲現在不是做這些事的時候……雖然他們明顯地感到自己無所事事，白白浪費時間，但還是要讓靈魂保持平安和寧靜……事實上，他們不必太費力去祈禱，只要有耐心，堅持祈禱，也就夠了……他們應該滿足於對天主存有一種平靜的、充滿愛的關注之情，而不要焦慮

困擾」。我們甚至要滿足於「沒有能力、沒有願望去體驗天主或覺察天主。因為這一切渴望會分散靈魂的注意力，會擾亂靈魂，而使靈魂不能安享天主在靜觀中賜給他的寧靜和安歇」（註10）。

我們進入了一個多麼奇特的境界！我們在內修生活的早期，竭盡所能去認識天主，然後渴望經驗到祂（從理智轉移到心靈）。現在，「渴望經驗到祂」已成爲我們生活的中心，而天主也成了我們唯一的渴望者，然而十字若望卻又告訴我們說，應該要滿足於「沒有願望去體驗天主或覺察天主」！我們要像德蓮那樣，在上主教導我們不要纏住祂之前，先學會愛祂在萬有之上。就像一對相愛的年輕人一樣，我們要先藉著經常的「臨在」，以培養並加深彼此間的愛；然後，我們才能發現，即使對方不在時也能有愛，甚至更深、更強的愛。

由此可見，感覺不到天主，從好天主那方面來說，絕不是出於祂的殘酷或變化無常。上主在我們用本性的方法去認識和愛慕祂時，隱然不見了；這是爲了使我們放棄這些方法而獲得更好的神聖方法。我們應該學會「優哉游哉」，好讓上主——我們的愛——能自由地擴展我們的心和我們的思想去涵容無限。如果我們相信所發生的事真是如此，那麼我們自然會「優哉游哉」，像十字若望所說的：「無憂無慮。」我們可以學會在黑暗中自由自在，因爲信德使我們相信（儘管黏土本身毫無察覺），陶工的確在塑造

黏土。於是，我們的神枯便不再是神苦了，因為我們不焦慮、不害怕，也不因黑暗而煩惱。我們終於愛上了黑暗，因為我們知道真光離我們很近，而黑暗的經驗正是我們所渴望的唯一可靠的到達永遠享見天主的道路。我們也不會去催促陶工，因為我們已理解祂正在塑造的這器皿是要被保存到永恆的。我們感到更需要祈禱，但現在祈禱倒不是為了體驗天主的臨在，而是把一切時間都交給祂，好讓祂把我們塑造成祂可以欣然在裏面傾注其愛情的器皿。

註釋

註1：事實上，因著愛把自己自由地交付給對方，不論對方是天主、配偶或朋友，這正是行使自己至高無上的自由。然而，沙特一類的人卻不認為如此，他們認為人因此而失去了人性。我想這是因為他們沒有真正掌握到奴役與愛情的區別。參閱若望福音第十五章，十五節：「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而稱你們為朋友。」

註2：《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八章，第一段。也請參考第五段：「（收斂心神的人）一般而言不須很長時間，便開始進入感性的黑夜。而且他們中大部分人通常

都會進入這種神枯之中的。」至於這種感性的黑夜與《井枯》第三章所說的神慰和神枯交替的情況，二者的區別請參閱《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九章。

註3：《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八至第十章。

註4：《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八章。

註5：聖奧斯定，若望一書釋義。見《每日頌禱（一）》，常年期第六週，星期五，誦讀二。

註6：《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九章。

註7：《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九章。

註8：《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九章。

註9：《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十章。另見十字若望於一五八九年十月十二日寫給若納·德·彼德拉查太太的信。這位婦女所經驗的，顯然是這種黑夜，十字若望堅持要她平安地前進，並要她相信他的判斷，不必另外尋求證據。十字若望說：「怒若有問題，寫信給我好了」（見《十字若望作品集》）。

註10：《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十章。

第五章

黑暗在上，雲在下

於是，黑暗和神枯的經驗愈來愈成爲我們祈禱的恒常狀態。十字若望告訴我們說，這並非是失敗或退步的徵兆。他的看法與本性的判斷不同，他認爲，這正是真正內修成長的一個良好和健康的標記。天主花園中的花朵，以深奧神秘的方式，在乾旱的季節開得最爲絕美艷麗。

但是，有一個問題免不了會浮現到我們的腦海裏，並困擾我們的心，就是：這黑暗將要延續多久？雖然我們已漸漸地接受它爲成長的必需條件，但是我們希望它愈早結束愈好。我們可以接受它，但無法喜愛它；並且上主一天不回來，我們便一天脫離不了我們的苦境。當我對那些接受我輔導的人解釋他們的經驗有何意義時，他們都不禁要問：「您說得對，但是這苦痛要延續多久？」我半開玩笑地回答說：「這要看你想過這種生活多久！」那時，他們總是先嘆一口氣，然後說：「不！」即使是那些明瞭神枯能淨化他們的愛的人，也願意自己被淨化得愈快愈好，然後他們便可以愛天主了。總之，成年人在他生命的危急時刻，可能理解外科手術的需要，也願接受它，但絕沒有一個人願意在手術臺上度過其餘生的。如果我們不能從手術中重獲健康和有益的人生，那麼這無止無盡的手術又有什麼價值呢？

沒完沒了地躺在手術臺上，這樣的生活是沒有意義的。如果我們知道這就是我們的命運的話，那麼，鬆懈下來，讓死亡早些來臨，總比延長劇烈的痛苦更爲聰明。外科手

術的比喻使人連帶地答覆了另一個難題：如果我們只在現世的生活中心，尋求內修生活之實現，那麼這種長期的神枯幾乎是沒有意義的；只有當我們懂得祈禱生活僅是永生的開始，而且知道天主在我們身上所進行的變化確實是永遠愛祂的根基時，我們便會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神枯了。死亡不是結束，而是我們與天主共同生活的開始。天堂是永遠的，到了天堂，即使百萬年以後，我們還是剛剛開始認識和愛慕上主。這種看法與一般的時間觀和歷史觀是多麼不同。一旦我們有了這種體認，便會覺得一切都不同了。上主在我們身上進行的變化和淨化，即使要延續五十年，這五十年若從永恆的愛和被愛的觀點去看，就再也感覺不到漫長了。

此外，我們也逐漸體認到：神枯的黑暗實際上是煉獄。這體認賦予黑夜全新的意義。我還記得自己在祈禱中首次被這一頓悟所感動的情景，這彷彿是上主對我說的話。以前，我總是被煉獄的教義所困惑，尤其是聽說煉獄中有火、有煙、有痛苦時，更是不解。煉獄似乎成了全善的天主進行報復的手段了。天主的名字是「愛」，慈愛的天主怎會報復我們呢？後來，當我領悟到煉獄不是為了報復，而是為了淨化和轉變時，整個教義不但可以被接受，而且非如此不可了。如果我們要像天主愛我們那樣去愛天主，那麼我們遲早要使自己神化；這事若在今世不能完成，必留待死後。既然大多數人都不願在現世接受淨化以改變自己，那麼唯一的辦法便是把這事延遲，留到日後去接受。而人若

最後選擇與天主決裂，那麼這最後的抉擇便成了永不可逆轉的事實，便成了地獄！

那麼，靈魂在受到聖寵的吸引後，該如何從現在開始去度永遠的生活呢？既然只有當我們變得相似天主時，我們才能認識、愛慕祂如其所是（這就是永生，參閱若十七3）。那麼，這便是說，我們從現在開始就要度煉獄的生活了。福音說得非常清楚，相似天主，就是死於自己，死於自己身上的自私和罪惡。這淨化和變化的過程（煉獄）是若望一書的中心思想。「天主是光，在祂內沒有一點黑暗」（若壹一5），而我們卻是黑暗和罪惡（若壹一8，10）；唯有在友愛的團體中同耶穌相遇，我們才能痊癒。如果我們在基督內充分地活這種生活，那麼我們便會健康，便會轉變。最後「我們必要相似祂，因為我們要看見祂實在怎樣」（若壹三2）。

當我發現偉大的祈禱導師十字若望也十分肯定並重複地說，這種黑夜為有些人無疑是煉獄時（註1），我感到非常高興，但並不驚訝。我們原來無法解釋的經驗，現在終於有了意義，並且更進一步宣揚了天主的仁慈和美善。現在，儘管我仍然對這經驗感到不愉快，但是我竟然渴望上主在我身上延續這黑夜的工作了。我的這渴望是真心誠意的，因為我知道，要達到我所渴求的目標，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當煉獄的比喻出現在我腦海之前，我已經對正在發生的事，有了含糊的體認。我還記得這思想首次使我感動的情形。那幾年，我在祈禱中常感到黑暗，天主似乎已經遠離

了我，大部分的時間我都在抱怨並希望能解脫困境。一天，當我在菲律賓賓那加城（Naga）的聖衣會會院做退省時，上主突然回來了。這是退省的第三天或第四天，當時我對心靈的黑暗，儘管不高興，但還是或多或少願順從主旨。當神光突然重新出現時，我被震攝住了。我記得很清楚，那是一個早晨；因為當我去用午餐時心中仍有著飄飄渺渺的感覺。而當我用餐之時，我又突然體會到，置身在黑暗中似乎安全得了。多少年來我抱怨黑暗，並乞求天主把祂的聖容顯示給我……而現在，就在祂顯現給我的時候，我認清了黑暗的價值。要說清我當時的感覺，那是困難的；我想那時我擔心這光明和上主光臨的神慰，很可能會被我的自私和虛榮糟蹋淨盡。對我來說，黑暗是更安全的，因為在黑暗中祈禱，不會尋求自我，而更能專注於天主。為此，我覺得在黑暗中更安全，更能脫離一切玷污愛情的事物。

這是一個驚人的領悟。當天下午，我又去祈禱，那時我感到有些可笑；因為我過去一直抱怨的，竟然是天主的恩惠和聖寵！我再也不把黑暗視作沒完沒了的痛苦狀態了。祈禱的整個目的是認識、佔有天主，並被天主所佔有；看來黑暗是領我到達光明的正確道路，唯有黑暗才能夠把我身上的一切遮蔽光明和玷污愛情的東西，焚燒淨盡。這些年來，每當我回顧過去，便發覺那一天始終是我祈禱生活的轉捩點。至今，我生活中的一切，以及那些接受我輔導的人的生活都證實我當時所領悟的是正確的。從那一天開始，

我對於置身在黑暗中感到自在多了，祈禱中的黑暗爲我有了積極的和更深一層的意義。

十字若望對此有很好的解釋。他說，在這黑夜中所發生的是：「天主正把美善的事物和感官的力量移交給心靈……因此，感官處在空虛、無能、枯燥無味的情況中。當心靈接受樂趣時，肉體就被遺棄在一邊，它既感不到興趣而且無力活動。心靈呢？它始終獲得營養，力量飽滿地前進。它比以前更加警惕，更加關心，生怕失落了天主」（註2）。這段文字乍看之下，可能有些難懂，因爲十字若望說，只有感官處於黑暗，而心靈卻「始終獲得營養」。如果是這樣，我們怎麼沒有意識到心靈的營養？爲什麼我們感到一切都在黑暗中，一點也沒有意識到天主正把屬於感官的美善事物移交給心靈呢？爲什麼我們似乎感到天主完全隱沒了而我們也迷失了呢？十字若望完全知道這些問題會被提出來的，所以他接下去說：「如果心靈不能立刻感到精神的樂趣，而只感到枯燥和乏味，那是因爲它的口味已習慣於感性的樂趣，它的眼睛還注視著這些樂趣。」若心靈的口味還習慣於現世的事物，自然對有關天主聖神的事物不感興趣。因此，它尋找的只是它所知道的感性樂趣，一旦這些事物都不在了，它就會感到失落了一切。

按十字若望的解釋，黑暗並非真正的黑暗，天主也並非真正不在；問題是我們缺少眼睛去看，缺少舌頭去嘗那真正存在的事物。天主並非不在，祂比任何時候離我們都近，只是我們的眼睛失明而已，而正是這黑暗的靜觀在爲我們作治療。有時候，我們感

到自己在祈禱中無所事事，從某一種意義來說，我們是對的。我們一向生活在感官、理解和情感的本性層面上，而且也只認識這一層面，我們的無所作為，指的就是這一層面。的確，從本性的觀點來看，我們在這一時期的祈禱只不過是學習無所作為，悠閒地打發光陰而已；但這卻是我們最難學習的事情，而所有在祈禱上達到這一境界的人，未必都能成功地適應這表面上的真空狀態。於是許多人便以自己的行動來填補這一真空狀態，有的人做九日敬禮，有的人作默想，有的人則忙於外界的傳教工作。他們認為這種不確定、無為的情況，太難以接受了。他們「擁有」很多的東西（理想、計劃、對處境的控制等等），而當上主要他們捨棄這一切去跟隨祂時，他們悲哀地走了。他們塑造的是他們自己的虔誠、自己的祈禱；我可以肯定上主喜歡他們如此作，但是如果他們想以這一切來代替上主要在他們身上創造的奇蹟，那又是多麼可憐！如果他們能在祈禱時讓一切事情自由發展，讓上主在他們的生活中放手工作，那又會產生何等神奇的結果呢！

這並不是說，我們應該放棄傳教或照管家庭的責任。當我們的祈禱變得黑暗時，這些責任有時候也成為淨化性的黑暗的一部分，顯得既無趣又難以實踐。雖然如此，但責任還是繼續存在的。在本書的結語，我將進一步探討這一點。

在第二章註4我們已經見到，十字若望將黑夜區分為二種，一種是感性的黑夜，這是「許多人所共有的」；另一種是心神的黑夜，這是「少數人才有的」（註3）。兩種

黑夜實際上都是灌注的靜觀在我們身上所進行的淨化工作（見第四章）。天主的聖愛之火滲透到我們的存有，在我們身上產生愈來愈深的效果。開始時，火燄僅燒黑了木頭的表面，這情況相當於我們所說的感官和官能的黑暗。後來，熱能愈來愈透入木材的中心，同樣的火燄不僅燒黑木頭的表面，也開始變化木材的本質了，按照十字若望當時的說法，木頭變成了火焰（註4）。這比喻很生動地描繪出靈魂如何在灌注性靜觀的滲透火焰的作用下，達到了神化。木塊，也就是靈魂，憑著自己或自己的努力是不能達到這變化的。

為何十字若望說，感性的黑夜是普遍的，許多認真祈禱的人都能達到這一步，而心神的黑夜只是為少數的人呢？既然十字若望說，是「同一的」靜觀之火產生這二種效果，那麼就不可能是上主在不同的人身上定出不同的成長界限。再說，如果上主只想使木頭被燒黑（感性的黑夜），而在它變形後卻永不再管它，這似乎沒有多大的意義。當然，在我們身上所進行的變化的進度是由天主決定的，但燒黑木頭的整個目的難道不是要它被燒透，使靈魂得以神化嗎？天主如此愛我們，甚至把自己的唯一聖子賜給了我們，祂當然不會在這件事上有所吝惜。耶穌在最後晚餐的臨別贈言中對此說得非常清楚（參閱若十四15—24），而且若望一書第三章第二節，更是再三地強調此點。

所以，為何只有少數人在今生能從感性的黑夜進入心神的黑夜，其原因應該是我們

對那在我們內工作的靜觀之火的反應不同。當木塊被燒得爆裂，變得又焦又黑時，當木中的蛀蟲全部被趕到表面時，木塊的形狀比以前要醜得多了。如果木塊能思想的話，它要自付：「災難來了！我想變成火，真是莫大的錯誤。我比開始時更糟糕，在尚未失落一切之前，我要設法從火中逃出去。」同樣，靈魂愈靠近天主的光明，相形之下，他的黑暗顯得愈深。靈魂感到自己比從前更壞，離天主更遠；因為一切隱藏的都被揭穿了，而內心的蛀蟲在神聖的天主前更是暴露無遺。問題是，靈魂能思想，可以設法逃避這烈火之災，而木頭則不可能。靈魂可以失去幹勁，灰心喪氣，害怕天主聖愛之火的焚燒之痛。尤其是當他沒有真正向一位能適當地向他解釋發生了什麼事的好神師披露心跡時，情況會更加糟糕。總之，靈魂可以阻止天主，使天主不能完成祂在靈魂內所進行的變化工程。天主一向尊重我們的自由，從不把自己的旨意強加於我們身上，因此，我們很有可能會限制祂在我們內的行動。十字若望認為最真誠的祈禱，就是祈求天主使自己像那些少數人一樣，在今生就讓天主聖愛之火完全燒透自己的靈魂。如果只讓天主把自己燒黑，燒得失去了天然木頭的原貌，卻又沒有達到完全著火的程度，那該是多麼悲慘的境況！我們豈不是被懸在天地之間了嗎？

據我所知，我們中「沒有一個人」能輕易地度過這緊要的一關的，大家至少都會有一段時間停留在這種悲慘的、被懸在天地間的狀態之中，或許有些人還會停留很長時間

呢！那麼，當我們意識到自己處於這種不自然的境況中時，該怎樣去適宜地回應呢？我們又該怎樣與那位在我們身上工作的上主完全合作，使焦黑的木頭逐漸被天主神聖之火燒得完全白熱化呢？在第四章末，我們提及十字若望勸我們的兩件事：第一，要有一位優良的神師，並相信上主透過他（或她）對我們說話。這就是說，除非神師認為我們走錯了路，不然的話，即使表面上看來是走錯了，我們還是要滿懷信心地走下去。第二，放棄所有想靠自己的默想、靠自己的努力到達天主的企圖，「雖然他們明顯地感到自己無所事事，白白浪費時間，但還是要讓靈魂保持平安和寧靜……事實上，他們不必太費力去祈禱，只要有耐心，堅持祈禱，也就夠了」（註5）。

問題是，這狀態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了我們祈禱生活的正常模式。黑暗和無所作為削弱我們的精力，我們疑惑地自問：「天主是否正在工作？我們也許是自己在騙自己吧？」我們的耐心逐漸消失，而魔鬼乘機撒下懷疑的種子，暗中破壞天主正在進行的工作。這時，連神師都幫不上什麼忙了，因為我們連他也懷疑了，我們懷疑他是否太樂觀了，是否真正了解我們內心的罪惡以及我們在至聖的天主前真正的情況。的確，當黑暗逐漸成爲我們通常祈禱的模式時，我們感覺到自己比以前更壞，而天主離我們也更遠。正如一塊木頭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以前從未見過的黑暗、醜惡、爆裂、節孔和蛀蟲後，幾乎不能不想（這裏的木塊指的是靈魂，當然能思想）自己比以前壞得多了。在第

二章中，我們說過，上主的花園中，主要的花朵之一便是體認到自己的罪惡。但是現在我們覺得這痛苦的體認與其說是一朵花，還不如說是一棵醜惡的草，花園的主人在這樣的地方怎會感到喜悅呢？

十字若望指出，靈魂在深而黑的夜裏前進，這是他最大的痛苦之一。神師一切鼓勵的話似乎都與他現在的感覺相反，因此他認為神師懂錯了。十字若望說：「（靈魂）非常痛苦和悲哀，因為除了這一切磨鍊以外，他也無法從任何教誨或神師那裏得到安慰和支持。儘管神師多方開導他，以充分的理由來安慰他，告訴他說憂苦中包含著上主的祝福，但是他並不相信。由於他一心一意只想到自己的罪惡……因此他認為神師並沒有注意到他（靈魂本身）所看到的和感覺到的。他認為神師之所以如此鼓勵他，是因為神師沒有理解他。所以，他寧可接受憂苦，也不願接受安慰。他認為神師的意見並不能解決他的困難」（註6）。

十字若望接著說，靈魂有理由如此想。這就是說，在這樣的情況下，靈魂從神師的話中很難獲得安慰，因為黑暗已完全滲透到他的情感之中了。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給靈魂一些忠告，幫助他理解自己的憂苦，並安然度過這黑暗的難關。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這種狀況是神愁，因為有憂慮、混亂，以及失去了信、望、愛和平安。聖依納爵告訴我們，這樣的神愁絕非來自天主，因此當人處在這狀況時，最主要的原則是：不要作

任何決定，也不要改變任何決定。千萬不要相信你在神愁中所作的有關天主和自己的判斷。在神愁中，我們應該咬緊牙關堅持到底，不斷地呼求上主的聖名直至神枯過去。

對於這種境況，我們可談得更深入。這些年來思考這問題，我終於相信，我們苦惱的真正的根源是我們難以放手。十字若望曾說，我們首先是在自己的罪過中與天主相遇，其次在萬物中，最後才在天主內與祂相遇。身為神師，我體驗到這句話是非常正確的。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我也深信，我們的罪過竟是我們交託給上主的最後一樣東西。即使我們真正讓天主做我們生命的主宰，我們還是存有這樣的想法：「至少我的罪是我自己的。」也就是說，當我和慈愛的上主面對面的時候，我唯一擁有而沒有交出來的東西就是我的罪過、我愛情的不足。當然，我們拒絕愛，原因絕非在上主；然而我們的無法去愛的傷痕應該由祂，而且只能由祂來治癒。就是我的罪過，也只能由祂來轉化。十字若望把靈魂被動的淨化稱為「黑夜」，把主動的淨化稱為「登上嘉默羅山」。從主動過渡到被動以後，淨化的工作完全由天主接管；那時，我們所能做的只是給天主完全的自由，讓祂完成在我身上正在進行的轉化工程（註7）。

如果在黑夜中的靈魂能意識到所發生的一切事，那麼他對自己罪惡的痛苦經驗以及自己和天主分離的痛苦，都會有一個全新的看法。一切暴露出來的醜惡，只要把它們交託在天主的手中就是了。有了罪過，把它們交給上主就好了，而不是把它們留下，好讓

自己對它們痛心疾首一番，似乎我自己還能對它們做些什麼補救，似乎唯有我自己才能找到正確的醫治罪過的處方，似乎我對之無能為力就該感到絕望一樣。看來，或許是因爲絕望，所以我才把這保留到最後的黑暗部分，交託在上主那雙能轉變一切的手中。

另一位偉大的祈禱大師是《不知之雲》的佚名作者，他是十四世紀英國人。《雲》是爲一位「主內親愛的朋友」而寫的，這位朋友是以下這些人中的一位，即「他們感到天主聖神在他們內心最深處進行奧秘的工作，鼓舞並激勵他們的愛情。我不說他們像有經驗的靜觀者一樣，經常不斷地感到被激勵；而是說他們在內心深處一再嘗到靜觀之愛的味道」（註8）。在該書的最後一章，作者給了我們一些記號，憑著它們人們可以知道自己是否被召叫度靜觀生活。仔細審查這些記號，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所談的《不知之雲》基本上即十字若望所謂的「黑夜」。許多學者注意到，《雲》與《黑夜》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於是他們免不了問，晚於《雲》二百多年的十字若望是否受到《雲》的理論影響。這問題是不容易回答的，但是有些事實是肯定的，就是：儘管二者有兩世紀的間隔，而且兩人的性格又相當懸殊——十字若望是火熱的西班牙人，可說是西班牙最偉大的詩人；而另一位卻是枯燥的、愛用反諷的英國人，他對那些反對靜觀的人的描述的確帶有一些挖苦的意味（註9）——但很顯然的，是同一位天主教在這兩位偉人身上，進行同一神奧的靜觀工作。

上文我們已經說過，如果靈魂意識到自己處在神愁之中，而且知道在神愁之中總不要作任何決定，另外，如果他也認清這神愁歸咎於自己不願把罪惡交託給天主治療；那麼，這為他是很有助益的。我之所以在此時此刻介紹《不知之雲》，因為我認為此書也能給那些處於黑暗神枯中的靈魂，提供一些相當積極的指引。該書的書名，描述的是在這種狀況中的靈魂「面對」天主的情況：我們所尋求的天主被層層包裹在一團不為人知之雲霧之中，這雲霧是祈禱者的思想所無法透入的。我們對天主的一切思想和想像，遠遠達不到天主的真實情況。因此，要描述我們臨近天主的經驗，我們既說不出來，甚至連想都無法想。我們所喜愛的經文，那些在過去能引起我們快樂的回憶的，現在在我們嘴裏已變得淡而無味了。那麼，我們能做些什麼？我們該如何面對這超越我們思想和言語的經驗？

《雲》的作者說，當這情況成了我們在祈禱中的經驗時，我們的回應態度應該是「接受」那朵在我們上面的不知之雲，而在我們下面另外「形成」一朵遺忘之雲。這兩朵雲，一朵是我們被動地經驗到的，而另一朵卻是靠我們努力而產生的；兩朵雲構成了《不知之雲》靜觀的全部理論。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作者是一位祈禱大師，他將自己的洞察作了深入淺出的介紹。在開端部分，他對全書內容作了如下的簡介：「當上主領你到了這更加被動、更加黑暗的祈禱方式時，你應該如此做：舉心向主，柔和地激發你的

愛，只爲了天主本身，而不是爲了祂的恩惠。把你所有的注意力和願望都集中在祂身上，使祂成爲你思想和心裏的唯一重心。盡力忘記其他的一切事物，使你的思想和願望超脫一切受造物和與之有關的事情，無論是全體還是個別的。也許這樣做似乎不太負責任，但是，我告訴你，就讓這些事去吧，不要關注它們。我這裏所描述的的是心靈的靜觀工作。這是天主最悅樂的……即使你還沒有完全理解此事，但你所作的一切，會使那些與你同行的人大大地受益」（註10）。

我以前說過我們要學會優哉游哉、無所無爲，然而再怎麼解說，也無法道盡其內涵。我們應該完全集中於天主本身，「只爲了天主本身，而不是爲了祂的恩惠」，並且應該「盡力忘記其他的一切事物」。問題不在於理解《雲》的理論，而是接受它，它完美地反映出天主在我們身上所要求的靜觀工作。但是，世界正需要救贖，而正義和信德在今日是如此緊密地和我們的生活相連；生活在這樣的世界和時代中的基督徒，若超脫其他一切事物，的確會如《雲》的作者所說的那樣，「似乎不太負責任」。基督降生是爲了向窮人宣講福音，爲了安慰心碎者，而我怎能「忘記其他的一切事物」而同時又跟隨祂呢？這種引領我忽視鄰人基本人性需求的神修，能夠是真正的神修嗎？

問題若以這種方式繼續問下去，我們永遠也不能掌握黑暗靜觀的意義和其救世的價值。然而我們要怎樣看這個問題呢？如果尚有其他觀察事物的方式，這方式肯定不是本

性的方式；當《雲》的作者說，似乎「不太負責任」的時候，他也承認這一點。他的觀點是：當天主將人領到這地步時，人便不再依靠本性的方式去觀察和理解事物了；他必須學會用另一種完全不同的，也就是用天主的觀點來看待事物。

在本書的第六章中，我們將描述什麼是天主的觀點。目前，我們要探討：在這朵遺忘的雲底下，我們應該埋掉些什麼？《雲》的作者告訴我們：「假定你已經按著教會的法律，盡力改過自新」（這是開始祈禱者主要任務之一，見《向主開放》第五章），並且假定上主已親自領你到被動和靜觀的境界；這時候，「如果過去的罪過以及新的誘惑使你苦悶，並在你和天主中間形成了障礙……那麼，你要設法把這些思想都埋葬在遺忘的濃雲之下，就好像你和別人從來都沒有做過這些錯事一樣。如果這些念頭捲土重來，那麼你要再次堅決抵制它們。總之，它們升起多少次，你就要壓服它們多少次」（註11）。我們應該把罪惡的過去埋葬在遺忘的雲朵底下。就像我們以前所說的，即使是罪過，也得完全把它託付給上主。有許多虔誠的人在暮年為自己的過去而困擾不安，這些困擾看起來似乎是出自虔敬之心，但實質上卻是妄念和圈套。他們應該雙眼注視仁慈的天主，而把其餘有關的一切都埋葬在遺忘的雲朵底下。

同樣，所有關於天主和祂的工作的思想，所有想獲得洞察和深刻的領悟的念頭，也該被遺忘掉。「為此，我要求你消除每一個精細微妙的思想，不論它是多麼聖善和有價

值。要用濃厚的遺忘之雲把它覆蓋掉，因為在今世唯有愛能接觸天主本身，知識是無能為力的。只要我們一天還活在這可朽的軀體裏，我們的智能在面對精神事物，特別是天主時，便受到物質的限制而變得遲頓昏暗」（註12）。上文我們已談過，一旦我們的祈禱成了靜觀，我們就不必辛苦地運用理解力和想像力了。《雲》的作者更進一步說，我們甚至要消除一切自發的洞察。對《雲》的作者這意見，我以尊敬的态度提出一個問題：如果這些洞察來自上主，那又如何呢？我會不會因此拒絕了上主在我身上的工作呢？我想，對這問題可以這樣回答：我們大可安心地聽從《雲》的意見，因為人類一向太傾向於思考活動了，而當我們不去順從這傾向時，或許我們更能達到平衡，更能在被動中動態地接納天主的恩寵。如果說，的確是上主在我們的思想工作上，那麼儘管我們想消除這些洞察，上主會使它們繼續存在。如果是我們自己的頭腦在設法把這些洞察硬塞進靜觀之中，那麼只要我們認真地排除它們，它們通常都會消散的。為此，為了使上主喜歡，我們可以放心地對祂說：「上主，如果這些思想果真從祢而來，就請祢繼續保持它們。但是，很可能這些思想是由我本身來的，而且它們會妨礙祢在我身上的工作，因此我要安靜地繼續把它們排除出去。」一般說來，這些不是從天主而來的思想就會消除——至少暫時會消逝！

《雲》的作者還說，「在神修工作上，我們應該忘記所有和時間、地點、內容有關

的一切」（註13）。總而言之，我們應該把頭腦裏和內心中的一切一掃而空，「只剩下上主……把天主以外的知識和經驗一概排除，將它們都放在遺忘的雲朵下面。現在你要學習的是，不但遺忘每一受造之物及其行動，而且要忘掉你自己，甚至你為天主所作過的事情也一併忘掉。因為一位真正懂得愛的人，不但愛他所愛者勝過愛自己，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為了他所愛的人而忘掉自己」（註14）。《雲》的作者也好，十字若望也好，都認為，唯有當我們清楚地知道天主正在引領我們到達靜觀的境地時，我們才應該排空我們的思想，忘卻一切受造之物。也就是說，要等到我們在第四章末所討論的那三個黑夜的標記出現在我們祈禱的經驗中的時候，方可如此做。對此，十字若望說得比較明確，但《雲》的意見在基本上也是相同的。所以在這一時期之前，針對福音、針對自己的罪惡、針對弟兄姊妹們的需要而進行默想和沉思，不但是適宜而且是必要的。有些祈禱者（包括我在內）搶在天主之前，想在剛開始的時候就躍入遺忘之雲的境界，這樣做只會產生焦急和挫折。

然而，當十字若望的三個標記在我們的祈禱生活中出現後，「遺忘之雲」便成為回應天主的唯一、適宜的方法。如果是天主使我們的祈禱變得黑暗，那麼我們就準備接受更濃厚的黑暗。我們不但不要回到以前的自然光明中去，而且進一步要擁抱黑暗，積極地和天主聖神在我們身上所進行的工程配合。毫無疑問，這是一項艱巨和痛苦的工

作。但是，一旦我們被召回進入這一境界，我們所得的賞報（以及在傳教工作上的效果）將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正如《雲》的作者所說的：「無數使人分心的思想來騷擾我們的理智，所以我們要持續不斷地把它們排除掉，並停留在我們以前所談的遺忘之雲的下面，這真是一個令人痛苦而且持續不斷的奮鬥過程。所有這些奮鬥是人應該盡的本份，藉此，人準備好自己接受天主的行動；天主的行動無非是喚醒我們的愛，而這行動非天主親自進行不可。你只要恆心盡好你的本份，我向你保證，天主一定會做好祂那一份工作」（註15）。天主不時地暗示我們祂在「喚醒我們的愛」。祂讓我們理解：「當一個人的愛情被這種「空無」（nothingness）和「無處」（nowhere）的內心經驗所轉化時，那將是何等的神妙！……凡是耐心地留在這黑暗中的人，將會得到安慰，並且會再次對自己的前途感到有信心，因為他逐漸看到自己過去的罪惡被聖寵治癒了。雖然痛苦還繼續存在著，但是他知道終將有結束的時候，就是在目前，痛苦也不那樣劇烈了」（註16）。在本書的第六章中，我希望能盡我之所能，對這新的信心和傳教的效果說幾句話，這些都是愛情在黑夜中變化的成果。目前，我要談的是：我們將終生都活在這黑暗之中。「即使那些沒有大罪的人也會終生為此勞累，因為，只要我們還活在這有死有壞的軀體裏，我們就必體驗到那一團在我們與天主之間的不知之雲的無法洞察的黑暗」（註17）。

「我從未向你允諾過，生活中將會有一座玫瑰花園」。任何一位好神師對那些有幸走入黑暗深處的靈魂都會說這樣的話。《不知之雲》的作者像十字若望一樣，把這一過程比作煉獄。然而，這一比擬實際上並不是那麼陰暗、那麼嚇人；因為煉獄畢竟不是一個結束，不是一個永無止境的狀態，它不過是一個使人轉化，使人達到永生的方法。體會到「入門後的祈禱」是煉獄，就是發現它不是（至少還不是）我們所希望、期待的天堂。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它不是地獄。猶如《雲》的作者所說的：「慢慢地，他領悟到他所忍受的痛苦實際上並非地獄，而是他的煉獄」（註18）。若一個人真正愛天主在萬有之上，並且一心一意渴望天主；那麼他在對此有了充分的認識以後，必會愉快地繼續走他煉獄的路程。

那加城聖衣會的體驗，使我感到自己在黑暗中更安全；從那時起，我對黑夜、對不知之雲的整個態度都改變了。逐漸地，我在黑暗中也感到自在了，當然我也知道這並非是永久的家。我也瞭悟，天主知道什麼事情為我們最好，因此我這樣做，就是讓祂施展自己的能力來變化我。隨著歲月的消逝，我體會到自己對黑暗的怕懼心理慢慢地（非常緩慢地）消失了。這時我更進一步瞭悟：一旦我們不再怕黑暗，那麼還有什麼能使我們害怕呢？上主是我們的愛，在祂那雙慈祥和治病的手中，一切都是安全的。

《雲》的作者以美麗的筆調寫道：「那麼，看在愛天主的份上，你要小心，不要冒

然地玷污祂的工程。你依靠的應是愉快的熱情，而不是純粹的蠻力……避免一切勉強的行動，而要學會在心身安適的情況下愉快地愛。要彬彬有禮地等待上主的行動……」（註19）。我認為，這愉快的熱情，這彬彬有禮的等待，都可說是煉獄的特徵；由此，我們可以保證煉獄是有結束的。以上所說的，也證明了煉獄不是地獄，不管這煉獄是現世的，還是來世的。

註釋

註1：例如：《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六章，第六節：「……在現世被淨化和在那裏被淨化是一樣的，因為現世的淨化就是要在那裏完成的。因此，靈魂若經過這裏（黑夜），就不需要再進那個處所（煉獄）了；即使要逗留的話，也是很短的時間。因為在世上，一小時的淨化要比在那裏許多小時的淨化更有益。」請看第二篇，第二十章，以及第二篇，第七章，在此，十字若望把黑夜比作煉獄。另外，請參閱《不知之雲》第六十九章。

註2：《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九章。耶穌會士良納德·鮑思神父曾對黑夜的正、

反兩面作了精確的描述。他把黑夜稱為信德的祈禱，請參閱《信德的祈禱》第十三、十四和十六章。我個人推崇鮑思神父的論述，認為其著作幾乎足以和十字若望媲美，尤其是他的論述中更包含了使徒性的、積極的生活。

註3：《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八章。

註4：《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章。十字若望在《愛情的烈焰》中重複了木塊變火的圖像（見第一闕，四、六……）。在十字若望之前，就有人以此圖像來論祈禱，但加以發揮的卻是十字若望。

註5：《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十章。

註6：《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七章。

註7：藉著這些轉化工程，天主在我們身上進行感性及心神的淨化工作。感性的黑夜消除我們外在官能和內在官能（記憶、理解、想像）當前的所有缺點，從而使「感性適應心神」；而心神的黑夜則消除習慣性的缺點，即消除那些當感性的黑夜在我們身上進行淨化以後，「仍然存留在心神上的壞習慣和愛好」，為的是消除以後，使「心神與天主結合」。十字若望把這兩種缺點比作樹枝和樹根。感性的黑夜所消除的是罪惡的樹枝，即我們罪惡傾向的有形表現；而樹根則存於心神的，並且能重新發芽生枝。唯有當我們在心神的黑夜裏動過根除手術後，我們的罪惡

才能真正地被連根拔除。十字若望的這解釋為羅馬書第七章所描述的令人頹喪的經驗，作了清晰的詮釋。的確，當我真正體會到天主的仁慈，並把自己的生命交給祂時，我的舊我的罪惡傾向仍然在我身上積極地工作……（參閱《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章）。

註8：《不知之雲》，〈前言〉。The Cloud of Unknowing, Image Books, 1973。《不知之雲》，鄭聖冲譯，台北：光啓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四版。

註9：例如，有些人在祈禱中放縱自己的想像，並且把想像與真正的宗教經驗混淆在一起，他針對這些人說：「真使人難以相信，有些人居然會上魔鬼的當，魔鬼撒下某種露水，他們就相信這是天使的天上食品。露水似乎很柔和、很雅致地來到，美妙地找到了進入他們口腔的途徑。於是這些人就養成了張口的習慣，似乎等著捕捉蒼蠅一樣。不要上當！這一切僅是幻想而已，因為在此時，人們的心已毫無真正的熱誠了。這些古怪的空想使他們充滿了虛榮，於是，魔鬼便可輕而易舉地藉古怪的聲音、奇特的啓示和悅人的香味來欺騙他們。這些人真是可憐的上當者啊！」（第五十七章）。顯而易見，《雲》的作者在對待愚者方面，尚缺乏寬容大度。每當我閱讀《雲》的時候，經常會忍不住而笑了出來。這種情況在十字若望的著作中是沒有的。

註 10：第三章。

註 11：第三十一章。

註 12：第八章。

註 13：第五十九章。

註 14：第四十三章。

註 15：第二十六章。請把此段與大德蘭的意見作一比較。這裏描述的是，我們為排除分心所作的奮鬥，而大德蘭則認為一旦我們的祈禱變得更加被動，除非分心使我們煩擾不堪，否則我們還是乾脆不要理會它們最好（參閱本書，第五十一頁起）。在祈禱的這個階段裡，《雲》的作者所說的分心（我們對天主、對自己以及對世界的熱心思想），在初期的祈禱生活中，根本就不算是分心。即使在目前這階段，按大德蘭的意見，我們還是乾脆不要理會這些熱心的思想最好；可是由於我們的頭腦一向抗拒自己處於空虛的狀態，因此不理會這些熱心思想，也就是奮鬥。

註 16：第六十九章。

註 17：第二十八以及第六十九章。

註 18：第六十九章。

註 19：第四十六章。

第六章

開始認識那地方

據我所知，大多數的人都不善於在水面上漂浮。菲律賓人散居於數百個島嶼上，有人會想，他們在海裏大概就像在家裏那樣自在。但是他們並不擅於漂浮，令我始終感到很驚訝的是，真正會游泳或者會漂浮的菲律賓人竟然如此的少。結果，我在郊遊時居然花費很多時間去教或者設法教我的學生如何漂浮。我是來自紐約北部的北極熊，那裏的夏天很短，夏季的短短幾個星期爲我真是一年中的黃金時代。每當暖和的日子，也就是我在漫長的冬天翹首以待的日子來臨時，安大略湖就像一塊磁鐵似的吸引著我。然而，在菲律賓這裏，全年都是夏天，而且離開海岸又非常近，人們以爲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正如紐約人看自由女神像、舊金山人看金門大橋，看得太熟悉了一樣，菲律賓人看海也看得視若無睹了。說來令人奇怪，我在這裏游泳的次數反而要比在紐約時少。

也許這就是漂浮的奧秘令我感動的理由。漂浮之所以困難，並不在於它要求多麼高的技術，而在於人沒有放鬆自己。漂浮的秘訣是學習不去做我們的本想做的一切。本能的，我們讓自己的肌肉緊張，肢體僵硬，好在大浪來襲時能保護自己。豈不知我們的肢體愈僵硬，我們便愈容易被海浪淹沒。如果我們在水中放鬆自己，我們反能隨著海水上下浮動，而絕不會沉沒。我們往往想把頭仰出水面，以避免鼻子和口腔灌滿海水；但是我們愈抬頭，愈容易失去平衡，結果還是灌滿了一鼻子水。如果我們能說服自己，把頭向後仰放在水上就像枕在枕頭上那樣，那麼我們就不會沉沒，我們會漂浮起來！一旦

我們體驗到這事，漂浮也就不難了。這時候我們會感到奇怪，為何這麼容易的事，過去竟然覺得困難。從此，我們在海裏，就像在家裏那樣自在了。

然而，有許多人從來不學習漂浮，從一開始，他們便不想冒險去做和本性相反的事情。他們不學習放鬆自己，不學習讓頭枕在水面而自由漂浮。也許他們不願冒險，他們只想做個岸上人，在岸上忙著各種有趣的事而不必濕足。如果他們忠於自己，他們會偶爾抬起渴望的眼，凝視大海和那些在海上漂浮的人，想想若自己冒險的話，會遇到什麼。但是，如果他們是愚蠢的，他們就會堅決地掉轉頭去不看大海，久而久之，他們便堅信大海只不過那些朝著大海觀望的傻子所看到的幻影而已，而且根本也沒有所謂的漂浮這件事。

但是，畢竟還是有些勇敢的靈魂願意學習漂浮，並且四處尋找在水裏的人來教他們。教人漂浮的「教」字，作何解釋呢？如果所需要的不過是一些簡短的解釋，叫人放鬆身體，把頭後仰枕在水上，那麼，看來人人都可以成爲漂浮者，而且人人都可以教導別人如何漂浮了。顯然不是這樣。漂浮，與直覺相對立；因爲，這時自衛的本能要求我們做的，我們偏不能作。一位教導人漂浮的好導師必須是一位能贏得我們信賴的人，對他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只因他說該這麼做，我們便去做一切相反本能的事情。做相反本能的事還不算太難，難就難在相信自己這樣做了還能確保安全。一位好導師之所以能讓

我們信賴，是因為我們看見他成功地做了他要求我們做的事，是因為我們由經驗得知他不會欺騙或戲弄我們。當人們信任我，並向我學習如何漂浮在水面的時候，我決不會故意捉弄他們的。當他們感到我的雙手有如穩固的地面支撐著他們的背和腿時，我的雙手決不會不發出警告而突然挪開；當我放開他們時，他們也知道自己不會被漂得太遠，因為在需要時，我的雙手始終準備好援助他們。看來，學習漂浮主要是學習信賴；首先是信賴導師，然後是信賴海水。

在第五章後半部，我談過在黑暗中要學習自在。我說，這逐步的變得自在，也許是靜觀生活的一個轉捩點。若以漂浮來作比喻，我們是學習如何在海裏自在。海就是天主，當我們學習時，只有海水，沒有任何支撐，而海水的漲落，海面突如其來的洶湧波濤，既非我們所能預料，更非我們所能控制。

《向主開放》一書的結語，是以一位參與我的祈禱課程的修女的故事為開端的。課程結束時，她對我說：「我感到這課程非常有益，但是我希望您對內修生活的目標再補充一些，究竟這一切要領人到達何處？」我認為她指的是更崇高的與主結合的祈禱經驗，關於此，大德蘭在《七寶樓臺》的最後幾層中，十字若望在《心靈之歌》(Spiritual Canticle)和《愛情的烈焰》中都曾談及。我知道那時我對這最後的目標談的很少，就算講了一點，也僅涉及我自己的一些經驗而已(註1)。而且，我又是在結語部分講述這

些，因為我感到這不是我們應該全神貫注的目標。我們應該關注的是，讓天主成爲我們生命的絕對主人，這是我們應該放在面前的真正目標，也是天主在我們整個內修生活中工作的目標。《向主開放》一書結語部分的中心思想就在於此，而《井枯之時》全書的總綱也在於此。《井枯之時》，僅是這一頓悟的詳述和發揮而已。

在我寫完《向主開放》一書以後的兩年中，我經常想到這位修女所提的關於「目標」的問題。我現在給的回答還是和當時一樣。現在我愈來愈喜愛用「漂浮」這個圖像來表達我對靜觀祈禱的看法，爲我而言，「漂浮」似乎完全捕獲了黑夜的淨化過程所要引領我們到達的目標。如果我們想到某個地方去，我們會明智地考慮以游泳的方式前去，而不是以漂浮的方式。游泳者是非常積極的，他是準備到某個地方去的；而漂浮者則任憑水流擺佈，盡情欣賞當地的風光。漂浮者也許會被水漂到某一個地方，但這是水流將他帶來的。他所要做的決定是，要不要信賴海水，如果他不想隨流漂浮，那麼就要游一下泳，把自己引向要去的方向。如果他願意隨流而下，那麼就可放鬆自己，完全聽任海水擺佈，完全活於當前這一刻。

問題是我們應該決定，究竟要游泳呢？還是要漂浮？

我們中大部分人想兩者兼而有之。當我們游累了，就漂浮一下；而當漂浮把我們帶到安全區域之外，那麼我們只要游泳一陣子，便又回到安全的地方。然而，在同一時間

內，我們卻不能兩者一起進行。整個黑夜或不知之雲的經驗，都表示上主企圖把游泳者造就成漂浮者；看來，天主明確地要我們漂浮，祂要我們放鬆自己，完全隨水漂流，祂要我們以此作為自己的目標，當然祂另有目標，祂正在領我們到達某一地點。的確，我們的漂浮並非沒有目的，我們並非漫無目標地在不可測的海中浮動。但是，祂目前的目標是：要我們完全信賴祂，放鬆自己，把整個目標交託給祂。所謂信賴祂，具體地說，就是盡情欣賞目前展現在我們眼前的遼闊天空和浩瀚海洋。唯有那些在自己的愛內感到無憂無懼的人，才能充分地享有現在。唯有那些完全忘記自己而真正地自由漂浮的人，才能高聲讚頌海風和海浪。

漂浮者所呈現出來的心神自由和活於當前這一刻的喜悅，和十字若望對那些經驗到黑夜的靈魂所說的話很近似：「事實上，他們不必太費力去祈禱，只要有耐心，堅持祈禱，也就夠了……他們應該滿足於對天主存有一種平靜的、充滿愛的關注之情，而不要焦慮困擾……甚至要滿足於沒有能力、沒有願望去體驗天主或覺察天主」（註2）。當黑夜為人還是一種新的經驗時，以上這些話是非常難懂的。在我們整個的祈禱生活中，我們一直是游泳者，習慣用自己緊張的官能努力游向天主。當十字若望告訴我們說，只要漂浮（就是什麼也不做，什麼也不想），就能進行得更快時，我們真是難以相信這會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接受了十字若望的這些話，並非我們對之信服，而是因為我們已用

盡了力氣，再也不能做任何事情了。

唯有當我們學會了漂浮而且對無所事事感到自在時，我們才會體認到十字若望的上述意見是合理的。當我們懷疑自己的祈禱是否出於幻想，或者自己是否在祈禱中「偷懶」時，我們仍然不明瞭漂浮的奧秘，而且免不了會有自我懷疑的時刻。然而，當我們處於較好的時刻時，我們會體驗到，我們的漂浮做對了，也會理解到我們之所以懷疑，是因為我們置身於不知之雲中，而在這樣信德的黑暗中，我們是不可能用自己的本性官能看到天主的工作的。於是，我們充滿新的信心（這新的信心雖晦暗卻很堅強；參閱本書第五章結束部分）繼續前進。

這新信心本身就是整個黑夜經驗的直接目的。它使人完全地、絕對地相信天主就是天主，相信天主愛我們勝過我們愛自己，也相信祂真實地在我們身上工作，這工作是祂早已在我們身上進行的，而祂要使這工作完美地在我們身上完成。這信心也可說是孩子對父親的信任，儘管孩子對父親的意向完全不知，但他還是絕對無條件地信賴自己的父親。這種信賴的態度是聖女小德蘭的神修中心，而「神嬰小道」是唯一的道路。也許她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因為她告訴我們，她來到「小道」，只因她感到聖人們的英雄道路為她太難了。既然她不能為天主做大事，她只好以孩子對父親般的單純之愛——不是為父親做些什麼事，而是讓父親在她內並為她做一切事——去尋找成聖之法。聖女

小德蘭死於一八九七年，享年二十四歲。去世後三十年不到就榮登聖品（註3）。教會在聖人列品之前，通常對他們的生活和聖德要做極詳盡的調查和評估，像聖女小德蘭這樣列品快速，實在是非常罕有的。我相信，其中的理由是她「小道」真是福音的道路，它讓任何一位學會在天主的道路上行走的人，完善地活出真正的生命。開始時，我們都希望能為天主做些大事，但是經過不知之雲的黑暗後，我們發現事實上是一「全能者」為我，猶如為聖母瑪利亞一樣，作了一切大事（參閱路1-49）。上主垂顧了我們的卑微，祂的名字永遠是聖的。聖女小德蘭的「小道」是唯一的道路，雖然她好像並沒有以很長的生命來實現它。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大多數人以大部分的生命在黑暗中所實現的，小德蘭卻以如此短暫的生命實現了。

那麼，當我們發現並接受了自由自在的漂浮；當我們在漂浮中離開萬物，趨向天主時，又會怎樣呢？要是說，發現這一點就意謂著黑暗的結束，那倒是件令人高興的事；可是，事實並非如此，因為祈禱的黑暗並不只是由於我們拒絕漂浮。從更深一層的意義來說，它之所以「黑暗」，是因為我們的頭腦在今生不能掌握天主。只要我們還活在軀體之內，我們的認識和感覺方法就只能具體化、形象化的；這些方法是有限的，它們絕不能適當地引領人去遇會無限的天主。聖保祿說：「我們現在是藉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面的觀看了。我現在所認識的，只是局部的，那時我就要全認

清了，如同我全被認清一樣」（格前十三12）。在今生，我們對天主的認識免不了是局部的、模糊不清的，因為我們所愛的上主「住於不可接近的光中，沒有人看見過，也不能看見」（弟前六16；另見若一18；六46；若壹四12）。黑夜的生活在我們身上產生一種令人非常痛苦的渴望天主之情，要滿足這一渴望，就非得等到我們出離肉身而與基督在一起的時候不可。因此，我們也像聖保祿一樣，一點也不害怕死亡，反倒認為它是自己所期望的萬事的完成（格後五1—10）。

我們將本性對死亡的看法來個大逆轉，這是有深長意義的。當我們不逃離黑暗，而學會了如何在天主的海洋中自由漂浮時，在我們的認識和判斷的方法上，有些非常重要的事發生了。可以說，我們已從根本上發現我們能自由自在置身在黑暗中了，那在過去使我們焦慮並感到內心不安的黑暗，現在竟然一點也不讓我們害怕了。這並不是說，我們已滿足於這不知之雲；事實上，我們對光明，也就是對天主的渴望，正逐日增強。我們倒是感到在黑暗中很安全，雖然有些晦暗，但卻強烈地相信我們是在天主手中，只要我們繼續信賴祂，祂便會完全照顧我們，並且正確無誤地按祂的旨意在我們身上工作。黑暗不再令人害怕，而是一個允諾，也是一個將帶給我們快樂的原因。隨之而來的，是將我們過去看待和評價事物的方法，來一個大逆轉。雖然我們還不能看見天主，但是我們開始用天主的觀點去看世界和我們自己。這時，萬物似乎都出現在新的光明

中，而有時候我們就像個聖誕清晨站在聖誕樹下的小孩。

英國詩人艾略特（T. S. Eliot）在他的一首我相當喜愛的詩中，描述這種經驗說：

因著這聖愛的吸引

和這名叫的聲音，

我們將繼續探索，

永不中斷。

在探索的盡頭，

我們回到了出發點；

於是，我們開始認識那地方。

天主的愛是一塊磁鐵，吸引著我們超越現在的處境。祂總是在我們尚未到達處，總是遠在我們舒適滿意的安頓之處以外；然而祂又不是如此遙遠，以致於我們非放棄祂不可。隨著探索的深入，我們逐漸發現上主在領導我們；祂並不領我們進入一個奇特的天使世界，而是領我們逐步深入我們存有的中心。對禪宗來說，佛性就是日常生活，即「三磅亞麻」、三斤大米。為基督徒而言，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天主等同於祂的創造，但

禪宗的頓悟，卻也有一些深奧之理。內修生活並非是飛向星辰，而是愈來愈深入我們的內心，直至那只有天主單獨在，而我們卻從未到過的存有的核心。我認爲，這就是若望福音的中心思想：內修生活並非要人領悟非凡的事物，而是要人以天主的眼光去看普通的事物。艾略特說得不錯：在探索的盡頭，我們回到了出發點；於是，我們開始認識那地方。

在我的神師生涯中，上述的話多次獲得印證。當許多善良的靈魂意識到天主的確在他們的生活中工作時，往往向我驚呼道：「我過去真是個瞎子！真是愚蠢！我曾經想，一切都完了，卻從來沒有意識到天主正在工作。到現在我才開始領悟到，祂離我比我離自己還要近。」他們發覺天主並未像他們所想的那樣離他們而去。天主始終臨在，卻是他們自己離天主而去。然而，現在他們意識到黑暗即是光明，死亡即是生活，失敗即是成功，成功即是失敗。

我們多麼像那二位往厄瑪烏去的門徒。他們曾經滿懷希望，但這希望似乎都被吾主的慘死所粉碎。當基督上前，一路與他們同行時，他們的眼睛被遮蔽住了，認不出基督來。他們向耶穌傾吐一切破碎了的夢，卻不知他們懷著悲傷所談論的人，正是現在和他們談話的那一位。最後，祂終於向他們說：「唉，無知的人啊！爲信先知們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竟是這般遲鈍！默西亞不是必須先受這些苦難，才進入祂的光榮嗎？」

（路二十四25—26）。當耶穌為他們講解舊約中關於祂的事情時，他們還沒有認出祂。他們被醫治的過程是逐步進行的。當耶穌說話的時候，已經把一絲火花投入了他們心中，這絲微弱的希望火苗引導他們強迫這位他們尚未認出來的不速之客，在到達厄瑪烏的時候與他們共進晚餐。當然，耶穌接受了；他們出自內心的真誠且堅持的邀請，正是吾主所熱切希望的。祂不會把自己強加給他們，就像祂從來不曾把自己強加給我們一樣。但是在他們以「火熱的心」聽祂講話時，祂想同他們在一起的心情比他們更為迫切。終於，在一個最簡單、最普通的手勢中，在一個他們以前曾見過多次的手勢，在一個祂在三天之前為表達對他們的愛而做出的手勢中，他們認出祂來了。當「耶穌與他們坐下吃飯的時候，就拿起餅來，祝福了，擘開，遞給他們」，就因著這手勢，「他們的眼睛開了，這才認出耶穌來」（路二十四30—31）。

這是一個多麼神妙的時刻！我們真的難以想像他們的感受。在這件事後不久，耶穌在耶路撒冷顯現給十一宗徒和他們的同伴。祂把自己的手和腳顯露給他們看，以證明明確是祂。聖路加說：「他們由於歡喜，還是不敢信，只是驚訝」（路二十四41）。這真是一句非比尋常的話，對我來說，這是聖經中最美的句子之一。路加所說的不信，是哪一種不信呢？這一定不是被人責難或悔恨所引起的不信。這種不信，正如一位認為自己所愛的丈夫已死在戰場上的婦女，突然看到丈夫活生生地出現在她前時，所有的感受一

樣。這種不信，也好像我那位從來不曾想到我會回來的垂死的父親，突然在醫院的病牀邊看到我的身影時，臉上的表情一樣。他那時喊道：「我真不敢相信！」當然，我們大家都相信；只是喜悅遠遠超過我們的期望，因而我們都驚訝得說不出話來了。

我們對上主會不會也有這種感受呢？只有當我們也像他們那樣地愛耶穌，而在表面上似乎又失落了祂之時，才會如此。這正是黑夜的更深一層意義。的確，只有對那些會在愛中互相「臨在」的人來說，「不在」才能使彼此變得更多情。當耶穌不見了時，我們才能體會到祂曾經是我們生活的中心，才會讓自己完全屬於祂。而當祂回到我們身邊，當我們「回到了出發點，開始認識那地方」的時候，我們將有一個全新的經驗。這時，你會說：「我從未經歷過、也從來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情況，過去我真是個瞎子！」奧妙的是，祂還是那位我們早就認識了的上主，但，祂卻完全不同了。我們的經驗非常像耶穌復活那一天宗徒們的感覺，他們不敢問祂是誰，因為「他們知道祂是主」（若二十一-12）。我們也是如此，當上主隱匿不在的痛苦黑夜結束後，在復活經驗中，我們將與萬古常新的美麗面面相對。根據我的輔導經驗，這種情況是突然發生的，事先並沒有預告。從事實來看，這情況似乎只發生在我們「不再希望」領受上主憐愛的時候。

然而，所謂的不再希望、放棄希望卻又是非常深的奧秘。靈魂似乎離絕望非常近，

但，事實上離絕望又很遠，無窮地遠。所謂很近，是說靈魂感受到十字若望所說的：「對靈魂來說，現在一切都完了（就是說靈魂處於絕望的境地，天主已經放棄了他），他再也不會像過去那樣幸福了」（註4）。然而，在此同時，靈魂也許不會理解，甚至也無法相信，他自己離絕望非常遙遠。絕望便是放棄：放棄希望，放棄尋找天主，甚至放棄對天主的渴望。但是，這看似毫無希望的黑夜，正以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在人的靈魂上工作，使靈魂獲得截然不同的效果。十字若望歷數黑夜的益處，這是天主領導靈魂進入黑夜後，黑夜在人靈之內所完成的效果。十字若望特別指出以下幾點：認識自己和自己的可憐、和天主交往時懷著尊敬和禮貌之心、認識天主的偉大和卓越、心神謙遜、對鄰人有愛心（「靈魂過去覺得只有自己很虔誠，而鄰人們並不如此，但現在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樣看待、批評鄰人了」）、服從他人領導（註5）。如果效果僅限於深刻地認識自己的可憐和天主不可限量的偉大，那麼靈魂還是會感到絕望的。因為，事實上絕望是一種從虛榮心而來的邪惡，也就是人在驕傲受損之後，再也不願意接受痛苦，並且也不願意在痛苦中生活，再也不抱任何希望了。謙遜、服從他人領導、想別人都比自己好，這些都是真正的黑夜所產生的果實，它們與那令人產生絕望的驕傲是截然對立的。當然，黑夜也是一個危險時期，魔鬼在這段時期會無時或息地煽動我們的虛榮和自憐之心。不幸，有時候，牠會成功。但是，如果我們閉眼不理會牠的攻擊，我們一定會發現

天主遠比撒彈更強。謙遜、馴服和愛情等德性，正是天主用黑暗的方法，把它們灌注到我們心中的，而這些德行將使我們愈來愈不會陷入絕望之中。

因此，我在上面說，如果靈魂在真正的黑夜裏生活，他就會遠離絕望。靈魂最黑暗的時刻恰好就在黎明之前，當他全心全意所熱望著的黎明突然來臨的時候，長夜已過。他滿懷著喜悅之心去迎接這新的一天，這時，痛苦的黑夜又算得了什麼？

在聖經有關復活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共同點。這特點對一位祈禱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說過，復活的經驗就好像是預報靈魂的漫長黑夜已告結束。但是我們也說過，黑暗對成熟的祈禱者來說，是他一生的正常經驗。這二者是否有矛盾？或者，是否有表面上的對立？若說是表面上的對立，那是對的；若說是矛盾，那倒沒有。如果我們回顧耶穌復活事件，就會注意到主耶穌的顯現有一個共同的模式，那就是：每當祂向門徒們證實顯現的那一位的確是祂時，每當他們的疑惑轉變為美麗的「由於喜歡而不敢相信」的時候，祂就迅速地在他們眼前消失了。

真是一個可喜的巧合，當我寫這幾段的時候正值聖女瑪麗·德蓮的慶日。德蓮是目睹耶穌復活的第一人，在她的慶日的福音誦讀（若二十一—18）中，我們看到一種復活經驗的模式；而已後在宗徒們的生活中，在我們每人的生活中，一切復活經驗的模式都是如此。當聖女德蓮認出吾主的時候，她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悅而俯伏在耶穌腳前。德

蓮，正是那位耶穌從她身上趕走七個魔鬼的婦女，現在竟然緊握著耶穌的足踝，她已經到了沒有耶穌就無法生活的境況了。她已失去祂一次，現在再也不願失去祂了！但是耶穌卻不這樣想。事實上，德蓮如果真正地掌握了復活的意義，就不需要再抓住祂，生怕會失落了祂似的。如果真如祂自己所說的，祂已復活了，那麼祂就是主，死亡和黑暗都已被祂征服了，而我們再也不怕失掉祂了。

這裏，我們又一次將我們對本性事物的看法作了一個大逆轉。這是最後的，也許是最大的逆轉了。當我們放心地活在祂的愛中，不需要再把祂抓緊時，我們便真正地佔有了祂。復活的經驗就是說，我們不再怕黑暗甚至死亡了。「在勝利中，死亡被吞滅了。死亡！你的勝利在哪裏？死亡！你的刺在哪裏？死亡的刺就是罪過，罪過的權勢就是法律」（格前十五54—56）。聖保祿在這裏說的是末日，那時我們不朽的軀體穿上不朽的。唯有在那時，我們完全擁有復活信仰的果實和保證。那些早在這之前就經驗過黑夜的煉獄的人，這時將享有平安。這平安並不扎根在我們這些「在易碎的器皿中藏著珍藏」的人身上，而是扎根在那位愛我們至死而且爲了我們在光榮中復活的上主身上，這平安也正是世界所不能奪去的。聖保祿在以勝利的姿態向死亡提出質詢以後，緊接著說：「感謝天主『賜給』我們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所獲得的勝利。」既然勝利已「賜給」我們，那麼我們已贏得勝利了！唯有當我們遺忘了耶穌對我們的恩情時，我們才會

失掉復活的平安。

但是，這肯定感和安全感並非只是爲我們自己的，若這樣，那就是纏著吾主不放了。我們應該，像德蓮和厄瑪烏的二位門徒那樣，回到兄弟姊妹那裏，回到日常生活，好把主復活的好消息與大家分享。聖保祿在〈斐理伯書〉中，描寫耶穌如何空虛自己，他說耶穌具有天主的本質，但不固執地認爲自己是與天主同等的（斐二6）。因此，唯有當我們把復活的恩惠送給別人時，我們才能保有它。耶穌之所以被聖父大大地「舉揚」，正是因爲祂「使自己空虛」（斐二5-11）。耶穌如此，那麼，聖女德蓮、厄瑪烏的門徒以及我們，當然也應該如此。我們對復活的耶穌的經驗是真或是假，就要看我們是否不再纏住耶穌，而把這好消息與那些沒有見到耶穌的人分享。

正如我們在第二章所說的，真正的祈禱也就在於此。水是用來澆花的，祈禱是爲了培養德行的，而上主花園中關鍵性的德行就是熱誠地宣揚天主的國和光榮祂的名。我們現在所說的，是那些度過漫漫長夜而突然見到復活曙光的人們所處的境況。我們要說的是，他們願意與大家分享喜樂，願意「把白白所得到的，也白白地送給別人」，而且這種願望愈來愈急迫。當我們像多恐小姐那樣，在悲姑娘和苦姑娘的陪伴下到達「高地」時，我們急迫地想回到羞辱之谷把我們所發現的與恐氏家族一起分享（註6）。然而，我們現在的熱忱與我們祈禱生活上「一階段的熱忱大不相同。首先，我們已度過黑暗的淨

化生活，所以我們的熱忱已變得更純潔、更「以天主為中心」了。也許我們並沒有意識到，愛情的活火焰已經燒盡了我們的一切虛榮和自私了。如果我們在沒有神慰的情況下，仍然堅持祈禱，如果祈禱不帶給我們喜樂，而只給我們苦惱，我們還是祈禱不輟；那麼這就明顯地表示，在我們的靈魂上已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我們已學會「尋找那位賞賜神慰的天主，而不是尋求天主所賞賜的神慰」。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已由愛而轉移到真正的愛了。在我們的祈禱生活中所發生的這一巨大變化，不能不在我們的生活上也產生相似的變化。我們的傳教工作、我們的職務、我們對他人的服務，都變得更以別人為中心，而不再以自己為中心了。於是我們瞭悟，我們以前的慷慨和傳教的行動，都被尋求他人的賞識、證明自己有價值、與他人競爭等意念所玷污了。我們也體會到，要和聖保祿一齊說：「我栽種，阿頗羅澆灌，然而使之生長的，卻是天主。可見，栽種的不算什麼，澆灌的也不算什麼，只在那使之生長的天主」（格前三6—7），是多麼困難啊！因此，是同一火焰，它既照亮了我們的黑暗，也逐漸燒盡我們在祈禱和為主工作中所存有的私心和雜念。

我在那加城聖衣會院所獲得的經驗，真是一個真正的復活經驗，這經驗使我強烈地感到在黑暗中更安全，其中的理由我現在懂得了。那時，我看到在我自己的祈禱中，有許多尋求自我的成份；而且在我為人服務時，常帶著虛榮驕傲之心。現在我明白，祈

禱中的黑暗是一種方法，是一種唯一的方法，這方法使我把「搶劫全燔祭品」的行爲逐步除去，若不藉這方法而只靠我個人的努力，大概不會有什麼效果的。回顧過去的歲月，我可以看到黑暗已經在我身上起了治療作用；爲此，我感謝上主。但是，我還可以猜想，在我前面仍存在著不少黑暗，因爲虛榮的野草在我身上還是根深蒂固。不過現在的和在那加城避靜前的我已經有所不同，現在我已能讚美黑暗並且希望上主在我身上繼續治療了。唯有在治療完成時，我的祈禱和工作才是完全爲了天主。

在我們上面所說的話中隱含著這樣一個事實，就是：唯有在黑暗消除，黎明再現的時候，我們才會了解黑暗在我們身上的工作。在黑暗很深很深的時候，我們對那些正在我們身上進行的美善之事，知之甚少。但有些時候，上主會把木塊從火中取出；這時，我們可以看到靜觀的黑暗在木材之上所產生的效果而慶幸不已。我可以看到在自己身上產生了十字若望所說的謙遜、友愛和服從諸德，因而欣喜萬分。尤其我清楚地看到，這一切都不是由於自己的努力所致，而是在我睡著時，在一切似乎都沒有發生時所發生的。對此，我真是感到無限的驚喜（註7）。

以上這些安寧時期似乎表示我們的淨化已到了盡頭，已「從黑暗進入了奇妙的光明」（伯前二9）。但是，事實上，我們經驗的還不算真正的黎明，這只是在天主完全成爲我們心靈的光明之前我們所預嘗到的滋味而已。儘管這不是真正的黎明，只是

「黎明之前的黎明」，但它本身卻是很真實的。我們所見的是真實的，而那光明也真是天主。我們之所以會誤認這時期為真正的黎明，那是因為我們太期待了。我們渴望真正的黎明，在熱切盼望之中，我們說：「這就是！」結果發現真正的黎明尚未到來，於是難免感到挫折、失望。若用我的漂浮比喻來說明，可以說這是因為我們還沒有真正地學會在上主的海洋中自由地漂浮。

通常，當黑暗再度來臨時，我們只好謙卑的承認真正的黎明尚未來到，而就在那時我們也開始瞭解這「黎明之前的黎明」的真正意義。那時，我們出乎意料地在謙遜、友愛、服從上成長，我們也在自己身上發現了另一個真實而奇妙的變化，這變化使我們對自己在這世界中的使命有了不同的瞭悟。我們開始發現，我們正漂浮到另一個地方去，所去的地方連我們自己也不能預料和控制，但這地方卻比自己原來預定的目的地好得多。要表達我的經驗，我只能說，當我們的生活開展時，我們成了觀眾。我們瞭悟，不論是在祈禱還是在外在的事情上，引領我們生活的都不是我們自己。在我們身上所發生的這一切情況，令我們驚訝不已！我們開始發現並且辨認出陶工所形成的器皿的形狀。由於我們的生活不可避免地與我們所愛的人和所服務的人的生活交織在一起，因此這一發現逐步伸展到我們生活的所有領域。我們開始領悟到，將自己完全交付在上主手中，任由祂在我們身上工作，這是便黑夜的目的和效果。而我們愈是交付得徹底，則天主透

過我們在他人身上的工作也愈神奇。請把這裏所討論的黑夜的益處與鮑思神父所說的作一比較（註8）。鮑思說，我們現在已發現了不斷祈禱的意義，而當「祈禱」成爲我們的「心思念慮」時，我們才能同時成爲使徒工作者和祈禱者。現在我們的祈禱已進入我們存有的更深層次，我們體認到，即使在緊張的使徒工作中，我們還是能夠祈禱的。從這角度而言，我們的一切服務都成了祈禱，從此我們的整個工作都運轉自如了。

在第一章中，我曾提及我父親既束腰帶又用吊褲帶。也許是遺傳的關係，我也是一個既會作計劃又有組織力的人，辦事從來不靠運氣。因此，「讓」、「放手」、「漂浮」的經驗，對我來說，就更顯得出於天主的聖寵了。由於我是聖依納爵——最積極最有組織力的聖人之一——的弟子，因此，我自認也是一位擔負重任的人。這可說是來自我生理和神修方面雙重的遺傳了！但是，最令大家注意的是我在這幾年中的變化：我在漂浮，我在聆聽，在我生命的進程中，我成了一名觀眾。而最好的一點是，我覺得自己非常喜歡和重視這一經驗。要對那些「被一種神聖的焦急所催迫，而想爲天主做偉大事業的人」解說我的這種經驗，實在是不太容易的。無論如何，我可以肯定，這爲我是一條正確的道路，是黏土正在陶工手中被塑造的一條道路。

我也愈來愈堅信這種「讓」、「放手」、「漂浮」的道路，是唯一的道路。然而我們生活在一個「重視行動」的時代中，教會受到時代潮流的影響，也很想在自身的結構

及人事方面有所改變、有所行動，也渴望提出一種思考模式和實踐方法以改革弊端。因此，在這時提出「放手」的主張，似乎是有危害的。無論如何，我個人認為要好好分辨的是：我們的行動主義傾向究竟是出於我們自己的思想？還是出於天主的旨意？是否真是天主聖神的行動（註9）？多年來，我也曾抗拒這種把一切都放在天主手中的態度，我認為這樣做太被動了，太像宿命論了。尤其是一位耶穌會士，他應該在一生中不斷地為「天主的更大光榮」而努力！這豈不意謂著我想靠自己而做大事嗎？是的，我以前就有這樣的想法，但天主卻另有想法！目前，我只能說，天主似乎對我說，「黏土的道路」是基督信徒唯一的道路，而「把另一邊面頰轉給別人打」（路六29；瑪五39），也是所有跟隨基督的人的無條件的誠命。

為何是唯一道路呢？因為，從福音中，我們很清楚地看出這是耶穌的道路。耶穌強調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子不能由自己作什麼，祂看見父作什麼，才能作什麼。凡父所作的，子也照樣作」（若五19）。在講論生命之糧時，群眾要求祂常常把這糧食賜給他們，祂回答說：「凡父交給我的，必到我這裏來；而到我這裏來的，我必不把他拋棄於外；因為我從天降下，不是為執行我的旨意，而是為執行派遣我來者的旨意」（若六37-38）。門徒們是聖父交給祂的（六44），祂的教誨來自聖父（七16；八40），而也是聖父為祂使命的真實性作證（八18）。即使是祂的光榮，祂也給天父，祂

說：「我不尋求我的光榮，有爲我尋求而行判斷的一位」（八50，54）。耶穌在福音中還以許多的話語，來確定自己的形象，透過這些描述，我們可以看出祂是一位完全把自己交託於天主聖意的人，是一位因著天主性和人性的密切結合，而完全發現黑夜的意義的人。

我們的黑夜過程比基督的黑夜過程，要痛苦得多，因為祂「沒有罪過」（若十五15），我們身上的罪過使我們的神化過程變得既緩慢而又困難。但是，二者的目標是一樣的，即居住在父內，遵守父的誡命，做父的朋友。「我稱你們爲朋友，因爲凡由我父聽來的一切，我都顯示給你們了」（若十五15）。黑暗的不知之雲在我們身上所產生的，就是這種完全的與主合一，這種合一不但是內在的、神秘的，而且還延伸到我們生活的每一最積極時刻。「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迦二20）。聖保祿在這裏所談的，不僅是他的內在生活，也是他的職務、他的教義、他的使命。

在聖依納爵身上，我們也見到同樣的情況，這位不眠不休的西班牙騎士，其生命的最後十五年一直是在羅馬的書桌旁度過的。這裏就好像是一座拘禁他的監獄般，使他無法實現爲基督而征服世界的夢想；他得透過聖方濟·薩威（Francis Xavier）、伯鐸·法培爾（Peter Fabre）、雅格·雷乃斯（Jamas Laynez），以及後代成千上萬的耶穌會士去完成他的理想。聖依納爵所憧憬的，並非是十字軍東征，而是如何「中悅聖父」。我們

可以猜想，聖依納爵也是經過漫長的黑夜，然後才能以天主的眼光去看萬物。依納爵以及他想光榮天主的念頭都得死去，然後基督才能誕生在他身上。他在皈依上主的最初幾年，寫了《神操》，為「幫助退省者征服自己，調整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在作決定時不受任何不正常牽掛的影響」（註10）。首先，牽掛我們的是榮譽、家庭和財物（十字若望在《登上嘉默羅山》一書中所討論的不正常牽掛即為此，它是靈魂主動淨化的對象）。此外，還有更深的牽掛，這些牽掛就是我們對天主應如何在我身上並透過我而工作所持的一些想法，也就是偽裝成熱忱的隱密虛榮心；它們更加微妙，更難以拔除，唯有當我們把自己交付給上主後，才能發現它們。這些不正常的牽掛單靠自己我們自己主動的淨化（克苦的努力），是所不能根除的（十字若望在《心靈的黑夜》中，以前七章來討論此），只有黑夜，即本書所論的井枯經驗，才能把它們燒盡。

當黎明即將在黑夜中出現，甚至當「黎明前的黎明」在向我們預報真黎明即將出現的時候，我們便會發現黑暗確實一直在工作。它的緩慢使人痛苦，而也許我們還會感到自己並非為天主受苦；但事實上我們離目標卻更近了，我們只不過是對那要穿越的遙遠距離意識得更清楚罷了。除非一個人體認到這將逾越的遙遠距離以及如何逾越，否則他是會敗興失望的。對這一切我們大可不必焦慮，因為一切事情，確確實實都在天主的手中。

當我們從經驗中體會到這一點，我們才算真正學會了漂浮。我們深深地知道，漂浮的生活既已開始，必將延續到永遠。在天主的海洋中漂浮的人，再也不游泳了，甚至連這個念頭都沒有了。在他們周圍的人，有人在奮力游泳，有人堅持要乘自己造的木筏，有人則在岸邊建造小屋準備定居。如果這些人能懂得漂浮是他們唯一的答案，那該有多好！但，這是上主的事！祂為那些正在漂浮的人所做的事，祂當然也會為這些人做，只要他們願意。既然祂等我們等了這麼久，祂當然也會等待這些人的。漂浮，可能是一個標記、一件聖事。無論如何，那些在我們之前漂浮的人為我們是標記，而正是這標記吸引我們欣然投入水中。

當我們體會到這漫長的黑夜就是光明，而慈愛的天主就是在這黑暗中慢慢地塑造我們時，我們的祈禱便成了謝恩。我們尤其感謝祂賜給我們這些痛苦的考驗，因為就是透過這些考驗，上主才把我們塑造成復活的人。而我們最大的喜樂，我們感恩的最大表示，便是把我們所獲得的這些好消息與他人共享：「我們給你們寫這些事，是為叫我們的喜樂得以圓滿」（若壹一4）。

註釋

註1：即使是十字若望和大德蘭對合一的愛情也言之不多。合一的愛情即神秘的婚姻，是指靈魂和天主真正成爲一體，雖然靈魂還在世界上，但已度天堂上的生活了。

《愛情的烈焰》是十字若望描寫神秘生活最多的一本書，書中有關淨化階段的話題既多又長，但當他談及神婚的時候也只是說：「在這裏，天主慣常安眠於新娘（靈魂）的擁抱中……如果祂醒了，把真知和聖愛通傳給靈魂，那麼靈魂已經生在榮光（天堂）中了」（《愛情的烈焰》，第四閱，十四）。這愛情的結合當然是每位度內修生活者生活的最高目標。但是，即使是最偉大的聖人，在今生也很難對此有完滿的體驗。如果我沒有理解錯，十字若望上面那一段話的意思是：靈魂既強烈而又晦暗地察覺到「天主安睡在我的小船中」。偶爾祂醒了過來，那時我預嘗到天堂的美妙，但這經驗之強烈卻也幾乎摧毀了我生命的小船。《心靈之歌》，趙雅博譯，天主教耀漢小兄弟會出版，民國八十一年。

註2：《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十章。

註3：有人把聖女小德蘭與大德蘭相混淆。大德蘭於十六世紀在十字若望的幫助下創立了重整聖衣會。聖女小德蘭也是聖衣會修女，因此可說是大德蘭神修上的女兒。

兩人都有自傳傳諸於世。

註 4：《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七章。十字若望在這裏談論第二黑夜，即心神的黑夜。在第二黑夜裏，靈魂同樣感到在感性的黑夜（第一黑夜）裏所感受到的。在我上面所引述的句子的開端，十字若望說：「雖然在第一次的考驗中，靈魂認為他應該不會再遭受任何痛苦了，而且在這磨難結束後，他又享受到安慰，但是，即使有這些經驗，在第二次考驗中，靈魂還是無法不相信『一切都完了』」。另見第五章註釋 7 所討論的兩次黑暗的區別和目的。在本書結語中，亦闡明這光明和黑暗的交替正是神修成熟和深入以後的祈禱方式。

註 5：《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十二章。

註 6：漢娜·和納德，《躍》。

註 7：十字若望詳述這一奧秘的事實，就是：唯有當上主收回祂淨化的手時，我們才能看見自己的成長。《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七章。

註 8：《信德的祈禱》，一九五〇年版，96頁；一九七六年版，92頁。以上二者皆為英文版。

註 9：這就是我們在《向主開放》的第二、三章中所提出的問題。對成熟的祈禱者來說，問題還是相同，不過需要作的分辨卻更加微妙。聖依納爵說，在我們成長的每一個階段，魔鬼總是裝扮成光明的天使，以看來似乎是美好的、聖善的方法來

井枯之時

註
10
：
《神操》
，
21
。

誘惑我們。

結
語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

我們已探索了靈魂走向天主的每一個關鍵階段：從相識到相愛，到真正地愛，現在到結束的時候了。我一直在想，我們能否以一句話或一個圖像，來概括到目前為止我們所談的整個事實呢？可能不大容易。不過或許可以用以下二點來總括有關祈禱生活的整個事實。第一，神貧的人是有福的；第二，漂浮。漂浮是我由自己的經驗得來的一個圖像，也是本書第六章的主題。「漂浮」這圖像，正如「陶工的黏土」一樣，將隨著歲月的進展，繼續啓發我新的涵意。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瑪五3），這句話並沒有什麼獨創性或特異性，它是真福八端的第一端。這是一句我們很熟悉的話，它的意義，大家似乎都很清楚。但是，多年來，我卻大傷腦筋，想找出其真正內涵。

貧苦的人、窮人，是指以色列人中的那些無產業者，他們的財富不是物質方面的，而是上主的聖愛。但是，耶穌所提出的理想，並不是物質上的貧窮，這從祂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洗者若翰的作比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若翰來了，也不吃，也不喝，他們便說：他附了魔；人子來了，也吃，也喝，他們卻說：看哪！一個貪吃嗜酒的人，稅吏和罪人的朋友」（瑪十一18—19）。祂的生活方式應該是和一般人相同的，而在反對祂的人看來，甚至是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不錯，祂會要求一些人，如伯鐸、若望、雅格和青少年等，放棄一切來跟隨祂。但是，還有一些祂所愛的人，例如：德蓮、曼德、拉

匠祿、西滿和匝凱等，祂並沒有向他們提出類似的要求。另外，耶穌竟然也允許婦女用貴重的香液抹祂的頭。非議者說這一瓶香液值三百銀元（比猶達斯出賣耶穌的價錢貴上十倍），何以不把這錢拿去救濟窮人（註1）。耶穌回答說：「你們爲什麼叫這個女人難受？她在我身上原是作了一件善事。你們常有窮人同你們在一起，至於我，你們卻不常有……我實在告訴你們：將來在全世界，這福音無論傳到那裏，必要述說她所作的事，來紀念她」（瑪二十六，10—11，13）。從耶穌的反應，很難看出祂把物質的貧窮作爲天國的本質。

他對擁有物質財富的態度，看來似乎是矛盾的。祂所擁有的東西，一定很少，只要看祂爲自己降生所選擇的窮苦境況，便可略知一、二。但是，另一方面祂似乎並不認爲貧窮本身有多麼重要。洗者若翰來了，「也不吃，也不喝」，他以自己的生活來表示，要丟棄一切世物。耶穌卻與他不同，耶穌不但許給人永生，而且也許給那些爲了祂和祂的福音而放棄一切的人，「在今世就得百倍的房屋、兄弟、姊妹、母親、兒女和田地」（谷十29）。

這表面上的矛盾使我困惑多年。既有以上百倍的房屋……的允諾，又有耶穌自己與洗者若翰的對比，那麼祂將之放在真福首位的神貧究竟是什麼呢？表面的答覆是相當清楚的，就是：耶穌要我們達到「超脫」的境界。那讓我們不配和不能繼承天國的原因，

不是我們「擁有」什麼東西，而是我們「依戀」什麼東西。要過內修生活，從一開始，就需要有這種超脫、不依戀的精神，這也就是為什麼藉靈魂的主動淨化，才能為神修打下穩固的根基。這一點，我早就明白了。再說，我也明瞭物質上的貧窮，雖說不是真福的本質，但是對實現神貧，無論是個人方面，還是使徒工作方面，都很有幫助。因為從個人方面來講，我們所「擁有」的人或事物有如樹根一樣，由它們長出依戀的藤蔓，把我們的心纏住；從使徒工作方面來講，唯有在我們的生活方式上具體地把貧窮活現出來，才能有效地去傳揚超脫的精神。我們當然可以一方面「擁有」許多東西而另一方面又達到內在的「超脫」（貧窮）；但是除非我們真正過貧窮的生活，否則很難向人傳揚超脫的精神。

以上是我對神貧意義的表面上的回答。這原則很清楚，但實踐起來卻困難。這一端真福還是使我困惑多年，我感到，在裏面應該有更多的東西，還該有比我所看到的更深的東西在裏面。直到一九七七年，我在安提克（Antique）做三十天退省的時候，這一更深、更多的東西「才來到我的腦海裏。出乎意料，神貧的思想竟成了我整個三十天的主題。漸漸地，我看到它對我的真正意義，並且看到它和長期的井枯經驗之間的關係。這井枯經驗正是本書討論的內容，也是內修生活的主要部分。

這次頓悟，和我一生中大多數的具有扭轉作用的頓悟一樣，可以用非常簡單的話表

達出來，那就是：神貧是不再有自己的意志。從根本上來說，我交付的不僅是萬物，或者是我對萬物的依戀，而更是我的意志本身。在我們能選擇事物或把對事物的依戀之情，甚至把一切都交出來的時候，作選擇的還是我們，加以控制和管理的還是我們的意志。當我們還在剝奪我們自己時，我們還不是真正的神貧者；唯有當我們放棄自己的意志，哪怕它是聖潔的也一併交出，到那時，耶穌所宣稱的神貧才真正實現了。

這就是我所說的，在安提克三十天的退省中，一直支配著我的頓悟。另有一個令人驚異的經驗，發生在我生命的同一階段，也許這並非偶然吧！在這一段時期中，大部分的時間我感到很平安，我經常像看電影一樣，看到自己的一生，這電影的導演和演員好像都不是我，我覺得，就算是在展現我自己的命運時，我自己也不過是一個觀眾。這是一種非常特別的經驗，尤其是為我這樣一個生性好動的人。儘管這樣，隨著時間的進展，我反而在這樣的感覺中變得很自在。一個人不可能生來就是漂浮者，當他學會了一點漂浮的技巧時，在潛意識中，他還是會考慮要做些什麼，要如何控制事情的發展，如何依照自己的智力和天主所給的本性恩惠去為天國工作。只要他受到天賦的理性之光的指引，他就不得不這樣做。單憑理智，即使是聖寵所指引的理智，也絕不可能使我們成為漂浮者。就算我們在聖寵下，為了天主而安頓自己並且回應天主，我們也還不是在漂浮。十字若望《登上嘉默羅山》一書的主題「主動的淨化」只能領我們進入水中，並領

我們游向天主。但是，要使我們從游泳者到成爲漂浮者，那就只有靠被動的淨化，也就是靠天主在我們身上所進行的變化我們的工程。

「漂浮者」並不是「漂流者」。從外表看，兩者非常相似，表面上都是被動的。但是我由經驗得知，漂浮是非常動態，非常有回應的。如果我只是讓自己「漂流」在水中，那麼我的腿免不了會沉向水底，全身立刻會失去平衡；因爲漂流者對水流和波浪是沒有回應的，他只有自己的一個意願——懶惰。

相較之下，漂浮者是以水的意志爲自己的意志。他雖然沒有自己的意志，但卻是非常主動的，他以自己一切能力來響應潮水的漲落，他非常主動，卻一點也不緊張。這裏所說的緊張，是指游泳者逆水而上時所感受到的張力。有兩種意志在推動著游泳者，一種是自己的意志，另一種是天主的意志，使游泳者筋疲力盡的原因就在於此。對一個不知道和不接受天主爲自己目標的「罪人」來說，這種張力能把他撕裂。而即使一個人已把天主作爲他人生的目標，他還是會處於緊張之中，這種張力，聖保祿在〈羅馬書〉第七章中作了詳盡的描述。只要一個人想游向目標，也就是說，想控制行程，他就免不了會緊張；雖說他和天主有同一目標（他自己和他周圍人的得救和聖化），但是他和天主之間仍然在方法方面存在著緊張的關係。唯有漂浮者才會讓上主的意志成爲他自己的意志，也唯有他才能做到既是非常主動，而又毫無張力。

按聖奧斯定的說法，平安並非不活動、不努力，而是由秩序所產生的安寧。哪裏有秩序，哪裏就有平安。哪裏只有一個意志，即天主的意志，哪裏就有秩序。在那有兩個意志的地方，即有天主的意志與我的意志的地方，在那裏緊張和混亂必定得勢。

於是，有這樣一個弔詭：若我沒有自己的意志，真正達到神貧；這並非是沒有意志，而是僅有一個意志。由此可知，神貧者並非是沒有志氣、軟弱無力、沒有活力、不積極進取的；事實上，正因為他們完全地、熱切地順服天主的旨意，他們才是天國中真正的行動者。他們放棄了自己的意志，於是，便能把全部精力都用來為天主工作，而他們的全部愛情和才能，完全被天主的意志所激發。

上文我說過，這個有關神貧的頓悟，在一九七七年的三十天退省中，主導了我的全部思想。當然，從領悟神貧，到實際活出神貧，是有一段很大的距離的。我在實踐方面還差得很遠，但是這理想和實踐間的差距，卻指出了本書的全部觀點：靠我們自己的努力，我們是無法達到深層意義的神貧的，唯有枯井、黑夜、不知之雲，才能在我們身上產生徹底的淨化作用。唯有天主能使我們達到真正的神貧，並成為合法的天國繼承人，這就是我們在本書第二部分所描寫的進程。是天主在這進程中工作，在這漫長的黑暗過程中，只是偶爾，既無法預知，也無法控制地出現一些光明的階段。天主就是以這種方法來消除我們的意志，好使我們為祂的意志所佔有，而終於神化（見瑪五48；迦二

20)。鮑思神父將這被動的淨化稱爲「信德的祈禱」，他對此敘述得很精彩：「信德的祈禱以其長期的清除作用和神枯，慢慢地卻也穩妥地領我們到達一個境界，在此境界裏，我們不再計較自己是在陰天或是在晴天，只知道完全地、毫無保留地、毫無計較地、無限制地把自己的身心都交託在天主的手裏。在這種祈禱的神枯中，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毫無動靜，實際上靈魂卻是永無休止地在進行著自我交付的工作」（註2）。

我們這些被召「在世界上」度積極生活的人應該注意：天主不但在祈禱的黑暗中，而且也在我們積極生活的各種考驗中，進行著這變化我們的淨化作用。我是在多年內，對一些像十字若望那樣偉大的靜觀者的教導，不斷沉思默想，才獲得以上這信念的。他們的教導都是針對一般性的祈禱的內在淨化作用而說的，因此，對那些被召度積極的傳教生活的人似乎有些不太實際。但是一旦我們看到天主在祈禱生活的黑暗中以及在使徒性生活的挫折中，同樣進行淨化工作，我們就確信靜觀大師們的教導毫無不實際之處了。我相信，我們在祈禱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內心黑暗常常是由於服務生活中所遇到的外在困難——例如：沮喪、被人誤解、失敗等——所引起的，而這些都是我們聖召的一部分。如果我們認爲靜觀、一般的祈禱、黑夜等等，對我們似乎很不實際，那是因爲我們不了解天主實際上就在我們生活的每一事件中（不論是外在的或內心的事件）進行工作。對那些開始在行動中靜觀的人而言，任何事都是被動淨化的一部分（註3）。

當我回顧自己的一生時，我發現天主藉著一些偶然事件，來淨化我的意志。我曾說過，我天生是一個有計劃、有組織和負責任的人。早年在修道院時，我就經常籌劃假日外出野餐和各種活動事宜。有時，這些計劃實現了，有時則不。漸漸地，我意識到一件事，就是：活動愈是安排的恰當，一切事愈是如我所預期地進行，則事後我的空洞感愈大。相反地，那些突如其來的意外事件，卻讓我留下了更快樂的回憶。我愈是預先把結果仔細地安排好，到後來其結果愈是不能使人滿意。在友誼上也是如此，我愈是刻意地培養它，想按照自己的希望去形成它，結果反倒無法產生深厚和持久的友誼。現在，二十五年過去了，我慚愧地發現，我最持久的友誼竟是我當時認為最無所謂的。

我知道，即使是那時，上主也真的在工作。隨之而來的事情，可進一步證實這一點。我來到菲律賓是出於「偶然」的，因為在此之前，我花了三年的時間準備去日本。我來到聖若瑟修道院也是出於「偶然」的，因為原先被推薦的人不能勝任。就這樣，事情到現在竟然發展到偶然的事件漸漸地成爲正常事件的地步了。這並非是我沒有好好計劃，事實上，我計劃了；因爲，爲我而言，不計劃似乎表示我沒有和天主好好合作。但是，我已學會把計劃的成功與否都不放在心上，即使有不確定的情況發生，有黑暗，甚至有神枯，我都期待令人驚喜的情況出現。的確，上主在生活的各個領域中領我走向真正的神貧；我堅信，天主對每一位真誠祈禱的人也如此。當我們理解了這一點，內在

的和外在的生活是不會發生衝突的。在這兩方面，井水都會枯乾，而上主就是以這被動的淨化，在我們身上完成德日進神父所謂的「我們被動性的神化」（divinization of our passivities）。

當我們理解到所發生的一切事之後，再來說黑夜、枯井是大部分忠實於祈禱的人的生活經驗，便會更有意義了。事實上，我們再也不會回到我們以前所認識的光明中去；我們也不會再到井裏汲水了。一旦我們越過那「不歸點」，則過去的光明便不再是光明，而過去的水也不再是水了。那麼，我們將在哪個時候，並怎樣越過這一點呢？讓上主去安排！即使在這件最深渴望天主的事情上，我們還是應該「沒有自己的意志」。當我們真正做到這一點時，天主的國才會屬於我們，因為我們已成了真正的神貧者了。那時，對那些「喝了我賜與他的水的人，他將永遠不渴；並且我賜與他的水，將在他內成爲湧到永生的水泉」（若四14）的人而言，枯井的經驗又算得了什麼？

我的上主，我的愛，

祢召喚我

順著那漆黑而又幽深的河流，

漂浮而下，

直到祢光明的神國。

爲了治癒那些

祢遣送到我這裏來的

在死亡的陰影下行走的人，

我邁向這漂淨之旅。

然後，漂浮者驚奇地發現，原來那一條讓他漂浮於上的河流，竟然是聖若望宗徒所說的那一道發自天主聖心的河流：「天使又指示給我一條生命之水的河流，光亮有如水晶，從天主和羔羊的寶座那裏湧出，流在城的街道中央；沿河兩岸，有生命樹，一年結十二次菓子，每月結菓一次，樹的葉子可治好萬民」（默二十二1-2）。現在河水倒流，河流把漂浮者送回源頭。誰能描述，甚至想像，漂浮者在那裏將發現什麼呢？

註釋

註1：瑪竇說，是門徒們在批評（二十六8-9）；瑪谷的語氣減輕了些，說：「有些

人頗不滿意」（十四4）；而若望寫得最率直，說：「將要負責耶穌的猶達斯」（十二4）提出反對意見。

註2：鮑思：《信德的祈禱》，一九五〇年版，106—107頁。

註3：「在行動中靜觀」，可說是對聖依納爵的使徒性神修的最好描述。

本社誠徵基本訂戶

成爲基本訂戶，就不必費時傷神到書屋來找書、買書，本社每出一本新書，隨即寄送到府上，並附上享有七五折優待的郵政劃撥單，您方便時走一趟郵局，即可安然享受精神食糧。我們每月都有新書（元、二月及七、八月合併發行）。一年平均可有廿本書陪伴您，令您愈感生活之充實。

成爲基本訂戶，手續簡單。一通電話留下大名及通訊處就可以了；如果不是個人訂閱而是團體訂閱，則請留團體名稱及負責人大名。

聯絡電話：（〇二）二三六八四九二二

靈修叢書

| 書號 | 書名 | 著者 | 譯者 |
|--------|---------------|-----------------|-----------|
| 205206 | 心路歷程 | 亞力森等著 | 梁偉德譯 |
| 205207 | 走向天主 | 閔稼茲著 | 李素素譯 |
| 205208 | 靈海拾貝 | 朱蒙泉著 | |
| 205209 | 冥想—分享耶穌的生命 | 任國琳著 | |
| 205210 | 聖神與您 | 疏效平著 | |
| 205211 | 放下包袱 | 華雷仕著 | 魯燕萍譯 |
| 205212 | 井枯之時—入門後的祈禱 | 葛林著 | 沙微譯 |
| 205213 | 活出福音 | 嘉芙蓮杜赫弟著 | 梁偉德譯 |
| 205214 | 聖經中的心靈治癒 | 帕拉欽著 | 馬昭詒、費蕙仙合譯 |
| 205215 | 祈禱自由，愛也自由 | 歐里凡著 | 梁偉德、王敬弘譯 |
| 205216 | 比喻—天主的利箭 | 麥肯娜著 | 若望譯 |
| 205217 | 我的心靜守於安寧中 | 德蕾莎修女等著 | 唐鴻譯 |
| 205218 | 風中傳奇—聖神與您見證篇 | 聖荷西華人天主教聖神同禱會編輯 | |
| 205219 | 心靈平安之源 | 羅哲弟兄著 | 山岩譯 |
| 205220 | 日日新—四旬期平日讀經默想 | 麥肯娜著 | 若望譯 |
| 205221 | 日日新—四旬期主日讀經默想 | 麥肯娜著 | 若望譯 |
| 205223 | 與主同在 | 歐哈拉著 | 鄭嘉珺譯 |

靈修叢書

| 書號 | 書名 | 著者 | 譯者 |
|--------|--------------------|--------|-----------|
| 20J224 | 扎根—增進我們與天主的關係 | 歐蘇里文著 | 依瓊譯 |
| 20J225 | 源頭 | 甘易逢著 | 劉河北譯 |
| 20J226 | 父啊，祢的名字是祈禱 | 賈德來著 | 明鏡譯 |
| 20J227 | 彰顯主榮吧！ | 白曼著 | 黃美基譯 |
| 20J228 | 瑪利亞—幽影中的恩寵 | 麥肯娜著 | 蔡時、張令憲合譯 |
| 20J229 | 和風細語訴心聲 | 嵇彭海等編輯 | |
| 20J230 | 擘餅 | 白曼著 | 明鏡、李鐵民合譯 |
| 20J231 | 在日常生活中體驗天主 | 費彬著 | 崔國容、黃美基合譯 |
| 20J232 | 念茲在茲—活在聖神中 | 盧雲著 | 唐鴻譯 |
| 20J236 | 天堂在我心—領受渴望已久的真福 | 葛羅謝爾著 | 梁偉德譯 |
| 20J238 | 大禧年留印—聖三模型的靈修生活 | 張春申著 | |
| 20J240 | 顯隱之間—若望福音的玩味 | 陳寬薇著 | |
| 20J242 | 熾熱的心—感恩祭的生活默想 | 盧雲著 | 張令憲譯 |
| 20J245 | 壓力與幸福之追尋—基督徒靈修之新挑戰 | 鄭家珉譯 | |
| | | | |
| | | |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井枯之時：入門後的祈禱 / 多瑪斯·格林
(Thomas H. Green) 著；沙微 譯 -- 初版 --
臺北市：光啓文化，1998 [民 87]
面；公分
譯自：When the well runs dry : prayer beyond the
beginnings
ISBN 978-957-546-333-5 (平裝)
1. 天主教－祈禱
244.3 87000116

井枯之時

入門後的祈禱

1998 年元月初版

2010 年 8 月初版三刷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著 者：多瑪斯·格林 (Thomas H. Green)
譯 者：沙微
准 印 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洪山川
出 版 者：光啓文化事業
地 址：台北市(10688)敦化南路一段 233 巷 20 號 A 棟
電 話：(02)2740 2022
傳 真：(02)2740 1314
郵政劃撥：0768999-1(光啓文化事業)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 94 號
發 行 者：鮑立德
E-mail：kcg@kcg.org.tw
中文網址：http://www.kcg.org.tw
版面編排：蔡戀蕊
承 印 者：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師大路 170 號 3 樓之 3
電 話：(02)2367 3627
定 價：220 元

光啓書號 205212

ISBN 978-957-546-333-5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神枯」經驗，是本書探討的主題。作者以大德蘭《自傳》的四種汲水方法、《心靈的黑夜》、《不知之雲》，以及鮑思神父的《信德的祈禱》為理論基礎，配合自己多年的神修輔導經驗，寫成這本為祈禱入門後的「靜觀者」極有助益的書。研讀此書，有助於讀者在檢視自己的「黑夜」、「枯井」經驗之時，毅然邁上「委順」、「漂浮」之旅。

ISBN978-957-546-333-5 \$220



9 789575 463335 00220

光啓書號 205212

定價 220元